

狗



殉

王任叔著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版

印 數 2001—4000

書 名 殉

著 者 王 任 叔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全一册

定 價 大 洋 七 角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天濤 劍波 合著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濤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懇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郁達夫著

沈淪

實售四角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沈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性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胆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殉

目次

倩華

不幸的男子

殉

黑夜

把戲

殺父親的兒子

黃緞馬褂

買稿之前

倩 華

(一)

雖則是秋深的時候了，然而南國的風光，却還保持着初春的色調。我們住着的亭子間的外面，還是一片蔥籠的綠意，牆角修竹，正初解籜衣，抽出了稚嫩的枝條；窗外芭蕉，秀挺綠掌。過道上的紫藤架。雖不時吹下幾片黃葉，而綠葉扶疎却表現出冬末春初的新生氣象，這真使年年陷在頹廢境地裏的我，得到了生的喜歡了。

固然是滿山紅葉飽嘗了一身秋色的故鄉，足以

使隔遠千里的游子的懷念；然而『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古哲的明訓，却未始不足以爲我解嘲。此次我遠涉重洋，來粵從軍，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甚願這幾滴被世人欺凌而激起的熱血，留在沙場之上，得到了揮灑的處所，於解放被壓迫的民衆的鎖鍊的工作上，也不能說不無少補。可是一生顛倒的我，事實每與志願相左，竟讓我留守後方，吃着閒飯過日；要不是有同鄉倩華君互相安慰，豈特徒作脾裏肉生之想，簡直要在這滿口燕語心情難通的境地中坑死我了。

但誰知現在倩華君竟因了婚姻問題的關係，更促進了他積極的革命的精神，千方百計，得跟隨着參謀處長赴前方去了；只留下我孤獨地在這冷清的亭子間裏挨着漫漫的長夜了。

記得事情發生的前一夜，我和倩華君正談了三點多鐘關於戀愛問題的話，——這自然是青年人愛談的問題，誠有如吃飯一樣，沒有一天不談到的，但

我們那一夜談到的，似乎不僅僅是開玩笑，實包含着甚深的意義。——我羨慕着倩華君的幸運，我恭維着倩華君的改造環境轉換命運的力量，竟能在不幸的盲目婚姻制度中而投入到意味深長的戀愛生活中，又不使對手方受過絲毫的痛傷，這真是合乎人道合乎時代潮流的最妥善最合理的方法。『可憐我呢！唉！』我那時就對他說，『不但是做了時代的犧牲者，我簡直是做了時代的俘虜了。因為犧牲畢竟是痛快的事，犧牲了就完了！俘虜却是個慢性肺結核，每天處在半死不活之中；真理的光明是在我們的眼前，而黑暗的負擔却在我們的肩上。啊！倩華君喲！我是多麼矛盾，多麼衝突，進退維谷的人喲！我羨慕人家一對對的在愛神的寶座下悅樂地跳舞，我又忘懷不了在人道束子下維繫着的劫奪我人生的光榮與幸福的魔鬼。倩華君喲！你在愛神將護下的驕貴的兒郎喲！請你以柔和的手——撫摩我心上的創痛吧！』

我這麼說了以後，竟支不住倒下在床上。而倩華見了我這種狂態，却只是微笑。如同秋晚雨霽後的一線明光；全面部呈現着聖母畫像似的溫和的笑容，接着我又說：

『倩華你可不知道人間最悲苦的，是那一種人；當然我可以代你答一句，是失戀的人了。但是我覺得你這話錯了。失戀畢竟不但不是一樁悲苦的事情，而且是最有詩意的，最感到甜密的餘味的事情。因為一個人在尚未失戀之前，至少曾經嘗過幾多羅曼司的滋味，喁喁的情語呀！香潤的接吻呀！明月下俏麗的雙影呀！百花叢中來往的追逐呀……無一不是人生光榮的史蹟；雖則我現在失却事實上的她了，然而她能够將我心中孌娜的影子，光榮的紀載一齊翹去嗎？我用着一滴滴的淚珠，去紀念着這件事的過往，那又是何等痛快的事呵！倩華喲！這難道還是人生最悲苦的人嗎？我以為人間最悲苦的人，惟有是不應戀者的

我啊！固然還有『不得戀』的朋友，也是和不應戀者一
的悲苦的，然而他們又有希望，他們又有戀愛的資
格，一旦得到了愛人，愛神的慈雲包圍了他，他未嘗
不可以志高氣揚的在愛神的寶座下與愛人攜手共舞
去驕傲一切萬有；只有我喲！只有我這個不應戀的行
尸喲！終生躲在黑暗的一角上，佔不到人生的一席！
偶然一向外面窺一望光明；人道義務，責任，都變成
了一把把的刀劍向我的心中刺謬！我又那里有這勇
氣擋住這些攻擊的襲來，我也只好因此屈服了！但
是，情華喲！我已完全想透了，我雖是人間最悲苦
的人，我情願終於悲苦的境地裏，猶如行在沙漠上
的一隻駱駝，背上馱着一包舊世界的義務，向着光明
的新世界走去！我雖則直至於精疲力竭，因此倒在沙
上死了，而新世界終於不能走到，我亦決無所怨！你
看，我現在不又是一個矯矯健兒，預備抱着救世主
義向人間奔去的人了嗎？你之來此，固然得到了愛之

激動；我之來此，却又是爲什麼呢！倩華喲！我是未能忘却人間，想以我沒有人接受的愛去移贈人間呵！……」

在這夜裏，我竟也不自知其所以然，談了這許多話，倩華聽到了我末後的幾句話，也不禁悚然歛容；似乎在我們的胸中各自激起了革命的精神的怒潮。微笑的聖母似的倩華，此時竟成了個默禱的少女一般的嚴肅了。

芭蕉肅然的聳立在黑暗的天空中，電燈光所照到的極限內，如畫的呈現着一片片深綠的瘦葉，如妙齡的少女在別人家新婚晚上聽房一般的沈默地屏聲靜氣地聽着我們的談話。遠處的市聲狗聲，近處的蟋蟀的清吟，又如在暗地裏助長着我們談話的興趣。而那在我們潛亭的——就是亭子間——前面居高臨下的一進偉大的洋房辦事處，却全個落在死的沈默裏。

在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清夜裏，像我們這樣的談

話，確也是人生的樂事。但誰知黑夜潛匿在山谷裏白日支配了大地的次晨，不幸竟駕着飛機帶來了倩華君傷心的消息呢。

因為南國老是困人的天氣支配着，臨午我終覺得非睡一忽不可，這或許安閒的生活讓我的神經僵性化了的緣故。我正在床上小盹時候，夢中似的聽到一種急速的步調，醒來，倩華已立在我的床前了。

『喂！淨沙，我不信有這會事。你看呀！』倩華的手中提着一封淡綠色的洋信封的信，向我慘然的一笑。『這怕是她給我開玩笑的吧！否則，也是我在做夢。……』他移過一把藤椅在我床前坐下。

『啊喲！淨沙！』他忽又如從魔魘下掙扎出來似的驚醒地說：『現在，不幸是帶來了我的悲苦了！淨沙，你看呀！你想，我在這種悲涼的情境中。不幸的消息下，還有甚心情去略領你所謂的失戀的詩意呀！』

我這時心境頓然擴大起來，母親似的撫着他，從

他的手中接過信來，我抽出了信紙讀去。

『情華吾兄：

我現在萬分感謝你，使我認識了人生的正鵠。倘然不是你強迫我要來此讀書，我斷然沒有今日的一天。

我以前終覺得你對我的態度有點奇特，我現在才知道你這種態度是對的，而且是十分對的。我新近讀了厨川白村的戀愛論，知道沒有戀愛的結婚是人間的悲劇野獸的喜劇。這話真不錯呀！真是至理名言。——我在這一方面上，已經是拜你的賜很多了。

然而，現在我要向你提出一種質問，你現在是不是還抱着從前對我的一種態度。如其你仍舊抱着你從前對我的一種態度，我現在是很願意接受你這種態度的。雖則我的父母未必答應，但我有能力使他們不得不答應。如其你放棄了

你從前對我的一種態度，情願在舊式的婚約下，繼續我們倆的關係；則我有向你提出和你解除婚約的必要。倩華兄！要知道是我必不得已的苦衷，雖則你，救了我，從舊禮教的束縛下解放了我，你是我的恩人，你是我的大恩人，但你未必是我的情人！因為在現在止，對於你的好意，我是接受了。對於你的個性，我還不知道，我所以也無從接受你的愛情了。同時，我也很知道，你一定能夠接受我這個要求，倩華！你是個最明亮不過的人，你是個比我早已知道了婚姻的意義的人！你趕快寫信來答覆我，讓我自由了，同時也自由了你自己！

我情願你做我永生的恩人？而在現在為止，我是要謝絕你做我的情人！除非是將來我們倆到很諒解的程度。……』

的確，我也爲他淒然了！這事是來得多麼突兀

喇！倩華對於她從過去的事實上所表現的真是可謂用盡心力無所不至，而看她這封信對倩華又是多麼薄情。我於勉強安慰倩華以後，并勸他勿爲此事而心灰意懶。因爲機會是要我們去造的！時日終久還長呢，倩華和她將來正有結合的機會的可能，雖則她現在一時油迷了心，這樣決絕的來拒絕他。

『但是——倩華喇！』我對他說：『你儘可不必傷心，她未嘗不留餘地，她何忍棄你過，你看，她不是明明說除非我們倆到很瞭解的程度……那不是還戀戀於你的嗎？……』』

(二)

正也和數學的公式一樣，二加二等於四；倩華的婚姻，便在這個刻板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公式中訂定了；那時倩華還只有八歲。

雖則是只有八歲的孩子，據倩華說，他那時已經

有得妻的喜悅了。然而完全是盲目的衝動，

一直到了十四歲，他開始對於自己婚姻的懷疑：像這樣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將來要共同生活下去，是否可能？然而倩華又不敢把這個意見向父母表白。一個男子去紀念着妻子的事，實在也太不長進了。——於是倩華只得暗地裏每天對於蕙蕙——他的妻子——增加厭惡。

十五歲的時候，不幸的倩華，又喪失了他年老的父親：他父親最後的床上易箆的話只是說：『我對於人生也滿足了；責任也可算告盡了！不過還有一點遺憾，倩華的女人還沒有給他娶過來，待你（對着倩華的母親）把這件事辦好後，我也來叫你去。』倩華當時聽到父親這一套遺言，心中更禁不住一陣陣的酸痛，眼淚便如急雨一般的奔流，他如其要想完成『父親的責任』呢，便非把蕙蕙娶過來不可。但畢竟蕙蕙在倩華的心中的地位是早已被否認了的：現在父親

死了又聲聲不忘他的責任，假如倩華逆了命不肯接受父親這番好意，父親在地下恐怕也不能瞑目了。然而這是關於我一生的幸運的呀！倩華想到此，便當着父親咽着最後一口氣時倒在地上滾着了。同時他的父親還躲一躲眼睛淡淡的向他看了一眼，最後的一滴眼淚便綻出在他那闔住了永不會再開開來的眼皮上了！而倩華的畢生的幸福，難道也在這一霎那間被父親帶倒墳墓裏去了嗎？……

倩華有三個兄弟，大哥是前母所產，已經在父親生前析了居；二哥是種田的，三哥是半紳士式的，農夫，所以倩華以後關於婚姻上的主權，便落在他的母親和三哥的手中。

倩華從十五歲在本鄉高小裏畢了業，來到我們學校來讀書，那時我已經是四年級了。我們在學校裏組織一個黎明周刊；關於五四所給予我們的新的思潮，都在這里販賣。我們有討論新文學的問題，我們

有討論婦女解放的問題；同時，我也從此開始創作小說與新詩。我一面做着甜密的譬如『我願變隻狗牽在你愛人的手^上』之類的新詩，我一面又寫着在舊婚姻制度下悲慘的故事這種故事的結構終是如此：一個青年，娶了一個妻子，妻子完全是不識字的，青年非常不滿意。要想離婚，可是青年的話還沒有出口，而舊社會的颶風，已經向青年進攻了。青年抵擋不住這進攻的劇烈，情願做時代的犧牲於是自殺了。……有時覺得這故事的悲哀情分還欠濃，再加添上妻子見到青年莫明其妙的自殺了，於是也削髮爲尼，在荒草蕭寺中，執着數珠，記念着她浮生的過往，遙想着她運命的將來，如花的容顏共着夕陽衰頹了。結末我又效聊齋誌異裏野史氏曰的口吻！說一套婚姻者非父母所得而包辦也等等的口調。情華便是我的小說引引得最感動的一個人！他當時寫了一篇讀後感寄給我們發表。我驚異於情華的文才以外，我又知道情華

有一種現代的中國青年共有的苦衷。我那時便和倩華結識了。

畢業後的次年倩華我約到他的家裏去玩。我那時已非學生時代的我了。在我的面上已找不出青年的光榮了。家庭與社會，使我的兩頰失去了玫瑰的彩色，兩隻深陷的眼睛成了儲淚的淚湖，兩條英秀的眉毛簇聚在一起；肺結核與神經衰弱竟以我的身體作戰場，蹂躪得不堪；然而我是人間的人呀！我又不得不撐起兩腳來走路。倩華是見到了我全個的歷史的背景的，現在我竟至如此，益鼓勵他的勇氣，便在這時向他的母親提出關於婚姻問題的嚴重的抗議。

我到倩華的家裏，他的母親乘着深夜來訪我。

『王先生，你是我阿華的好友，你應該勸勸他喇！』倩華的母親是個很魁梧的人，雖則年紀六十多了，而頭上的黑髮還保留着她年青時代的華麗，兩頰的豐滿使她說話的時候常要抖動，『我阿華真是變得

利害呀！』

『什麼事？伯母。』我很恭敬的問。

『那，就是這個女人的事情，阿華蓄意不要。』她抹了一抹嘴。『我現在年也老了，外邊新花頭，當然不曉得，照我古老時勢人想想，一個人的老婆，終是爸媽討給他的呀！什麼現在還有自己討老婆的事情了。唉！我真不懂，背時！』

她把一篇議論發過以後再繼續下去說。

『王先生，你想，聘金已經交過，紅綠書紙已經拿過了。前世姻緣是定好了的；還想變更嗎？唉！真是一份人家風水斷了頭；出了這個不爭氣的敗子。先生，你是他的好朋友，你的話他非常要聽，你只要怎麼講，他終會怎麼聽的。……』

『我是對他勸得舌頭都燥了。他雖則喜皮笑臉的要求我答應了他。我總是對他說：「你下流，老婆還要怎麼樣討法，你爸討了我，生下了你們一大串，有什

麼地方不好！你再……」唉！王先生，我看到他被我這樣罵過以後，上橋姑娘一般的哭起來了倒有一點心痛……你想怎麼辦？」

「這事情是很難解決喇！」我乘她的心似乎有點軟了的時候便接上說，「我也不能勸他喇！因為這是他一生一世的事情，勸勸他，依了我；夫妻倆過得好的，我還沒有什麼。倘若不好，一家子弄得六神不安的，那便是我的罪孽了喇！」

「唉！王先生，抬一個老婆只少非三四百元錢不可。我們是個經濟人家；東家丟了三百元，再向西家丟了三四百元去娶了一個來；雖則我老骨頭還有幾根筋好抽……」這時她語音突然低了下來，並且挨近身子靠住了八仙桌低低的接下去說：「他的二個兄弟就不肯。即使二個兄弟沒說話，他的二個嫂嫂賭嘴白眼的的神色我也看不起喇……！」

「那有什麼？」我竟不料做了情華的辨護士了。

可以將家產分開來喇，把倩華所應得的去娶了妻不好嗎？所以我現在要勸你，三四百元錢，倩華要是畢了業一年便可以賺得的。而倩華一生的幸福，却不是三四百元錢所能買得來的喇！』

她聽了我的話，竟啞然無言如西風淒緊時枯枝上的老鴉斂着牠黑色的衣衫，退坐在椅子上。呆呆的想了一會說：『那麼王先生，我也只好隨他了。』

人去後暗淡的孤燭陪着我淒然淪淚。我想想倩華的前途，我瞧瞧我自己的背影，也只好頹然的倒在床上，撫着被去追逐夢影去了。

此後倩華竟不顧母親的阻難，兄弟的怨言，外人的物議，毅然向女家提出了離婚的條件。但因為從了他母親的意見，還要女家退還一半的聘金。女家的父親聽到這個自古未聞的消息，直同獅子一樣的咆哮起來，不但不准所請，返要向倩華要求養老金，以為他的女兒已經許了人，不再會有人要了。非自家來贖

養不可。

事情又是這樣的棘手，倩華想訴之於法律，而許多的律師都拒絕這個請求。法律的明文是不規定在這麼的情形下有離異的可能性。於是倩華沒法想再央求中人去調解，以他的女兒將來的幸福去勸他，以種種關於婚姻的慘劇去嚇他。可是他再也不接受這個意思，以為他的女兒既經許為周家人，便死也要做周家鬼；幸福管他媽的，慘劇也只好待他來。於是倩華更沒有法想了。

過了一年，倩華變更了策略，不再提出離婚的話，以讀書為條件。如其倩華的岳父，允許女兒在初中畢業，便有和倩華結婚的資格。在倩華的初意，以為這個老人家是素倡女子無才便為德的，對於這個要求未必肯一定接受的；於其不接受之下，倩華再提出離婚，理由當然更為充足一點，或許舊社會也因之會同情的援助他。然而事實真出人意外，他老居然答

應了這個要求，不過要倩華經貼三分之一的學費，倩華的母親，以為現在既然兩方相安於無事了，而且將來因此還可以得到一個讀書媳婦撐撐門楣，也很情願解開他歷年積聚着的唸佛錢袋去資助她的學費。

蕊菀真出人意外，在三年中竟在高小裏畢了業，於是這自己好像沒有權利掌握運命的主權的女人，現在要掌握自己的運命的主權了。於倩華寫一封信去問問她下年的主張如何，到底繼續求學與否，以後她便堂堂皇皇地答了一封信，請倩華在 N 埠 M 女子中學報了一個名，并且通知她以招考的日期。最後一句話，更使倩華心動：

『倩華哥！我是一個不會出門過的女子，你應該在那時候一同陪我去考，不知你們學校有沒有放假，你有沒有空閒的工夫。』

倩華這時已經在 N 埠 S 小學校裏當教師。雖則小學校放暑假比較是遲一點，但倩華畢竟告了假來陪

她到N部招考。

次年蓋我便在M女子中學讀書，倩華乃在N埠S小學教書，二個人也頗有過從，雖則蓋我的態度不十分熱烈，但倩華終以為這是鄉下女子的難免的不容易表情的習氣。此後倩華是以微笑與沈思過他的日子了。人家有問他愛情的故事的時候，他終是笑而不答。今年他又因人生觀更向積極方面走去的緣故，毅然來到廣東，不期而會的又與我相遇。我問起了他的愛情的故事，他終微笑地說：

『老兄，不用說吧！馬馬夫夫算了！』

然而他的心中是何等滿足呵！益使我空虛者在他愛情的背景上虛幻了一種層樓，幾以他為樓中的王子了！

(三)

這幾天倩華的悲涼的情懷，正同欲雨的秋雲，鬱

成一團，把他快樂的蒼蒼的心的天空，全個掩沒了！
在辦事室外一道騎樓上竟做了他踏八卦的場所，沒
有一時不聽到他遲緩而沉重的步履聲。

即使有時這個步履聲沒有了，我們只要向門外
望去，背着手俏立在欄杆之旁的瘦影一定也可以看
到：可憐的人呵！雲山迢遞，相隔千里，又怎麼能夠捧
着這個破碎的心奔走到你愛人的面前涕泣求恕呢！

我們幾個秘書先生，對於倩華這麼的游魂似的
不肯伏案候命的舉動早已有點不快意了。一幅斜白
的眼光時常向倩華射去；又因有時倩華，在電報的紙
上，不期然的要寫錯幾個字，益發使他們不快。

我已經看出這個山色，雖則天下的秘書先生是
只會好臉承笑上級官長的，斷不會好臉償給一個書
記；但現在他們對待倩華的態度，似乎又更出於常態
之外了。

一天，我吃好了晝飯退休在寢室裏；窗外的芭蕉

似乎有一二片黃了，天際的白雲，如薄絮一般的勻鋪着；隙痕處留着一星青蒼，如條條的柳葉，纖嫩可愛；一種富有詩意的趣味，滌蕩在我的胸中。我庸依窗檻，悠然寄思，幾忘却身外的一切了。誰知一回顧間，倩華已倒在床上長吁短歎着了。

『倩華！』我回復了意識對他說：『你應該稍稍把你的悲哀收斂了些纔好。要不然，你的工作的監視者，將有話向你交付了。』

『那里，我並不悲哀！』倩華確是一個強者，很少有向人示弱的機會。『我不過在躊躇。因為我又行到了人生的歧路上了，悲哀的攻擊，對於我只能暫時的相持，過後我就會把他撲滅了。那里，我現在何曾悲哀，我不過在着躊躇。』

『躊躇也應該有個決定了。』我進一步的勸他。
『捨棄和結合，是只有二條路的；大丈夫行事，就在於這個見機立斷上面有所成就；要不然，換了今天，猶

有明朝，時光是過了，青春是老了，一切事業也就拋棄在這因循裏了，一切苦痛也產生在這因循裏了！』

這樣勇敢的話，我自己也好像覺得不是出於我的口中的，然而在這一年中我的耳朵却常聽到我的嘴巴常說這種話。倩華聽了也一樣奮興起來，約定下午辦公完了後對我說他一切的決定。

這一下午倩華伏在案旁不曾離過位。我於公事完了後，也看一些資本論，我對於馬克思的理論的精闢十分欽佩以外，我又窺見馬克思絕大的同情，他論及勞動界的飢荒，竟使我看了心酸！這真是仁者之心胸！

下辦公廳的號吹起來了，我們都戴好軍帽，背上了皮帶，預備去吃飯。

飯後倩華却先我到了寢室。

『洗了面，你到假山上來吧！』倩華整一整衣服說：『我很詳細對你說一說。』

我走出寢室向左走去。一個圓的儲水井就現在眼前。井中有一座假山石，曲隱爲一尊怪佛像。石隙中噴着自來水；飛散爲珠。我再從芭蕉下穿過，尋着了很陰藏的山徑，走上了假山；倩華已在綠蘿叢中一塊鉛色的平石上坐着了。見了我，拂一拂座前積年的落葉叫我屈並地坐下。

卽刻，他就遞過一封信來叫我看。

『這是我的母親寫來的。』

我抽出了信箋，裏面寫着好一手纖嫩的字。

華兒！

你真不幸了。你滿心想得着一個讀書老婆，誰知你福命沒有生來！唉；華兒！沒有父親的可憐的華兒。

我終以爲事情是這樣可以過去了。你以前不要她，使得我心頭多少難過，後來作養她讀了書，你似乎對她恢復了感情；我就覺很暢快。做

娘的還有什麼希望呢！老了！橫豎要進墳墓裏去了！只要你們好好兒一對過着幸福的日子，也就心滿意足，闔得住眼了！

但是，現在，華兒，你真不幸呀！我爲了你的事情竟和你三哥鬧了一場惡氣。華兒！只有你還是我的兒子，你還會聽娘的話：抬到一個媳婦買了一個兒子；他們那里還有我在眼裏。

不過話要回轉來說，你三哥也是好意，你三哥決計不許你娶蓋莪了！華兒！你聽了這話將要多麼氣憤呢！但是，兒呀！你要聽你娘一句話，你決計捨棄了她吧！像這樣著名的蕩女，你還要她嗎？

以前我們是多麼想把你們倆結在一起，現在，我們，不特你的三哥情願犧牲了幾百元錢，你的娘，也是很情願犧牲了這幾百元錢了。

自從你五月裏動身到廣東以後，她，蓋莪，不

多天，大概半個月吧！也放暑假歸家了。但聽說在家住了不多天，被一個女友邀去，說什麼到翠寶山去遊玩去了。我這時，就覺得有一點不舒服；以為憑我的年紀也不算小了，放山野豬一般的東奔西跑也不成事體，何況再過幾年，總是要嫁過來的，平時在學校裏讀書也怪不得，暑假空閒了，也應該守在家裏做對把枕頭才對呀！

但自知我是老嫗的人，只知道一些老古書，現在新花樣是不知道的，也不向她家去警告，任她去吧！誰知她一去，在女友家竟住了一個月；新花樣就在這兒產生了。啊！華兒，她真太侮辱了沒有父親的你了。

她的女友，說什麼叫做緣織。有一個阿哥名叫格民的。唉！華兒，格民就是你的大仇敵呀！人家說她和格民做了朋友了。

起初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朵裏來，我還不

相信；我終以為人家氣不過我家有這個讀書媳婦，造這個謠言，我終要為蓋莪辨白；但是事情越弄越真了。隔壁老金哥說什麼他到 N 埠柴行裏去算賬，親眼看見蓋莪同着一個男子在街上走路。兒呀！這真是奇聞！這真是委屈了你！天下那里有一個未結婚的姑娘可以跟一個男子一同走路；天下那里有一個已訂親的姑娘可以跟一個不是丈夫的男子走路！唉！真是我家上百代太公坟孔出了氣！

後來我們委實聽不過了，叫她的父親去問問她看，她到底同那麼狗男子來往。她的來信說什麼是她的文友。她們現在在 N 埠組織了一個什麼叫做芳草社，她說他們在出一種芳草周刊，登登詩詞歌賦。華兒喲！她的父親聽了這個報告信以為真，以為她的女兒倒頗要學問，也遂忽然置之了。你想，這一對狗男女會做出好的事情來

嗎？

果然前十幾天，你的哥哥到N埠去，說什麼在一個文明戲場上見到了蓋莪也在做戲呀！唉！華兒！這完完全全是你父親死得太早一點，我也太放寬了一點，讓她讀書去的結果呀！要不然，她現在已經討了過來，家裏幫幫忙，掃掃地，小孩抱抱何嘗不好呢！

你的哥哥說：這一天說什麼在商業大舞台，在開賑濟游藝大會。有男女學生做文明戲。所以，我也以為難得看的去看了。誰知蓋莪正也在做呢！媽，我家真討得一個好媳婦，會做戲子，會讀書，而且她的戲真做得不壞。小花旦沒有這樣好。媽！你將來還可穿着天青緞外套好生地坐了起來，叫你的新新媳婦做一齣文明戲給你看，華兒，這話真說得我氣一個死！華兒，你這沒有了父親的人，當初蓋莪讀書的主張他們何常

贊成過，我也爲拘不過你答應了，誰知現在事情弄得這樣糟！華兒，你害了我了！我受了他們這樣的奚落。

我自從和你三哥鬧氣後，我三天不吃飯了……我只有眼淚鼻涕……唉！華兒，算了，算了，你一準把蓋莖棄了吧，我們家上的門風，是不應該讓這狗女來敗壞的。我祝望你官一天一天做得大起來；將來做到了狀元那麼樣底子，怕沒有狀元夫人嗎？我老了！讓我墓上的柏樹來看你們的絮華吧……』

我一氣看了！不覺對他們這種少所見多所怪的見解笑了！『好一篇舊社會思想的表白呵！』我這樣想。接着，我在信後又見到二行字。

『華兄：

伯母說一句，我寫一句。這一封信，我以爲你可以不必十分相信他的。逸附言』

『逸是你的什麼人?』我看了問。

『是我的從弟，他是在本村小學校裏教書的。』情華收回了茫然若失的精神說：『你看了這信怎麼樣?』

『見駱駝言馬腫背而已!』

『我也以為然。』情華微笑地對着我說。『不過以這封信作舊社會觀察的見解，來印證蓋我前五天給我的信裏的話，則蓋我對於我已經沒有愛情的維繫已可證實。同時，蓋我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情人亦可證實。尤其是和李格民結文社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她和李格民有相結合的可能，何況又有他的妹子做引線，對於李格民的個性很可以在他的妹子的口中間知而認識。』

『是。這一點我也承認。』我雙眼凝視着山下的芙蓉作老練的回答。『但你將以李格民為情敵嗎?』我轉換着口氣問，同時，又轉過眼來，看一看他慘白的臉。

『不，不，決不。』情華很決絕的說，同時唇上現出

一種苦笑。『我和蕊菡的確還沒有深切的感情的印證。無論站在戀愛至上主義者的地位上或是站在主張戀愛是有條件的的地位上說話，我是沒有和蕊菡結婚的可能。因為由前者的立場說話，那麼戀愛的結合，是很神秘的：完全以心與心相接觸的。就是涼亭下的丐女也應有與我們戀愛的可能。如此方能更顯其戀愛之偉大。然而我竟不然，當她沒有讀書的時候是棄她的，當她讀了書的時候，我就戀她了。而她還同是一個她，我不過戀她是個讀書女郎而已？這還不是我的虛榮心的表現嗎？由後者的立場說話，那麼我戀她是個讀書女郎也沒有錯。因為一個有智識的男子，和一個沒有智識的女子結合，正同二十世紀人和十八世紀人談論學問，未有不起衝突的。但說到條件這一件事，就要得雙方的同意，現在我對於她的條件。姑且說是可稱滿足了，但她對於我的條件，未必以為滿足呀！那末她儘有像我以前不滿足於她一樣

的不滿足於我而提出離婚的權利。……」

我聽了倩華這一番純理性的話，想見了倩華革命精神的修養。同時；我又爲着一般唯物史觀的信徒，竟也有鬧戀愛荒的舉動而竊笑。

「不錯，倩華。」我急忙接上說，「我現在知道一般做三角戀愛的小說的作家真多事了。故意造出牽來纏去的事實來賺人的眼淚！天下那里會有這種事，只有傻子自以爲是悲劇的主角了：像諺有介事的裝出「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歎腸已如冰」的羅曼司來。真覺得太可憐了。天下女子不止一個，天下男子也不止一個；條件不合，就大家撇開手兒走；條件合的。就快樂一輩子。半途裏走了歧路，也儘可以分道揚鑣，關什麼心，打什麼緊。倩華，你的話不錯。」

倩華和我這時對於婚姻的總見，已走在一條綫上了，當然可以不必討論下去。接着倩華又繼續說他此後的決定。

【此後】倩華繼續着說：『我覺得更有力了。不過在這秘書處裏終是非計。我們革命工作，雖則不確是限定衝鋒殺賊的；但總要量才器使，在這種地方儘可讓安靜些的同志來幹。我想做宣傳工作去。現在江西還沒有下，參謀處長，是我們的同鄉，就說要出發，我想一道去。一路我也得宣傳一下。』

倩華說到這里，忽然聲音低了下去。雙睛遠矚着西方，玫瑰色的晚霞，鑲着層金黃色的薄雲，俯戀人間似的徘徊着，鱗鱗如櫛的霞紋，刻露着一種神祕的愁意。一會兒倩華又低低的說：

『朋友，讓我們的眼淚莫為無謂的事情揮灑。且待明天斃，讓在為爭自由平等而死的同志前痛灑了吧！』

屈指倩華自出發到今日已經有十一日了。大概已經可以到吉水了。不多日倩華將另行展開他生命的行程了。只有我還老守在這里。耳聽得虫聲一天一

天的淒涼了！秋風似乎也一天一天的加緊了。今天早晨起來，開了門，紫藤架上的黃葉又有一片打下來了。我默然的聽到了這秋的嘆息，我淒然的感到異地飄零孤獨的滋味。我不覺又想到了倩華。倩華啊！你的話雖壯直，但終不免悲抑呀！你戀愛的失敗者！你革命的成功者呵……

不幸的男子

大概是四年前吧，我曾作過一篇小說，叫做什麼他死了的，在某月報上發表過。

這篇小說的主人是我的一個從兄；裏面主幹的思想，大概是說他是被人遺忘了的的一個人；連我和他頗有些交情的，都把他忘却了，他這樣生在世上，不是同死了一樣的嗎？

爲想證明這個結論，中間會穿插上了一段事實；然而現在覺得這段事實，實在穿插得太簡單了。把

主人翁，沒有完全表現出，竟弄得朝觀哥也不像我理想中的朝觀哥，小說也不像時下所謂短篇小說了。

現在我當然也不想把他完全表現出來，做成一篇使人可悲可泣的小說，使讀者讀了受感動；不過關於朝觀哥有幾種故實，頗使人要不時的想起，也就隨便寫一下來，好在我本以凡才自期，不會打算過什麼流芳百世的鴻舉。

關於我和他的交情，自然是這一件事為最深刻了。——在幽暗的鬼燈下，談着小生落難後花園和小旦相會，私定了終身，直至考出了狀元，夫婦團圓為止的故事。

我記得，這是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因為受了隔壁三伯母家盜劫的驚恐，所以把我打發到朝觀哥家裏去睡覺。其實我自己終以為強盜是最好玩的人，三伯母家因為有聘哥在美國留學，說是在哈佛大學畢

了業，賺得許多烏金歸來，滿櫃滿箱的藏着，他們便想來分一點餘潤便明火打寨趁着半夜三更來行劫，雖則結果是使他們失望；然而他們那種原始時代性的想像，終使我表深刻的同情。同時我為他們想像出一個個的肖影：戴着雉雞毛，背着木大刀，拖開脚步，唱了幾聲『啊喲喲』……這是多麼有趣的人物呢。而父親偏要我躲避他們的威風，真使我有點不爽快。然而朝親哥接着說：

『俞和尚，這不是小事哪。四伯伯的話不錯。強盜是看油漆樓屋的。我們這麼的家裏，他們就不會來看想了。』

同時母親還有一個理由，說，『祖母也已年高了，風前的殘樹什麼時候是不知道的，跟着朝親哥去睡，早早晚晚也得照顧照顧，也不辜負了你祖母愛你的一片好心；有什麼百年之舉，也得趕緊跑過來叫我們一聲。小人兒乖乖的，你的爺也是今晚睡在這裏，明

晚睡在那裏沒有定的呀!』

此外他們還有說起，要是我把他們捉去了，是要把我當作綁票看待的。我那時對於綁票這件事，不甚了解，以為他們有法術把我一綁，變成了一張紙，綁在他們身邊，就成爲綁票了。

『那麼，媽，我不是常常要帶在他們的身邊不能歸來見你們了嗎?』

『那自然，他們綁了你遊杭州逛上海，再也不能跟你爸媽見面了。要不是拿着『板板』(註一)去取。』

好像眼前的這種事實就會實現了，我不覺有點淒然欲泣。朝覲哥便把我帶到他家裏去了。

朝覲哥家裏當然我不是第一次到。

祖母輪到我家吃飯的時候，我是常常到朝覲哥家裏來叫她的。祖母年老了，不能再跟小叔一家吃飯，燒煮過日了。父親便提議三家輪流供養，雖則祖母的兒子是六個，但大伯父二伯父已先祖母到黑暗

的王國裏去了。三伯父原也是個首途到黑暗的王國去的旅客；但三伯母，和祖母說得話來；所以祖母很情願在我們三家裏吃飯——三伯母家裏，我們的家裏，朝親哥的家裏。——至於我們這個麻皮五叔呢，一身風月，家產已經在竹林之遊中消磨去了。

『算了吧，我老了。芝林很可憐的，也不用去打擾他了。反正吃不到幾年飯。再說這個潑婦老婆是一生對我作對的。』祖母數着數珠這樣的說，我的父親也抱着同樣的意見。

祖母跟五嬸很說不來話，也是因為五嬸是晚娘的關係。而另一方面祖母也因之十分愛惜朝親哥。

祖母常常說：『朝親是可憐的，沒了娘是就也沒了爸了。真跟我那一個白癡一樣可憐。』

祖母所說的白癡就是我家的小叔叔。朝親哥本來不是小叔叔的兒子，由五叔家裏承繼過來的。

五叔的前妻是早已死了，大概那時朝親哥還只

有四五歲吧。(?)後來五叔續娶一個潑婦孀，聽說帶來了二個『拖油瓶。』倒底怎麼叫做拖油瓶，我那時終是不明白，還是潑婦孀娶來的時候前面掛了一個油瓶後面掛了一個油瓶的緣故呢，還是息麼，我不知道。但我也沒有去追究牠。只不過當人家指着五叔家裏出來的二個孩子說是拖油瓶的時候，起了一層懷疑而已。

有了自己兒子的五孀，當然不愛人家兒子了。於是著名了她的潑。人家都叫她潑孀了。

祖母也因愛了自己的兒子而轉愛到孫子的身上，朝覲哥便成爲自己眼裏的可憐人了。

五叔本來是隨隨便便的人，而他的庸懦又屈服在五孀的雌威之下。所以便也對朝覲哥取消了父親的資格。

同時，祖母的活寶，最少的兒子，又是個尿漏落床的白痴。以前也曾娶過一個小孀，待小叔真是好，

每天給他揩呀洗呀，竟把他弄成很文質的後生一樣。并且事事叫他這麼做那麼做，白痴似乎也有聰明的希望了。祖母是非常的歡欣。但不幸還一位可入賢婦祠的淑貞的小孀，竟因了生產的關係跳入到血污池裏去了。小叔那時有沒有哭過，我也不知道。但祖母的確是很紀念着她的，因為後來的小孀，是把小叔打呀罵呀過日子，當作兒子看待還不如的。

後來的小孀終於這樣守不住家業，跟着人走了。祖母撐着老骨來服侍小叔。沒有母親倚靠的朝覲哥，也只好來到祖母的身旁盤旋着了。

祖母撫育一個大的一個小的。祖母的傷心，易水的鳴咽也不能比擬的了。

祖母是知道自己的人生路上的行程不長了，想小叔打天下的事也沒有了。便提議在子姪輩中揀一個承繼。

二伯的兒子朝宗，聽到這個消息便從房間跳出

來說，『小叔的應繼是我們一家的五兄弟中隨揀一個吧。因為大伯家裏，當然沒有承繼的可能。』

而大伯的第二個兒子朝剛哥却說：『爸的名下有了我哥承了正挑，小叔的應繼還是我呀！』

而五叔，這時却索着手袖，跑到祖母家裏說：『媽，我是可憐相的，朝觀是沒有娘的人；就讓他承繼了吧！』

祖母沒法想，只好跟三伯伯去相商。三伯的主張，以為反正這樣的爭着承繼，還是你媽作主擇賢而繼吧。

當然，這個時候，朝觀哥也不是年少了。聽到了這個風聲，便跑到我的小姑娘地方去。小姑娘趁着一頂轎過來，對祖母說：『這着繼應該讓給朝觀的。一者朝觀是沒有娘的，二者朝觀像一個女人似的，家裏上落，很會照管，白痴也不會受了虧。朝宗朝剛那一批人，年紀也大了，誰還來管得你這個白痴，拿到了家

產，就只有老婆兒女放在眼裏了。朝覲呢，我石斷不會這樣，還是讓這一對可憐人成了家吧。』

祖母本來是這樣主張，現在又得到了一個參攷，便直接了當，提出朝覲入繼。

朝剛哥就首起反對。他坐在小院子裏罵。

『咳！我一百個不相信，一天到晚，跟在娘娘地方繞，討討好就可以得這一筆家產了嗎？雖則你是長輩，也算是個阿叔。什麼相干，如其你們不到我朝剛的地方來弄妥，娘娘過了世，我就把這一點田產買掉。咳，我朝剛是講得出做得到的。只要你長着眼石我朝剛做好了。』

接着又是子姪輩一陣附和聲。

什麼打個花字也不是容易，我們不打花字，石你們過得來繼？……祖母沒有法想，奔到我父親地方，叫我父親彈壓彈壓。

『有什麼可說呢。』父親說：『他們好看的不是白

痴，他們好看的是田產。米頭鬼不得到一點夜羹飯，終是要作躁過去的。媽，我是一個錢不要的；他們的花字錢，你特別豐富一點吧了！現在時勢是彈花浪頭下大上了。擺着你媽都會罵得出口，我還放在他們的眼裏嗎？」

事情就是這麼決定了。小叔的家產竟一半作了花字錢。五叔雖則是自己的兒子的事情，却也要拿五十元，說是可以喝喝老酒，除開我父親以外，三伯伯拿到四十元是最少數了。但畢竟牛瘦角不瘦，小叔還剩三間樓屋十五畝大田及一些山棧。朝觀哥當然也可以守着家產吃了。

第一夜我跟朝觀哥睡的時候。祖母那時有點微疾，只是睡在床上沒有聲息。我頓時覺得一陣陰暗襲上了心頭。我只要一到睡在床上，總是被滾在頭上。朝觀哥却在腳後盡是歎氣。他有時還聲聲口口咒養。『唉！你斬頭切腦的老朝剛呀！你勿得好死的老朝

剛呀！你會有後代末，天也沒有眼了。我一點家產被你拆拆光！你倒路橫死的呀！你塊田堪的呀！你肚皮大脚癩呀！你吃了我的錢是要死得鴨蛋真光呀！……」

我那時，實在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罵朝剛哥。現在才知道人世間有所謂利害衝突的事情了。

『朝親哥，朝剛哥怎麼了？』我探出頭來問。

『朝剛：這個活縱死的人，會好嗎？』於是他縷縷如貫珠的數他如何承繼如何分散了他的家產。他最後的結論是：『只有四伯伯，是明亮的是好人。沒有弄送過我，存過惡心。——你看老缸片後腦見腮，這個人會得好死呀！我死也不信。』

他此外又談些，祖母如何中意他；姑母如何愛他多姐姐如何愛他，……之類的話。

『姑娘真是好呀！他有得吃的東西終留着給我吃。每次我去了，酒冲蛋呀，滿碗滿碗的叫我吃。他終

是說，『我的親是可憐的人，沒有娘也沒有爸一樣，那裏有什麼吃。姑姑家裏，別客氣，你要吃只顧說吧！』我返家來了，也從沒有空手過。不是滿掣的裨麵，就是滿籃的黃豆真是沒有東西可給我了，就是缸裏的鹹菜，也叫我取幾株來。還有你的老婆亞利妹妹呢……』

◎ 他說到這裏終是不說了。我那時對於這種談話終歸感不到興味。雖則姑母也有做鞋給我穿，做糕給我吃，但我吃了穿了，也就算了，一點不會見恩她。這就是我本無所欠缺，不曾嘗過無母的苦痛的緣故吧！所以我只歡喜他講故事，一個小生落難，後花園和小姐相會，私下成了親……這是多有意義的事！使我性的意識早已醒悟過來的人，每每會想到將來和亞利共居時的生活。所以他一提起了亞利姊姊，雖則我要用脚踏他的腰不許他說，或許繼着還用哭去威嚇他。而我的心中却只是企望他能夠說下去。說下去，

說下去——亞利姊姊對他怎麼樣，有沒有紀念着我……

他被我這樣威嚇以後，有時也不說了。有時還要故意說下去。『噯，倫和尚，你真是享福，亞利妹妹白又白，嫩又嫩，腳兒小又小尖又尖，將來給你刷牙齒，走起路來花旦一樣，天天，嬌嬌。……哈哈……唉！』

我這時暗自歡喜，我真如個凱旋而返的將軍，什麼人能比得上我的光榮啊。如花的美女，將來是我的伴侶，這件事還有誰不高興。但是一方面却故意裝着生了氣朝着床屏向裏睡起了。

朝覲哥見到我這種的表現，用腳輕輕的踩了我一下。『倫和尚，乖乖，哥哥陪禮。亞利……是送的，哥哥不說了。……』

在這樣的生活中，過了一冬。我家就來了不幸。次年，我已是十四歲了。我的小叔死了。九月間，我的祖母又死了。而這時候，似乎朝覲哥也已娶了。

朝覲哥依照古人的規則在祖母堂前守孝。我又和他同睡在一堆草上。

朝覲哥對於這二位直接保護人死去，他毫不表示痛傷。他的哲學的辭典上，大概注明這二位，都是死的時候了。而況小叔平時也只是個他咒罵的資料，更是他日日夜夜企望他死的。人家也以爲小叔叔比祖母先死，是死得其時的。

所以在守孝的時候，一個我的姪兒——可憐他竟也夭折了！——和朝覲哥和我是最作鬧的人。朝覲哥最聰明，能够效着女子的哭喊，什麼『阿娘呀，你死了末，要管我家裏末，節節高呀步步高呀！』什麼『阿娘呀，你仙天路上坐蓮花，你要將護得兒孫花來末一朵朵呀。』……他都能唱。於是我倆便做了他的後場。我接唱『哈哈』的轉腔，我的姪兒接着唱『嘎——』的尾聲。

我們這樣是一遞一唱的鬧着。幾把孝堂做成了

戲場。竟不知道睡在棺材旁邊的姑母却正是沈默地抱着無母之痛了。

算起來這幾個年頭兒，——從我十三歲起到十五歲止，——的年運真是灰色淒慘。在我祖父名下二年間要死上七個人，三個是娘子哥的兒女，都是年輕輕的正要打天下的人；但是終於死去了。接着便又死了小叔祖母。我滿以為是可以收束了我十四歲那一年的哭泣的環境的開展了。但是，天哪！誰知我十五歲上又死了我的姑母和父親呢！啊！我從此以後，從十五歲那一年八月十八以後，我是成為世界上最可憐的最卑賤的無父之人了！

但是有什麼法想呢？逝水終歸是不能倒流的，我也只好挨着流光過日子。二年後亞利做我的妻子，竟成了事實；我無理想，我只有屈服於事實下，而況我又只是個十七歲的孩子呢！

在萬分矜持不曾互語的生活中過了一年；當然這是希有的事。我自己對於此事也有點愕然。亞利却以為我年紀太輕了不知什麼，雖則不免幽咽，但也只好俟諸來日。而我終覺得我是不認識 這個新的環境的異客，不便有所表示。——直至次年清明家歸，我倆——至少是我才知道池中的鴛鴦聯翩而遊的意義了。

但韶光總是在快樂中短了起來，旬日的假期，指顧間過去了。

在未臨別的前一夜，三伯母家裏舉辦着忌飯；朝覲哥當然也以有分子孫的資格來出席的。

在這一晚朝覲哥就有點多言多說了。

我立在我家過弄間的地閘上，聽他東一句西一句理理派派的挨坐着三伯母說，他的口上的白涎像豆乳一樣的結起來，他本來以大眼睛出名的，現在似乎更大了一倍，他的面孔帶着青蒼色。

『三伯母，四伯母，只有你們是知道我的心……天是已經黑了的。……我剛剛從冬姊姊地方跑來……我也不惜這一塊爛米塊，米篩頭鬼都看想着我，我索性散散過完盞……我有什麼怕呢！這老江并會好呀！……我也不怕什麼刀。……哈哈……』

這時，我不覺毛髮有點悚然了。他竟突然的跳了起，像魔女一般的起舞了。

三伯母大伯母和我的母親，知道他是已瘋癲的了。都只是相顧錯愕。

大嫂本來是兜着孩子坐在長橙上餵奶的，急忙悄悄地走過躲到家裏來。

旋又稍稍鎮停下來。空氣也稍稍弛緩一點。

三伯母便一味的安慰他。說他是個好人，天下最好的好人。

他很歡喜的笑了。斯文地立起，走向我這邊來，猜然的對我一笑，接着就皺了一皺眉；我竟不知在什

麼的舉動上使他心酸。

他去了，議論如蒼蠅聲一般的起來。有經驗的話，是主張把他幽閉着，省得鬧禍。

但接着朝覲嫂眼淚包烏珠哭着過來。

『三叔婆四叔婆，這叫我怎麼辦哪！他竟至於瘋癲了。——現在是證實了。在家裏哭了叫，叫了哭……以先我終以為，他一向是多講多話的！啊！娘啊！這是前天起因的啦。……』

朝覲嫂，悲傷中似乎還帶些恐怖，珍珠似的淚在她淡青色的豐滿的兩頰上泛濺。

在前天，據朝覲嫂說，朝梁哥和朝堂哥做了一次剪刀相會，竟把他嚇壞了。

朝梁哥是二伯父的長子，二伯父有五個兒子，朝堂哥是第三個。二伯父在三個兒子還沒有成家時，早已把責任拋棄了。朝唐哥是在沒有管束下長成的。

起初是學漆匠，後來就丟去了。大概是因為春天

到了，只知拼命挖牆跳窗了，脚肚與鞣洞之間也藏起了一把威脅的利刀。

那時我的父親還在着，利刀終歸於投報到我父親面前；朝堂哥無從去流浪，也只好流浪到甯波去了。

幾年後朝堂哥竟有了嫂嫂。

但是無產階級，家小是最不易養。幸虧有朝宗哥能寫狀紙，也給他們安頓下了。朝堂嫂就算是朝宗哥家的使女。

不知爲什麼事故，大概是鷄糞與豬糞應撒在何處爲合宜問題，因之朝宗哥家的埋怨朝梁哥家的；朝梁哥家的又埋怨朝宗哥家的。言語幾句來往後又牽及毛廁板有份無份的問題，鹹菜互借的問題，一茶匙醬油的問題。最後朝堂哥出來保鑣，向朝梁哥討田產屋宇；朝梁哥反唇相嚙要他養育費，飯錢；問題越弄越大，朝堂哥便拿着一把短七，朝堂嫂拿着一把剪刀

趕將過去朝梁哥便輪起長攢昭架……這時以前，正是朝親哥以鄰舍兼堂兄弟的資格在居間調停的，這麼一來，朝親哥頭嚇進鉢裏，悄悄地返到家裏，就開始有點有魂無魄起來了。

『啊！三叔婆四叔婆，怎麼辦呢……他現在家裏是正在罵着朝剛伯呀！……』

一時空氣覺得非常緊張，後門山竹梢上的落日已經解職了，灰色的夜幕一層層拉下來。

不遠的地方嗶聲又起了。

伯母們嫂嫂們都挨向穴洞門去望。

朝剛哥正立在小院子裏指着朝親哥的家裏罵。

『你好吃懶做的黃懶蠶，你烏蜂啃碟頭，把小叔的家產啃過去好了。我朝剛是不會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開着做人的。你可以不必假作瘋癲，你這下流不是我們家裏的種子，要是沒有朝剛來周折你，是再也沒有人了。……』

朝剛哥的聲音一句句在後山回應着。同時大伯母却像一個暗影從白壁上挨過似的走來，拉着朝剛哥的衣袖說：

『朝剛：好了！聽一句話，癩人，睬他什麼。朝剛，好了。』

『媽，你也會相信他裝假！』朝剛哥向大伯母回一回頭，『終是阿娘沒有眼睛，小叔該是沒有羹飯吃。我烏珠像烏一樣望着你結煞。你幾年來，——嚶，頭碟也啃飽的了。你還想買屋！哼！你可是做夢。你也該想想，一天到晚混在女人隊裏，講東講西過日子，你以為烏金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坐吃山空，泰山也要吃崩，你糞肚子不曉得翻轉來看看，倒底你自己有多少臭，你還不知道，你倒能戴着鬼殼臉做人。你不要臉的東繼拜爸西繼拜娘，你去舐人家屁眼過日子去，我阿爺名下，不應出有像這樣的敗子的……』

這時媽和三伯母也都過去了。

『朝剛！朝剛！』三伯母叫着。

『什麼，三嬸，坐呀坐呀，』朝剛哥急忙堆！笑臉
停下罵聲。

『你讓他亂叫着吧！』三伯母和媽都這樣的說，
『他是已經癲了的。你越是這樣罵，他越是心頭糊起
來，你不要和他撐倒風船了。』

同時，朝覲嫂也帶着滿面的淚走到朝剛哥的面
前。依着灰黑的屋柱，眼看着天……

『朝剛伯，一家子風水斷了頭，有什麼想法啦！好
清白白的癲了起來。你把肚量放得寬一點，反正是野
叫，任他叫去吧！……』

真是聲淚俱下，再也不能接續說下去了！同時，
全院子的空氣也頓時沈寂下來。啊：難言的悲涼，支
配着各人的心頭了。

但不遠的地方，狂笑狂罵的聲音還是在起着。

『你鴉片鬼呀……你無後代呀！……你拆家敗呀

……斬頭切腦呀……無上無下呀……』

我確實有點負担不住了，我的心。天哪，這種種家庭上的風波是爲了什麼而激起的呀！

我不再向穴洞門探望過去，想回頭走。但無審似的人站在我的後面；但我一轉動她們也就鬆動了，我就走了出來，同時亞利姊姊——已經是我的妻了。還探頭探腦在望。

風波就在我們不注意中過去了。燈下我和亞利談起了這件事。我認定今晚朝剛哥罵的話確有一部分理由，批評着了的。

『朝親哥確實太有一點女人相了。』我接着說。

『女人相就不好了嗎？』妻反抗我的比擬。

『不，不，就是他只愛和女人說話，一天到晚的，再也沒有別的工作做了，不就是他的缺點嗎？』

『你們家裏，那個人有工作做過。』妻又反抗的說，『朝剛，朝唐，不……還有五舅舅。就是有工作做，

也只會包打官司寫狀紙，像你們家裏太好老。」妻的話，竟使我無以回答。像是從什麼地方受了一肚子的氣，現在來向我發洩。

但同時，我想到了二樁事實，我想用事實來佐證我的論點折服她的語錄。

大概是十年前吧，我當然也是聽來的。朝親哥在大蔡學裁縫。因為是祖父的人緣關係，很和主人說得來，這也不能不說是藉祖宗的餘蔭了。

主人是老泮先生，他據自己說是一肚好相書；朝親哥的相，他說是品氣非凡。——但看你鼻梁以上的氣色，似乎他這樣說，兩眉相結，天庭前突，前半世剋星甚重；以後就出險了。……至於你全個面部五獄朝天，確又是大貴之相……你將來定有三妻四妾可討……

於是朝親哥便又不勝歡喜，日日以戲文台上的小生自擬。立時感到自己的地位是很高的了，便懶了

裁縫的行業，歸到家裏來坐吃，反正將來終是三妻四妾的。雖則現在還沒有小旦和他後花園相會。

然而事實一件一件的過去，小旦却不是後花園找來的，是本村的趙阿火的女兒用二百元大洋娶過來的。

或許是他感到不滿，他的理想中的小旦至少總不是這樣，所以他也曾爲想振作自己到過上海去一次。

從上海返家，便趕緊預備繼拜坦，說是在輪船上他尋到了一個爸爸了。

『咳！這個人真好，』在大廊前的石橙上，跟着大伯三伯母一輩子坐着的朝觀哥開口說。『這一夜，我從上海來，坐在通艙裏，這個老頭兒，因爲動身匆促，所以忘帶了被頭，我反正有多就借一條給他。他很感激我，給我談上了一夜天，他問我家世，我說是王尚書的後代，我們車門前有四隻石獅子，兩隻石鼓……』

我怎麼長，怎麼短，說了一大套。我後來也問他，他也爲我說了一大套。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他在上海開了一家綢緞店，一年，少講講也有累萬進賬。他討了三個老婆，都不曾生過兒子，這是他一生做人最感欠缺的，最傷心的事。我巴望有像你這麼大的一個兒子，也不用到上海來照顧了。他這樣的說。

『他這樣說了以後，我即刻接着說，『那麼我繼拜你做了兒子吧！』他很歡喜的答應了……』

朝覲哥，自感十分滿足，現在是應着了老泮先生看相的話了。

朝覲哥以爲這次繼拜担挑去以後，至少金條終有幾根帶回來的。然而以前，一道在甯波下船，過他家時倒還有他的三位夫人和長得一個好臉兒的女兒來跟他談談，這次繼拜担挑進去，朝覲哥況且又換上了一件馬口鐵的竹布長衫，終應該光面得多了。但結果除一個大夫人來招待外，他們都打他們的牌去；而

尤其使朝親哥感到欠缺的，大概就是女公子也不出來叫他一聲哥哥這一樁事吧。

我把這二件事實說完了後，我的結論，仍舊是一句，他不是怎麼樣一個好人。

『那里，那也是甯波人不好呀：好心沒好報。』妻還有她自己的理由。

『我以為他自己不肯腳踏實地來做，只是一味癡心妄想，想得橫財發跡，這不是太傻了嗎？』

『你自己傻了吧：馬無野草不飽，人無橫財不富。你們自己書讀得昏了啦。——看你讀讀書就會發跡了嗎？』

從妻的辨護的話中，映出了朝親哥的人生觀。我雖憎惡朝親哥的惰懶，但對於妻的辨護終以「女人之見」一笑置之。

『都是一担裏的筊秧，我也不對你說了。』我笑着說：『你們終是怠惰，貪快樂，愛閒，迷信，支配着的同

樣貨色。朝覲哥甚至於說，做裁縫的人抽綫抽得長的就會長命百歲的話呢！哈……』

『這種上落也是有的……』妻還要爭持異議。但我終於不勝其煩的停止口戰了。

次日我便起程到寧波，還是一樣的隨着鐘聲鈴聲過生活。茫茫然飄飄然，吃飯睡覺上課，如斯而已。

一天清早族姪紹衣乘着夜航船，也來校了。第一句話他就對我說，『啊！命辰，朝覲叔瘋癲了，以後，真是鬧得不得了。深夜打進了你的家裏，開開梳頭鏡箱，粉敷得雪白的，眉畫得漆黑的，繞上了幾根紅散絨……幸虧植叔起了來，把他縛住了——但小姑和端端已經嚇做成一堆了，還有他……』

接着，朋友們都走了攏來，紹衣也不再說下去了。不幸的男子呵！我這樣暗自感歎着。

暑假歸家的時候，我才知道朝覲哥的瘋癲已經

有相當的解決了。但見了我終是低了頭不說話。

就借了這個緣由我對妻問起。

妻竟不覺自然笑了。

『這個人也太奇特。』妻說，『起初幾天還好，自從被朝親哥搶白了以後，第二天，他很好的了，不過舉動不大自然一點。人家以為，這是「外婆」的照顧

『有一天，我跟大祖母上磨房磨粉。他悄悄地跑來，對着我說：『啊！亞利，你真是可憐，你的娘竟死了！』我因為幾年來嘗到了沒有媽的痛苦，他這二句話，已够使我傷心了。我竟禁不住要吊下淚來。

『但他還要說下去：『姑娘待我是真好。她終是說，我的朝親是可憐的，沒有娘就沒有好的吃，沒有好的穿。唉！朝親，我姑姑家裏別客氣要吃只顧說』不是說一句，子姪輩裏，姑姑只愛我一個人。要不是，我朝親家裏窮一點，你，亞利啊！姑娘終是許給我的呀！……』我這時，我只得不去睬他。但，同時，大祖母倒

搶白他一頓：『啊！朝觀叔，你這話怎麼對得住小叔呢？』

『俞和尚嗎？』他接着說：『不在乎，不在乎。亞利，啊！龍鳳小姐。我和俞和尚，你成了一家吧！你們倆現成的吃吃，我給你們燒燒飯，俞和尚出去讀書去了，我就給你們管管家……』他說到這裏，同時就眼睛一圍一圍放大起來，面孔一塊一塊青起來，白淫一層一層積起來，我真嚇死了，即忙逃到房裏……』

妻說時好像還有餘佈。但我却深入在沉思之中了。

『聽說他打進房裏來過呀！』我又繼續的問。

『是呀！二伯母的房裏哪。』妻繼續的說下去。『他此後每天終是龍鳳小姐呀龍鳳小姐呀的叫喊。有時我們在廚下做飯，他一聲不響的在竈前出現了。大伯母用着菜刀敲着桌子示威，他只是露着牙齒笑；一點也不怕，一點也不怒。接着龍鳳小姐又叫起來了。要

是我在廚下什麼地方坐着不動呢，他也不怎麼樣。要是我動一動走一走呢，他就趕了過來。一次我見到了他就逃，他見到我逃就趕。尙幸大伯母拿着鞭子趕過來把他一頓打。他於是反轉身對着大伯母笑了。一會兒他又鼓一鼓嘴，白一白眼，側一側頭拽開脚步去了。同時他還要唱着『龍鳳小姐呀！龍鳳小姐呀！。』

妻似乎有點自詡的表情；這『龍鳳小姐』的名號，是多麼可以尊貴。

在這一點上，朝覲哥的人生觀，和妻的人生觀，確乎有十分相同的地方。然而在我覺得朝覲哥行動與言論是多麼可笑，愚蠢，幼稚，……可是人生的悲劇，終是缺陷多於圓滿。朝覲哥的思想竟不能成爲事實，而我們的思想的相距又似乎也十分遠，這是如何可悲的一樁事呵！

『倒底房門怎麼樣打進來的。』我接着又問。

『那是，——』妻儲着滿腔的恐懼似的報告『那是

不知那一夜，他把二伯母的房後門打倒了。二伯母還沒有醒，伴睡的小姑也還沒有醒。後來倒是樓上的大伯母醒了，叫了起來。二伯母和小姑起來一看。後房燈點得雪亮：矗立着一個白面孔；小姑直叫起媽媽來，同時他撐起二隻白手向前猛撲過來，不許她們叫。她們二人但仍奮叫喊着，拔開前門逃。這時大伯也下去了。他仍舊返轉立在鏡子前去敷粉，一邊笑，一邊敷。大伯偷偷過去用了一條繩子，終算把他縛了。他一看是大伯，哈哈笑起來，說，『送我到龍鳳小姐那方去吧！』

『癩人總是有鬼附着身的。』妻繼續說下去。『不料縛了的人，第二天，却又被他滑走了。又走到我家來……』

『我一聽到他的聲音便逃，小姑一聽到他的聲音便叫『小嫂嫂，小嫂嫂。』於是我便躲在房裏一點不做聲。有時他向舅母問『四姨姨，龍鳳小姐那里去了？』』

直待舅母罵了起來，「臉皮不要的，還不歸家去！」他也就笑笑着去了。……」

『那麼，你現在做了龍鳳小姐了。』我聽了妻的話，笑笑的說。

此後，朝覲哥的瘋癲終於好了，然而他足上的爛瘡，却發榮滋長起來。他而今是更不能從事於生產了。他只能每天坐在家裏和女人們輕易的談談。他似乎不再罵人，不再憤恨了。——或許他已經失却了知覺了。

他這樣的在病的狀態下綿延了三年，終於在有一天，爛瘡收了口後死了。抱着不可即的希望死了。在這三年中，我並不曾到他的家裏去慰問過一次。有時他偶然在一個地方見到了我還要躲躲閃閃的避着。我每在這種情形中，心頭要陰暗起來，我覺得我是攘奪他的幸福的第一個罪人。然而，不幸的男子呵！這是社會的勢力支配着我們。在或種情形下，你

應該恕我的呀！

近來，我因為在心中時時有一種不可即的希望在起，使我對於人生，對於家庭，抱着十分厭倦的態度。所以不時的憶着同樣運命的朝覲哥。所以把這些鎖事記下來，宣告人間的事實每每是沒有圓滿的，而終是缺陷的。誰能免除不幸的襲來呢！

殉

三田蟻把腰部一伸直，一陣輕淡的懶意就通過了他的四肢，全身部爲工作所激動而緊張着的神經同時就有點軟和下來。

權把耨頭當作拐杖，三田蟻二手按住了耨頭的末端，頭靠在手背上，身部斜作七十度光景，拽開兩隻脚：和耨頭鼎足的立着；這就是三田蟻工作後休息的唯一的姿勢了。

沒精打采懶洋洋的移動着他的眼光，從坐北的

詩谷屏山移到坐西的後門山上！他不覺微微的笑了。——同時心中感到稚嫩的歡喜；如同清碧的池面，吹過了一陣柔風，漾成了粼粼的漣漪。

顯然是冬殘的時候了。詩谷屏山上的茅蘆蕨薇之類的植物，都把青春的色調消失，只遺留着日落時候的赭敗的顏色，其間偶然有一二株古松，向呼着牠生命的殘喘，顯露牠歲寒後凋的堅貞的精神。

然而一看到後門山，世界就頓換了二個。這裡是永不會見到冬的威權的了。秀挺的綠竹，一叢叢的滿植在崗巒山谷之間；俯仰隨風，激動起一片綠濤，如在漫山漫谷的漂流。而尤其秀挺翠綠的——幾乎可說是黑牙牙的如同樟葉一樣的——一塊竹叢，却就是三田蟻的了。——三田蟻所以微笑的原因，怕也就是這個原故吧。

要是把這些竹叢所表現的色調譬作翠浪，那麼三田蟻這塊竹叢便是浪頭；要是說在這四圍山色中

的這些竹叢便是蕭條的冬日裏宇宙的生命寄聚的所在；那麼三田蟻這塊竹叢，便是生命的頂點了！

——一生的心血嘍！一生的心血嘍！三田蟻想着，接着重復笑了。

三田蟻一看到這叢竹山，便把世間一切的榮華名譽金錢戀愛都忘却了，有時簡直忘却了自己的生命，懷疑自己的存在；而同時心境的清淨，如同極虔誠的教徒，跪在神祇前默禱只通過了一陣月亮的光明，此外什麼也沒有了；三田蟻直像狂妄的戀人一般的愛着這些竹叢。

——一生的心血嘍！一生的心血嘍！

三田蟻全身通過一股熱力，精神立時便健旺起來。

即便在手上唾了一口口涕，耒柄丟在肩旁，兩手來去地搓了兩下，左手捏起耒柄，右手整一整破氈帽，順便再索一索腰帶；兩足拽成『攻佔步，』繼續進

行他蓋荳田上的工作了。

颯颯的西北風，搖着沙田隄上的柏樹。可憐的柏樹，腰部縛上了一堆稻草——這就農家的儲草所了——枝芽上已經沒有一片葉，連黃了的都沒有；西北風竟把牠當作簫笛吹，不住的在這枝芽間發出嗚嗚的叫響。有時西北風括的緊了，幾乎要因草堆的重量與面積的關係連根的把牠搖動起來。在這沙田的一角上，冬的威權，施行得多厲害！而三田蠟獨能毫無所顧的做着工作，這也可算是一樁奇蹟。

四野已沒人跡了。冬天的西北風，覺得有點燥而且尖，飛砂與黃葉佔有了全個的世界。人在這個環境裏，面上四肢都起了一層乾燥，而且皸烈。三田蠟似乎覺得面部受了一種平面的壓迫；筋肉有點要收縮攏來，便也把耨頭停下伸起左手，貓洗臉似的揩了一把。一看，太陽已經要向西山落去了。

工作已做成了一半，也可以告個段落。

負上耑頭左臂肘潑過了耑柄，撲一撲足上的泥沙，仰起頭看到樹枝上站着兩雙斂翼的烏鴉，一聲不響的棲停着。——西北風已經稍稍收住了。夜影似乎盪漾在這二隻烏鴉的周遭。

向着歸路走來。三田蟻自家一塊竹山，又在眼前展開。這完全是一幅古趣盎然藝術的生動的古畫；東西中外往古來今不會再見的古畫。

竹山下是沉沉的一帶瓦屋；錯雜零亂，在不整齊中却可以看出美的和諧。竹山上是半壁霞光，明麗的紅雲，與欲流的藍天，相互的輝映；一條條的炊煙人立地上升，織成了薄薄的一層銀灰色的羅網；罩住了竹山的色相，如同睡意惺忪的閨女，披着件飄飄隨風的紗縠，益覺得嫵媚無倫。行將解職的太陽，從綠竹梢頭穿過他臨別的眼光，又蒙上了這一層淡煙，宛如一個俏麗的少女在淡藍的眼鏡下，辨認她盪魂的明眸。——這造物着意塗描的畫圖，每晚是這樣引人的

在歡迎我們三田蟻。

喜悅到於極點當然也只有微笑了。三田蟻又把左手袖洞裏的右手不時抽出來擦他的嘴巴下頰，但無論如何終擦不去他的微笑。這個快樂竟有如仲春初暖時節感到一種薄薄的軟軟的醉人意味。

三田蟻在這個情景中走到家了。全個的山影攝入在他靈魂裏；而他全個靈魂又投入在忘形的境地裏。

——一生的心血嘍！一生的心血嘍！

三田蟻是個孤獨的人；雖則世界是這樣大，而他總無法避免其孤獨；好在三田蟻覺得在這樣大的世界裏竟能隨他一個人獨來獨去，倒也未始不是一件足以驕傲的事。

三田蟻以前也曾有過父母，有過兄弟，有過老婆，然而現在都死的死遠離的遠離了。

三田蟻是他母親的最後一胎，在母懷裏只溫存到六個月；他的母親就和他永別了。在這呱呱啼乳的生活裏，小小的孩子已經接受了無母的悲哀，種下了孤介的根性了。

因為是家境的關係，三田蟻便在他大嫂的臂抱間養育長大。而大嫂在不得已的情境中，除照例餵飽了他，便把他丟棄了。雖則他需求母愛撫慰的哭聲震動了一屋，然而大嫂有別的家事忙，父親也撫慰不了他，任他自己哭起，自己停止。——於是他知道不必有所求於人了，吃飽了就睡覺吧！誰和你來對着牙牙學笑語呢。

三歲的時光，他就跟着父親睡起。父親是個村上的和事老，不着家日的。白天裏，三田蟻總每每感到有點飄飄然。大嫂是因了二年的養，阻礙了他們愛情的生活的進展，反而厭憎他了。而且她又可以貪功斥罵。三田蟻對於她也只有畏懼怎麼也親近不下去，

而他又沒有姊姊。

雖則是小小的孩子，但當會食的時候，也知道所謂人間的禮讓了：三田蟻決不自己作主挨上前去爭食，除非是他的父親叫了，才遲緩着步調走過去。有時他的父親一時記不到他，他便也背倚着屋柱，兩手墊在臀部下，向東向西的搖擺着身部，眼睛不住的發着期待的光輝，直待他們的會食完了，他才咽一口乾涎向門外踱去，——於是三田蟻採着天井中柴把上的樹葉竹梢揩他的眼淚去了。

在這一家間，三田蟻顯然是個「剩餘價值」。男子的心終是粗率的怎麼會處處顧到呢。雖則三田蟻挨了餓有時會被父親發覺，但父親又可向誰罵去？一簞食一瓢羹，補償他的欠缺，已經是叨天之幸了。

三田蟻捧了飯碗，也不怨懟，也不快樂，總是慢慢的吃。大嫂來收拾桌子了。他嗽着碗邊必定要把嫂的容色觀察一下：要是大嫂的臉上現着鐵青色呢，他

便把這半碗飯放下，說已經吃飽了，舐着嘴吧，假裝着滿足蹣跚地行去了。

也沒有隣近的一個孩子，也沒有好弄的一件玩具；好，就在雞埕旁石凳上坐一下；不好，就在柴把邊扳幾片柴葉，竟不知此身是什麼地方來，又不知為什麼要在這里存在。有時他看到一個女人挈着一個小孩子，小孩子不住的喊着媽媽；女人不住的撫悅小孩子；他也急想有這樣一個媽媽，然而他聽人說，他的媽媽是到墳墓裏去了。……

自三歲到六七歲這幾年，他就是這樣的過着生活。七歲一上，他就有正當的職業，早上晚上看牛去。

父親是他十歲的時候死去的，二嫂是他八歲時候娶進的；家庭間年來驟急劇的起着變化——大嫂也養了二個孩子了。——而環境對於他總是一樣，沒有所謂悲哀，也沒有所謂歡喜。

牧場裏例應是他的天堂了，然而他孤介性成，再也不能跟別的孩子玩去。他手牽着牛繩，眼看着牛兒叟叟的吃草，牛兒前進，他也前進，牛兒打灣，他也打灣……太陽便這樣落去了！

在春夏之交，現在三田蟻又加上了一種工作了。在睡夢初起的清早，在放牛歸來的晚間，他便當接受了大嫂的命令，在後門山上的竹山裏去掘筍。他終古沒有希望的心，現在却帶着一點希望去進行他的工作；這時候，啊！這時候怕就是三田蟻得到人生的趣味的唯一的工作了。

在一塊長着蒲公英雜草之類的地上，迫着眼去尋他的一個希望的所在。偶然見到了一個裂縫，雖則一鋤頭下去未必是真會找出了筍，不免走了一趟空；但在連接不斷的尋找中，終會能夠把希望達到。翻了幾鋤頭，小黃貓似的毛筍，便滿身金色的出現了。努了一下力，鋤頭再向蓬上一斫，小黃貓便落在他的

手中了。三田蟻的心中在這些時間裏，是多麼充實的呵。

然而此外三田還得到些什麼呢。

終因家境困難，大哥二哥便發起分居。三田蟻這時也有十七歲了。

三田蟻別的沒有，就是這一片竹山，和二畝砂田和竹山腳下一椽破屋。

現在大哥是在下三府住着。二哥討了嫂嫂後便整天整夜的荒蕪，家庭鬧燥鬧到雞飛狗上屋，二嫂終於被賣却，六七畝田也在他的手下賣給人家了。不上四十歲便也死去。現在連一根草也沒有遺留下。

其間，三田蟻也曾討過老婆。但他有了老婆，他就覺得他的生活便多了一層阻礙。如人面上的癰瘤，總覺得慊慊然掛肚吊腸。而他的老婆，自從歸到他家裏來以後，從不會看到他開一會笑臉過，冰冷冷的，如全身浸在溪水中過日，竟有點按不住她的一腔熱

情了。

終於她相好上了一個漢子。三田蟻也稍稍得到些耳風，於是更覺得在他的一間屋子裏，無端加上一個女人是十分多事的了。但他是個孤介而且柔弱的人，他從不會向人間提出過一些反抗，也就在自解自慰的『算了』中過日，要想把妻子賣却就做夢也不會想到過。

然而漢子也終於把他的妻子帶走了！

『也好』三田蟻只有這樣想。於是三田蟻便自己着手來整理家下什物。

行年已將四十，人生的教訓，三田蟻也受的够了。只有一片竹山，終古常青的安慰着他。

也有許多遠房的長輩，叫三田蟻將竹山變賣，重娶一個老婆進來。以繼續他父親一綫的香火。三田蟻雖則覺得這蟻棋子是擺得不錯，但他沒有勇氣擺下去。這也並不是怕再有一個女人要從他手中逃去，為

的是二十年來辛苦經營的竹山不忍因了這一件小事而失却。

也有許多遠房的長輩，說他何不把這些二按大的毛竹賣去，至少二元一株算，也賣得頭二百元；一個老婆便得娶過來了。他也覺得這話不錯。然而一想到這些竹斫去了後，竹山一空，不特青蒼欲滴的翠色無從憑着破窗握挹，就是擁衾高臥之時夢中也聽不到後山蕭蕭搖風的睡眠之歌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呵：畢竟無端在身旁添一個橫眠的人兒有什麼意味？

算了，行年已將四十，能够這麼過着生活也就够了。

三田蠟腰襠裏摸出了鑰匙，把等於虛掩着的破門開開，一眼的黑暗，幾疑是走入了地洞。但挨過些時三田蠟才辨認出靠着壁的一張破桌，和桌旁二條

破竹椅；接着視線漸漸擴大，屋柱上掛着的亂鞋，壁櫥上插着的鈎刀，桌子下的敲草浪椎，橫梁上掛着的板來鐵耙，壁角站着的翠頭……都一一有意無意的可以看到了。

三田機照例的把棚頭向橫梁上一掛，醒一醒鼻涕走向廚下去。

廚下灑滿了一室竹影；竈前桌的脚上食欄的脚上都長滿了綠苔。

竈頭臨着後窗起着。立在竈前調羹，可以從窗頭窺去，一山的幽景都奔集攏來。

三田機在食欄下格，拿了一個瓢，挨過竈前走到後門去舀水。門旁長着羊齒類植物，雖是枯萎了；但三田機也沒有柴牠斫去。

滴瀝的山泉從石隙中流下，積儲在門邊的苔綠的缸裏。臨壩長着的小竹風來時，竹梢俯仰在拍着屋簷。三田機看見這種生動的情景，右手拿着滿瓢的

水，凝視着不再動彈了。

竹山裏的景緻的幽美，在三田蟻看來是比什麼地方都好，尤其是夏天的月夜。

繁星似的螢火在竹根下閃灼，每當牠的光亮一發，在牠的光的所照到的極限內可以看到嫩綠的小草含着晶瑩的露子，靜默地伏在地上，領受着夜的恩賜，如同青年少女爲着她難言的隱衷在暗室裏默禱。風，絕對地停着蹤跡，每枝竹竿都靜悄悄地立着，月光舒波其上，每片竹葉上含着的露珠，閃着溫和的銀光，如未笄的女童，舒她妙麗的慧眼，默啣引入。倘是登上了並樓憑窗看去，則又如碧海一般，綠波滔滔，飛躍着濺濺珠花。——這些未能筆述的美景，似都爲着我們的三田蟻祝福着了。

三田蟻舀了水洗好了鍋子，於是開始他的夜餐。

近來天氣十分寒冷，飯後，三田蟻便到床上去取暖。一盞『手照』，橫放在床旁；熒熒的光燄，幫助三田

蟻脫去了衣服，便嘖的一聲被吹熄了。於是三田蟻在風嘯竹鳴中送入到夢鄉中去了。

是有一天早晨，三田蟻從夢中若有所失的醒來；還沒有齊整的窗戶遮掩着的一室中，似乎比較別的日子更覺明亮。三田蟻縮一縮後足從床上坐起，知道白雪已經來到大地了。同時三田蟻意識到一陣陣的冷風從窻隙呼呼的穿進來，似乎有點抵禦不住。

以為一夜的雪，今天總可以晴霽了；三田蟻雖不想去做甚麼工作；但總還得在太陽下打幾雙草鞋。可是打開窗子，雪還是在飛揚着。

三田蟻從前樓走到後樓，瑟瑟的一種單調的韻響，向耳邊襲來；憑着後窗一望，滿山的竹葉，也壓上了一層白雪；山地上簡直找不到雪的影子，雖則不時的在竹葉間也有一片片的雪花灑下來，然而若地又都變作水了。而况竹又是這麼的密，葉與葉重重疊疊地已織成了厚厚的綠幕；雪花實也無法多多灑下。

以前一片的綠海，今日竟變成一片的白洋了。因着一株株竹的高低參次的關係，又可以看作是一大羣的白羊，互相擠擁似的在爬着山嶺。而有些強硬些的不肯屈服的竹梢頭，三五零落的高聳着，這就是牧羊兒郎了。

三田蟻這時在他枯窘了的心井中流出了一脈愛泉；如同偉大的接受着上帝的意旨的母親，開拓着牠海一樣的胸懷，微笑地看她的愛兒的跳舞。這上帝把三田蟻的竹山換上了一套白裝，確實也是一樁有意味的好玩的劇景。

雪花儘管斜斜直直翻翻側側的打下來，沒入在大洋裏，便找不到他原來的位罝，每枝竹都挺着勇氣承受着一點也不逃避動搖，如勇敢的戰士矗立在鎗林彈雨之中毫無畏懼神色。三田蟻的愛意，三田蟻的喜悅，也同這雪花一樣的洋溢着了。三田蟻也一點不畏懼寒冷，冒着這森森的寒光對立着凝看，身外的世

界全個兒消失了。

夜影襲來的時候開始緊括起西北風了。

三田蟻好容易消磨去了一人的時光；這時稍稍感到一種不安的心意了。

然而讓那不安遺失在那夢中吧！三田蟻纏着被入睡。

西北風括的更緊了；全體屋子都有點搖擺；這古舊的屋開始格格地發他被壓迫的叫喊。三田蟻從夢中醒轉來，却帶着更大的不安。

他開始注意聽那屋後的竹山。

大風呼月的吼過 接着便是拍拉拉一陣碎裂聲。三田蟻沈着的心立時吊起在喉頭。

大風呼的又吼過；拍拉拉的聲音，接着更其煩多；三田蟻立時坐了起來，睜大着眼睛向黑暗的空間努力追尋什麼似的去聽。而拍拉拉的聲音又起了，接着又是沙—的一聲如同浪頭激過了船沿。

耐不住這煎熬的心，三田機索性擦着火柴燃着了燈；然而險縫間的風，又把牠吹熄了。好在室中因雪光從破隙中反映過來，還不全然漆黑，朦朧間還可摸索着行走。

把後窗打開，竹山上的雪竟翻海一樣的在着掀動。天空籠住了朦朧的夜色，雪花還一如日間的亂翻。大風從北面吹來，雪花儘向西而飄去。站在距離不十分遠的一株竹，開始向西灣去。雪的重量超過他抵禦的能力了，灣去，灣去，灣去！終於回不過頭來拍拉拉一聲折了。而同時，這一堆雪又傳遞到隣近的一株竹梢上；又是一陣北風吹來；這第二株竹梢便也承受了全盤的罪業似的拍拉拉的，又折了。……

這樣的接二連三的過去，拍拉拉的聲音很少有間歇的時候。……

全山掀湧着搖震着，叫喊着……

末劫的時候到了……

三田蟻以前還帶幾分恐怖，過後，知道是這麼一回事，便有點茫然了。但總以為這是個夢，是個惡夢。

——啊：惡夢也該醒了吧！拍拉拉的聲音把三田蟻心中的苦痛喚回了。

——啊！天哪！我的一生的事業全毀了！

原說是這塊竹山對於行年四十餘了的三田蟻，而况又是孤老，也不會發生甚大的價值的了。然而爲了自己享樂這一點意義上說了，三田蟻對於這塊竹山，應有自己珍惜的權能。然而現在呢……天把他收拾完了。

三田蟻全身的神經都有點麻木，廢然的返到前樓。後山拍拉拉拍拉拉儘是叫喊着，一株挨一株的折下來。三田蟻無以自明，總不住喊着佛號。

時光的足跡也無容細數，三田蟻終於閉着眼睛挨到天亮了雖則別人家終還擁着老婆在被內取暖，

而三田蟻却從不知睡着或是坐着的混沌狀態中醒來，走到後山去了。

有的從竹梢頭開裂，一直裂到竹根，有的折了半段，竹梢下壓到地面；有的橫橫的斜倒；有的兩兩折下，兩兩的交叉着，如教徒們在胸前畫着十字；有的還頂一頭的雪將要折斷似的……總之，是全部毀滅了！……如同一尊塑像，已經是崩壞過半了。

三田蟻的心頭起初一點點的擴張開去，苦痛像海上的波濤似的潑着，跳着，高喊着。接着全身起了一種戰慄，絕大的壓迫襲上了心頭，心房心室的流通的血道都緊緊的閉住，同時全心部即刻的收縮，收縮收縮……凝結為一座堅固的岩石了？最後，如同有一把金劍從喉頭硬生生的吞下截開了心岩，竟禁不住喉頭擦上了一口血潮，急速地闔攏嘴吧堵住，血潮已溢出在二唇角了！——啊，天呀！痛哪！三田蟻一生不輕易揮灑的眼淚便也湧出來了！

——毀了！天哪！可惜還收拾得欠早一點哪，竟使我像活了四十餘歲。

於是像鏡子一樣在這一霎那間反映出他的一生的歷史，六個月沒了母親十歲失了父親，逼受了大嫂的白眼，無端遭遇老婆的侮辱，一切的一切……——啊！天哪！今天我知道我是真個孤獨的了！然而我也應該結束了我的一生了！

什麼事情都像雪一樣的消溶了。對於三田墳竹山的遭毀，人們都歸罪於他把竹培植得太密的緣故。然而誰知道生着也很少有人過問，死了也沒人知道的，三田墳却在竹枝上高懸着有三天了！……

黑 夜

(一)

已是十二月念七夜的時候了。

月亮也不知要待什麼時候，才會上來。一片無際的黑暗，籠住了大地上的一切；只一簇簇模糊的輪廓，在報告牠們在黑暗中所佔到的地位。寂靜宛如是黑暗的姊妹，黑暗所到的地方，同時也有她的足跡；雖則凜烈的西北風在日間，還吹起滿谷的黃葉，吹折已枯的殘枝，吹凝一溪的寒泉，如同悲吟的詩人，不時的唱着這宇宙末翅的挽歌；但偏是到了晚間，西北

風竟也被淡弱的病了似的冬日帶去，休息在鴻蒙的國裏，恢復牠一日的疲勞；連像舞女的舞衣輕輕地在草尖頭掠過似的聲音，都不會在這四面環山的鄉村間聽到。村路旁零落地散植着的古溪口樹，臨着枯窘了的小溪，如同一個偉大無朋的老人，抱膝默參；又如一個年屆古稀的漁翁，隨流補網，爲着他未來的冀希而努力工作。但牠也一樣的，連低微的歎息都沒有。

鄉村的歲暮，不比城市的煩雜；每家都預備着過年，夜間也早已休息了。一般橋頭三叔，雖則在溽暑流金的盛夏，或寒虫初鳴的嫩秋，每每要揀涼風灑然而來的杏樹腳，或明月瀉影的尙書車門；橫着他們古舊的烟管，噴着一朵朵的烟雲，白嚼他們的臭蛆，但現在恐怕是已在破菜油燈下，皺着他們的眉頭，屈着手指兒，計算他們的債務了。所以今晚不但自然界表現着萬分的靜寂，連人間也彷彿如墓壙似的深深地

陷入於靜寂狀態裏。

在離大堰村約半里路的下大山腳下，這時，大約是二更時候，有一點 鬼火似的燈光，迅速地如同夏夜天間的流星，平面地向村頭飛射過來；但移動得不多遠的路程，似乎又沈默在黑暗裏不見了。接着又顯現了，又平面地進展。

燈光愈移愈近，開始可以看到牠有點飛躍的狀態，如同曲線的進行。但突然這燈光又熄滅了。

如有不測的悲涼的運命要臨到這村上了。

噶然破空的鑼聲，在裏宅祠弄響起，接着後門山的山坡上也聽到有鑼聲，村前的溪水中間也聽到有鑼聲，對村後坂山上也聽到有鑼聲。偏促於路旁的古溪口樹，也不能再長此靜默下去，一樣的應和起來，——沙！沙！沙！……

攢在草窠裏埋首藏拙的凍狗，也都一齊起來，開始試一試牠們的破喉對着後門山叫。

什麼人都驚惶了。除非是不曾接受過上帝給予的機智的小孩，還正在睡鄉深遊；然而亦已兜在母親的圍攬裏，他們的母親早爲他壓住驚恐的侵襲了。

聽聽後山上，於狗聲鐘聲在黑暗中浮動外，還有呼救的聲音。

【什麼地方着了火了？】

阿慶大麻皮，把瓦手鏟放在地上，烟管向腋下挾住，伸長了頸子從他的破屋的簷下投射出眼光去，然而只有黑暗，無邊際在眼前開展。

阿慶大麻皮家的門外，開始聽到有一陣急促的步調聲。知道這是老貴叔。『什麼事，老貴叔？』阿慶同時從破長襖上立了起來，對着坐在他左邊的老婆看了一眼；他的老婆如電感似的通過了一陣恐怖，眼瞠口開，如同罪人受天譴似的沉默着。她那深插在衣角下的兩手也有點戰慄而痙攣了。

【噫也不知什——】如同梧桐葉間漏過了晚風似

的聲音，一壁發出，一壁向短牆左邊移過去，最後聽不見了，而足聲同時也由低微而消滅。

『他媽的。』

阿慶大麻皮走了出去，把門闔住時眼光又向妻子身上一溜。

『明天長毛要到我們村裏來了。明天長毛要到我們村裏來了。……』

阿慶大麻皮有點茫然，怎麼一會事；好沒清頭又開着了這個風訊；要是長毛有心來，早就該來了，也不會挨到年三十夜。他媽的！

前面儘是黑暗，雖遠處有人聲浮動，阿慶大麻皮穿過一條小弄，來到中堂前；天井裏黑捉捉一堆堆柴把，乾葉蕭蕭地悲鳴着。樹賢家的狗，逐着他足跟叫。兩旁的住屋有寒光從破壁間射出，如在警告行人。

看去尙書車門下已經有人頭帶着人聲在浮動

了。阿慶大麻皮加緊了足步，向前拽去。兩手袖在袖裏，烟管挾在腋下，頭頸縮着，身體微向前傾，影子似的移動。狗還是咬住他的足跟似的叫。

有坐在中門的三尺高的高地闊上的，有依靠在石鼓上的，有手檔住屋柱立着的，……阿慶大麻皮湊上去靠在左面一只石獅子臀部上。

如沸的議論，尋不出一個結論與頂點來。

『是誰說的，長毛明天來？』

『要沒有這話，怎麼會敲起鑼來——尤其是在這樣的靜夜裏。』

『有終有的，無風不起浪……』

『趙老狗不是一邊敲着一邊在喊着嗎？』

『他怎麼知道，奇怪。人家都不知道他怎麼知道。』

『莫不是見鬼了。……』

『待他敲過來問他一下子再說。……』

王爛泥，方老大，亨伯伯，一聲大樹……村上幾個英雄都站齊了。他們都抱着滿腔的疑惑，對於這不明不白的消息的流布，簡直有點覺得憤怒。

老五洞站在右邊門的石樁上，手中提着一管牛皮燈籠，淡黃的燈光，均勻地散滿一車門，如在竭力地撐住這光明的殘局。

『喂，三先生來了！』老五洞納着氣似的作聲報告，音調的低微，如同他手中的燈光的淡漠。然而已經使站在車門中間裏的這幾位英雄，能夠聽到，而肅然地都斂着正容了。

三先生從中堂那面走來，前導是二個土號叫做張龍趙虎的，一個提着紗燈，一個捧着手爐。三先生自己縮着手，拖着大步走。

向書車門下更其沈默了，而山後山前的鑼聲却還依然如故。接着履聲與咳聲衝入到王爛泥等的耳管裏來，心頭受了一陣壓迫，有點急跳而且氣喘。在

黯淡的燈光下，王爛泥等都面面相覷，這時連鑼聲喊聲也不在王爛泥等的心中了。只有阿慶大麻皮老貴叔却還能裝着大意的咳嗽。

同時，鑼聲也敲得更勁了，喊聲也喊得更響了。大概趙老狗已經敲到小臺車門了吧。水上的流響，如同波浪澎湃似的，也更宏亮。古溪口樹艱難地搖動牠的老影。

『什麼事了？』三先生已走到車門下。兩眼閃閃發光頗有精神；大概鴉片剛有幾口吸下過了。

一盞紗燈籠的光明，幾把老五洞牛皮燈籠的位置找不出來。每個人臉上都照出有一點慘白。

趙虎遞過手鑼三先生接了，向各人面上打量一下。

『三！』阿慶大麻皮，以叔翁長輩資格開始回答。『這是笑話，趙老狗說明天長毛要到我們村裏來了。』

『噢！長毛……說來了！』

『噯，長長說來…… 明天……』

『噯]……明天……』

阿慶大麻皮一回答後，每個人似乎都在歛着嘴唇想接上去說，但都只含渾的囁出幾個字音。

鑼聲已經像是瘋狂的了，喊聲而且變成啞塞。

『止住』三先生發了一個口令。張龍等便傳出話去。『止住』——『止住』——『止住！』——

『趙老狗！止住呀！』老五洞找着了一個說話的機會湊上去說。『三先生，要問你話呀！』同時，『止住！止住！』的聲音如邊炮似的接續說出。

在微淡的光照下，老狗立下來。胸部起伏的度數，如同電船的噴氣。右手拿着一隻破草鞋裹着的石頭，左手挈住銅鑼。上身穿一件破棉褂；下身穿着一件單褲，褲脚用幾條稻草高束在膝蓋下。雞皮皺的一付黑臉下，長着一下巴鬍鬚。

『老狗，我問你，你這個消息那里聽來的，長毛要

到我們地方來；』三先生很從容的問。『你不要謠言惑衆呀！』

三三三先先生！』老狗枯塞的喉音，兼之以氣急。『我我我到大橋去担担米米聽來來的。』

老狗是今天早晨動身到大橋去的，在漫漫的六十里的長途上，鬪着凜烈的北風，走到了大橋。大橋的市面已經如冬殘的草木一樣的衰敗了，雖則幾家米店鹹貨店還一如平時般把牌門起放，而店夥的懶懶的神態與驚恐的眼光，却表現着他們不願賣買的真意。

『你們那里？』店夥懶懶地問老狗。『挑一担米幹嗎？』店夥以為去供給長毛的。

『我們連山，米不容易打到呀！』

『你們連山，明天長毛要進裏山了呢？』店夥用着極低的聲音說。

『什麼？』老狗知道這是一件大禍水來了。『進裏

山去。』

『說是要將不會進貢幾村一畝爲平地呢。』

『那麼先生，對不起，我不再打你的米了。』

老狗返身就跑；兩隻足如已沒有感覺，只知左足跨過右足，右足跨過左足，交換地機械地推進。立意要在今晚趕回家中。

人在急速的行動中，思想也遲鈍了。老狗在途中本來主張先行通報三先生，叫三先生再吩咐地保去敲鑼通知的。但種種問題接着又起來。逃到那裏去？……如何逃法呀？一斗破絮應如何處置？……女人家最討厭，不會跑路！……不要遭了白手。最要緊爲三先生搬東西……諸如此類的沒有系統的思想，佔去了他思想的全部。從長炤打起燈一口氣跑到村頭，却竟連思想都沒有了；只知向自己的家裏奔。

如同受了創的野豬，在妻女不曾戒備中，突然把門掀開，闖進了廚下，移來一把短梯，爬到暗樓裏，取

出一面破銅鑼，便開始響響亮亮敲去。於是他清醒了，他直着喉頭叫。『明天長毛要到我們村裏了！明天長毛要到我們村裏了。』

『笑話，那有這種事。』三先生開始有點憤憤然。『打草驚蛇的哄動了一村；你這變種，道聽塗說，又沒有實憑實據，怎麼可以相信。』

『笑話。』王爛泥也卻忙插說一句。

『你這孬頭』方老大也仗着胆罵了。

『你要知道這事是非同小可的呀！』三先生又繼續下去說。兩眼的光如二條金龍直噴老狗面上而來。這時籟聲早已止了，狗聲也只有零星的叫着。在夜的沉重嚴與肅的空氣中，只有三先生的語聲特別有力。『全村給你驚擾了罪還小……』

『三先生……』老狗說話稍稍順一點了。『這是認真有的事呀！』

『你還說認真！哼』三先生的兩條眼龍，直奔老

狗頭上；兩盞探海燈一般，照澈了老狗頭上幾根頭髮。『呸！放你的狗屁。鍾風德，還剛在前一個月我的地方吃了二管鴉片去。他聲聲口口爲長毛辨白，說斷然不來攻打我村的，難道這話還不可信嗎？』

『噯！三先生！鍾風德是走通長毛的，他說不來，正是要來呀！』老狗還要固執着已意說。

『哈哈！呵呵！』王爛泥等勉強假裝出笑聲，以打破這三先生與老狗對談的局勢。一方面表示擁護三先生的意見，笑老狗的愚慳，而顯見自己確比老狗聰明。

『那麼你說長毛來，不就是長毛不來嗎？』老五洞根據老狗說話的公式，作他邏輯的方法。他又把牛皮燈籠提高到額間，循着暗滅的燈光，向老狗身上看去，

三先生作一會沈思。衆人的眼光在他們二人之間竄流。

『那麼，我知道了，你莫非弄水混有魚捕，把謠言嚇跑了人們，自己就得擄錢了。好，把他綁起來。』三先生命令一下，老狗就在張龍趙虎的手中了。『如其明天沒有長毛來，准定把他殺顯。』

三先生去了。阿慶大麻皮開始向後來廣集擄來的老小男女解釋：老貴叔揮着烟管叫他們歸去。

『趙老狗，想搶錢，空造謠言呀！』

『趙老狗走通長毛呀！』

『趙老狗完全是變種呀！……』

差不多每個人要向趙老狗丟一塊石頭；阿慶大麻皮主張把趙老狗在棋杆腳下吊過一夜。一聲大樹反對這種科罰。

『那麼明天，認真來了，吊你。……』一聲大樹頗同情於老狗的報告。

趙老狗真不知自己會落在這樣的運命裏，再也不會起一點反抗了。對於這嚴厲的秋風的襲來，寒蟬

也只好噤聲了。然事實的表現，終將如黎明東方，逐漸逐漸會被判白的；一夕的欺凌也何妨忍耐。趙老狗想到這裏，又不覺爲這一班人暗笑。

老五洞，已經把牛皮燈籠烘在手裏。尙書車門頓分成上暗下明的局勢。每個人的頭上都罩住黑暗，而每個人的足上却有點光明。

最後的議決是把老狗關在祠堂裏，叫墮民和木看守去。而各個人便也帶着黑暗歸家了。

(二)

悲哀的消息帶着秋風一陣陣傳來，三先生希望王師勸定長毛的希望之花，一瓣瓣的都在這淒厲的秋風之中凋殘了。翹首北望，只是些亂雲翻空，光明的天日消逝在黑暗的勢力之下；什麼的痛苦也沒有像現在三先生那麼的重大了。

一會說武昌已經陷落，一會說南京又已失守，而

現在浙江又不可保，雖則都是傳聞之談，三先生在作夢的時候還能明白的否認；但紛至沓來的消息，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即是認真是虛開屢機也將要認爲是王宮的了；何況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呢！

三先生雖不曾爲大清國報效過什麼微勞，但一領青衿，已覺是此恩不少。又安能把這皇帝的大事置在度外呢。

在歷史上知道文天祥是怎樣死國，史可法是怎樣殉難，現在大清國雖還不至滅亡，然而半壁江山殘局難支，存着孤臣志士之心的三先生，固無怪其涕泣靡旣了。

在刻城陷落的一日，三先生於悲憤倉痛之餘，很想喚起草野小民，一齊起來去救援，藉成其「勤王」的大事業。但一面又甚想把自己仰藥而死，以示不臣長毛，聊以報答天皇的聖明。所以也一遲再遲的把時光耽誤過了。

一天的早晨，後山竹梢的鳴風還不曾把三先生從鴉片眠床中催起；而趙虎便匆促地來報告了。

三先生知道原來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們來了。心中的懊惱如同東海的怒浪；再也抑壓不住；恨不能手持鐵錐，把這仇人們一個個擊殺——唉！真是我悔死國也晚，而今却不能不忍辱一時去跟他們周旋。

大概太陽還不曾十分正中的臨午，在下大山脚顯露出了幾管大旗。一般鄉民並不覺得這些旗帶有甚何危險的意義；只在他們的心靈中喚起了好像出會一般的好玩的意識。王爛泥，一聲大樹，方老大，都一起豎檔來在尙書車門下篤遠的眺望。

人也並不多，一簇簇的黑影移動着，可以數出只有十一個。這顯然是表示不與鄉民來為難的了。

旗旗的影在空中一點點的擴大起來，浪捲似的一翻一折的飄動也可以明白的看出；一個個頭上包着的紅布，如同吳江的楓葉，確是非常可觀的一點。

阿慶大麻皮和張龍趙虎和木這一輩子人，却只忙着在新祠堂裏設施供應；再也沒有閒情別緻，來觀賞這種難得際遇的大隊的行動。

繼而有胡筒的聲音起來了。在這羣山如城一般的地方；雖則胡筒的聲音吹得不十分重；但是已經如聽到雷震一樣足以使人震驚了。牠的聲音自下大山起繞過了瓦屋嶺西開口岩後駝山石樓山……而再至下大山圍圍的一周重復一周的繞着；而胡筒聲却又繼續不斷地一聲重復一聲的吹着……於是雖則是單調的直音的聲響，也變成一組複雜高低，重疊自然很可傾聽的音樂了。

這種莊嚴的表示，確使鄉民起了一層尊敬的心理。

這十一個人已行至西園外了。於是又發見了他們每個人都負着長槍。前面一管大旗，在飄動捲翻中可以認出是寫着太平天國幾個字樣。

阿慶大麻皮這時和老貴叔，總算代表三先生，在水堆坑的一株絕大的溪口樹下，躲避太陽光的照射，沉默地站着等。

他們倆，雖則或許是進過考場，但青一衿領尚未得到，當然不能戴有『水晶頂子』的紅纓帽，只好把盛夏之時請龍祈雨族長房長戴的『籐盤帽』像倒覆芋葉似的戴着。他們的身是上穿着紀老的玄色土布的外套。

看看相差已經不遠了：阿慶大麻皮手裏的香開始顫抖起來；老貴叔過移嘴巴向阿慶大麻皮的耳邊接觸一下；他於是們倆各自移動着兩足，對着在空中翻影的太平天國的旗幟，屈下膝去，屈下膝去，……啊！終於跪着了。

這如游龍一般刀光，這如明星一般的槍影……一陣陣的胡筒吹着一片片的旗旌翻着……在一聲大樹一般旁觀人等，固然只能感到一種宏壯威嚴的意

味在胸中激起了一陣英雄的熱血，巴望自己也能做一個此中的人物，然而在當事者阿慶大麻皮老貴叔却完全被這威嚴征服，納着必不能免的一口口呼吸着的氣息再也不敢抬頭斜視了。

已經行至面前：領前的是阿慶大麻皮所認識的埠頭人叫做鍾風德。

『起來！不用這樣跪着了。』鍾風德淡然的說，帶着玩視與驕傲的音調。

阿慶大麻皮在解凍中認辨了這似曾相識的聲音，仰頭一看，便低頭深深佩服着鍾風德能够見機而作了。——是何等光榮喲！是何等的光榮喲！

阿慶大麻皮老貴叔都還不會站起，一則他們以為鍾風德的話究竟算不來准，二則，一行人還不會行過。所以還是最後的一個隊長，叫一聲，起，他們才如響斯應的起來。

並不是整齊一律的穿着軍衣，但都短衣打着綁

腿。隊長比較穿的闊綽一點，而又並不執槍，背上交叉着兩把『撲頭刀，』般紅的布扎着的刀柄上垂下二窠紅纓。

在新祠堂下坐下，茶果之餘，隊長問起了在這一村裏誰是一個出頭出腦的人物。

『因為大清國已經將要覆沒。』隊長接下去說。『我們的天王在南京登了龍位。滿州人是氣數斷了。我有要緊的話，要對你們頭腦人說。』

鍾風德是知道的，大堰村的惟一的首領除三先生外沒有別一個了。但他却斜白着眼，懶洋洋的看着阿慶大麻皮老貴叔倒底說些什麼。同時又喜皮笑臉一笑問：『誰呀，是誰？』

『三……先生。大人。』阿慶大麻皮雖則自己的年紀也頗有可觀了，不能不算是個「大人，」然而現在總覺得非常的渺小。說上了這一句話。

同時三先生已有人暗地通報，只穿上一件馬褂，

並不着天青緞外套，戴紅纓帽，以示不臣之意。施施然走來。

三先生一途籌畫着見面時應如何行禮。他雖不會見過皇上，却曾經見過知縣老爺。見知縣老爺的時候，他是知道必定要戴紅纓帽穿外套的；而且見面了，要跪下去行禮，知縣老爺當然也對面跪下來還禮。這時候最要注意的就是把頭子斜過一邊不要把知縣老爺的紅纓帽上的頂子碰着，要不然，其罪便非同小可。然而現在呢，我將行什麼禮。他們都是草頭王呀！

一想到這裏，三先生又覺得愧死，但也無可如何。總之三先生此心不死，勤王之事總有一天會做。

三先生到了祠堂門外，心頭的煩亂與焦燥，直如路下小溪間的流泉，一聲聲暗自叫苦。但接着也便心頭一決放懷一切，毅然進去，招呼朋友一樣的用通俗的見面禮，倒引得鍾風德暗暗稱讚他的舉動文明，

三先生坐定後，他那一付蒼老的面孔，嚴然表示着不可犯的氣概。鍾風德暗度眼光窺看時，頗感到心頭有點顫動；有時他那深陷而尖銳的眼光，到落鍾風德的身上，鍾風德便覺得筋肉間一陣收縮，冷水滾過了腰癢。

通過了二分鐘沉默，鍾風德便湊上去說，『三先生。』

『嚙。』三先生懶懶的答應。

『我因為他們不認識路，……他們叫我陪着來的。』鍾風德有點卸責的意思；隊長知道他是本地人，也任他這麼說去。

『哦！你就是埠頭人鍾風德。』三先生繼之以很然一笑。完全帶着輕慢的態度。但接着滿臉又堆下沈默。

『這位先生。』隊長粗率的說了。『我們已經奉天王的命，打下了刻城。現在你們都是我們的百姓了。』

我們並不來難爲你們，只要你們能順從。

『你是頭腦人，所以我特別對你聲明：要是你們想什麼興妖作怪。以我們天王的神聖，以我們天王的兵力，不難將你們村裏一勦爲平地。

『但是要怎麼可以表示你們臣服的意思呢？這就是今年年夜時，要你們來進貢。如其你們忘了這件事，便是你們表示不臣服的意思。那麼也無需我說了。……』

三先生心中的怒火直竄，恨不得一聲喊打，將這十幾個紅巾盜一個個縛雞似的捉住。但是三先生想到古書上說過小不忍則亂大謀，便也忍耐一會堆下苦笑應一聲是。

時間悄悄地在人們不留意中跑過了。山間的太陽似乎更容易過去；村中惟一的高崇的新祠堂的屋頂上還留着半面餘光；一切的村屋都陷落在陰暗裏，如同沈沈欲睡的人一般，靜靜矗立着。繼而這餘光又

很快的移過了屋頂涉過了潏緩的水面，偷渡了荒索的糊田畝，掩沒了後畝村的村屋，爬上了後畝山，終於在這全個的山城裏普遍地瀰漫着灰色的陰影了。

在這一晚，這十一個人都睡在新祠堂裏。

次早，他們整一整隊，長槍短刀，胡筒，大旗，在村中各條弄堂上遊行一周，說是鎮壓妖魔，消除宅災。便叫阿慶大麻皮等備着轎趁陽光朦朧山霧迷漫未散之時去了。

只有鍾風德沒有轎，反給阿慶大麻皮搶白了一頓：『什麼地方去雇轎呢！你也想坐！』

(三)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們想呀！』

『雷已經響過了十多通了，斜風斜雨的時候是要來了，你們還打着瞌睡嗎。』

『本來已經够可恥了，我們是大清皇帝的百姓，我們理應要如何爲大清皇帝宣死効勞。要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現在我們大清皇帝，被長毛連陷數地；已經蒙了莫大之恥；我們做百姓應如何努力殺賊，但是現在連我們本縣的剡城都陷了，都沒有人去救，唉！我的心是痛得要死了！……』

飛瀑噴泉似的三先生的演說，使一屋子掀動着的頭都呆呆的怔住了。譬如王爛泥，他是只知道三先生要應該尊敬的，和父母一樣的尊敬，或許還要過分一點。但不曉得大清皇帝的仇，王爛泥竟也例應不共戴天。至於老五洞因爲曾欠了幾個錢的皇糧，被差人吊了去，只知道這是他一生之中一樁莫大的恥辱與怨仇；曾經自誓不報此仇斷不是人爹人媽生；現在深深知道在這個私仇以外還有一個公仇。……

這是暮秋的時候，滿山的黃葉，如同天女散下來的花朵，在半空中作旋風舞，冉冉而下。在西園下的

一座古廟外的空中，黃葉更其繁多。因為這廟屋鄰近於圍城似的山屏將封鎖住的要塞口；而廟後就是一座最巍崇的詩谷屏山，立在廟門外仰頭一望，詩谷屏的高峯就如壓在頭上。廟脚一潭清水沿村一帶的脈脈的溪水，都匯集在這裏。廟左有二百多年似的古溪口樹，勁遒的枝，伸張在寥汰的空中；英勃的氣概，如同欲抓往白雲作食。每當落日西歸，樹影屋影都向左斜倒在這碧清的潭裏；矗立在路上下瞰，宛疑是海上層樓，其中必是驕貴的皇子或公主居住，恨不得奮身下躍，一探究竟；其窈美幽麗，直煥沸了吾人生命的頂點。

三先生們這一天就在古廟裏開會議。

在這廟的派下，差不多相距五里的嶺下，隔着一條盈盈衣帶水的隔水，深藏在南考畚內的王家這幾個小村都是。至於這對村後畝，雖則是姓董的不會族，但住得切近的鷄犬之聲相聞，多少終有點休戚相

關。

在這廟脈下的子孫裏三先生仍就無法避免爲首領的資格；後畝村，則要推董瓜先生。

謠傳非常的繁盛，如同夏晚山間的火螢，觸目都見到他的閃爍。三先生雅片間裏竟做了諜報的電話室。董瓜先生曾經也爲此事跑過來商量一次；至於嶺下的棋盤，南考畚的秤桿，隔水的葉傘，却更是僕僕難數。竟弄得每村裏每個的婦人都面帶了一片青蒼的秋色；古溪口樹下的澆石，少有杵砧之聲。孩子們都不知所以都被禁在家牢裏，母親姊姊，便是他們的獄卒；村上幾個壯頂，田頭工作雖還依舊，然而鴉語噪林之時，他們也早負耬婦來了。

『這麼過去，虛驚倒受不了。』董瓜先生於吸完一口鴉片後便這麼無意似的說。

『這事到底怎麼辦呢，老瓜？』三先生接過來烟管，挑了一塊大土，便向燈上去煨。眼直對火頭的上

竄。『怎麼辦呢？』口中又無意地溜出了這一句。

『辦民團呀！』薑瓜先生遲疑一會後，終於從腦子裏找出這一句早已預備好了的話。『各村連合起來，辦民團呀！』

三先生立時認可這一樁提議，再加上三口雅片的力量，竟同在黑暗裏過了一夜的小雀見到黎明的微光便哄然歡呼起來一樣。◎

『你們要知道，我們是大清皇帝的百姓呀！』三先生在這一天廟會裏，仍舊繼續他洋洋萬言的開會詞。『你們要知皇皇天恩，多少厚大；我們不爲之報答亦可謂辱矣！而今竟臣奴長毛，天啊！怎麼還使我生在世上含垢忍辱呢。……』

『但現在一切也不必說了。』三先生的情感與語鋒，如狂瀾初退一般稍稍和緩些下來『我們不盲忠君，自己的身家終也當愛惜呀！而今呢，長毛朝言來攻，晚言來攻；你們想，寒心不寒心呀！古人說：應未

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這二句話，你們或許不知道，我在古書裏是讀到過的。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沒有落雨的時候，你要預先籌算好，把帳篷搭起來，像做「燈頭」一樣的，天井中先幔了布帳，那麼看戲的人方才不會淋雨了。毋臨渴而掘井呢，就是說，勿要待口裏乾燥了而再用耨頭去掘井尋水喝。這二句話，你們懂不懂呀……」

三先生說這到里，竟把以下要說的話忘記了。因為他自己是站在老師的地位，講解肯義了。只得唾涎一嚥，全多話嚥下在肚裏。

一聲大樹掄起手來。

『什麼怕，十個人够了，橫山一守，着他們走得進來。他媽的，老虎口中來撥牙！』一聲大樹不禁放肆地說起來。接着享伯伯方老大都掀起了英雄的感情。

『他媽的。橫山那兒，守着，他們來一個我便拿起石頭往下扔去，扔他一個死。』

『石炭最好，滿天飛下去，叫他們眼睛個個人瞎。』

『把橫山的竹斫倒向他們當長槍通去好了。』

『弄他媽，要這麼起勁，守在橫山，一口唾涎，也要使他們退避百里。……』

『喂，我想……』

只聽見一屋子哄動的人聲，却不知道這些話是誰說的，大概總是這些村上的英雄，但最後一句却是老五洞說的。因為話聲突然停止了，所以老五洞也不把他的想頭說下去。他是想『他媽的，當他們爬上橫山嶺來的時候，只要協同幾個人伸出烏頭撒尿，包管他們成了落湯鷄似的逃回去。廢什麼氣力。……』然而沒有說出。

一屋子裏的人數要佔到百來個，立着的，靠着，坐在石檯上的，背着屋柱吸着旱煙的，坐在石階上的，……而三先生却立在拜佛檯上。

『不要噪！不要噪！』董瓜先生靠立在神桌前，不過沒有立上拜佛檯和三先生比肩。『三先生還要說。』

『所以——』三先生一開口，人聲就停止了。『所以，我們就要起來，連合起來。我們要組織民團。凡是嶺下南考番隔水後畝大堰的幾村裏的壯丁，都是團丁。都要一聞號聲，就拿着龍刀，棒叉，出來。沒有龍刀棒叉的，耨頭也好！鐵耙也好！斧頭也好！……至於團費，本來也沒有什麼。不過要值夜，要每天幾個人去放哨，把守橫山，霸守道堂庵，那便不得出工錢；那麼自然要些經費。依我主見是每丁捐二角，叫做人丁捐，這四五村裏也有四五千人，自然二四得八百，也够用了。……即使欠，就是我来填。……』

三先生跳下拜佛檯。董瓜先生便即跳上，拜佛檯大概就是他們的演說臺了。

這個時候，人聲又鼎沸起來。隱隱的可以聽到，『爲什麼不捐一點殷實捐或是田畝捐呀』的話。坐在

穴洞門的階石上的老五洞只是吸着老煙；淡黃色的眼光不住向立在他面前二尺遠的廟頭嫂和她的十七八歲的女兒阿花放冷箭。

『爲什麼長毛要來呀！』阿花帶着驚惶的聲音向她母親問。同時漆黑的眼光飄過老五洞的頭頂向中堂度去。

『我那裏知道。』廟頭嫂把二隻玉手插在夾背搭下，昂着頭石董瓜先生講話。

『怎麼長毛要來。人家說是阿慶大麻皮不好。長毛裏有個埠頭人，去的時候阿慶大麻皮不曾討轎給他坐，他生了氣，便向大王地方翻石頭。說還不如先落手爲長，把這一村勸爲平地後；方才安心。……』老五洞在回答阿花的問。

阿花嗤的一笑！好像這是她處女應有的禮節，無論你話說得滑稽與否，總以一笑報之。

反着手背靠在穴洞門牆角的王爛泥經則樣子像

在聽董瓜先生的話，但實在只聽到老五洞的話。

『那裏，』還轉身就向老五洞駁斥，『並不是爲這個緣故。長毛要來，因爲那天他們十一個人，吃了三先生家的青油豆腐，返城以後每個人肚子都動作起來。真要命，險些兒死去。他們於是知道我們這一村人真刁鑽無禮，莫非存心要收拾他們性命；這完全是不肯投降他們的表示要爲大清皇帝報仇；所以他們要興起大兵來，把我們一村一勳爲平地，殺得雞犬不留，寸草不存，方才甘心。其實，他們這些人只要我一手尿，都打得他們落花流水……』

這一會阿花却不曾笑，因爲老五洞的話有點穢褻，顯然冒瀆了她處女的神聖；所以翻然裝着不曾聽到似的只是翹着她的粉頰向董瓜先生看去。

『這個事情要有頭腦人呀！』董瓜先生大概以前也說了一套理論，現在又提出辦法來了。『我想以三先生爲團頭 好不好？』因爲這個時候，贊成兩字還未

通行，董瓜先生，所以只說「好不好」

『好！』——『很好』——『最好沒有了。』羣衆吆喝着，但不曾跳起來或把氈帽向空中丟去。而三先生却裝作沒有聽到似的在神座前踏方步了。

『當然。』嶺下的代表棋盤三脚貓接上來說：『不是三先生還有什麼人。不過像你們後販，路差得遠了，另成一村，怎麼辦。』

『那麼我思，』禰桿紅脚骨袖着手走攏，爲想把自己的話使董瓜先生容易聽到。『後販另設一個團脚，由董瓜先生去幹。』

『那麼南考忝也要另設一個團脚，由禰桿哥去幹。』棋盤三脚貓便立即把個風船撐了一搞。

『那麼嶺下由棋盤哥去團脚。』董瓜先生也推荐一下。

『慢慢。』三先生在方步中得到了絕好的策略。『我現在派好了。我既然被你們推爲團頭，我也承認。

至於團腳這個名字不雅，還是稱作團手。……』

『是呀』一聲大樹們立即喊了出來。『畢竟是讀書人。』這句話說得很低。

『現在我派董瓜先生爲後畝團手。秤桿哥爲南畝考團手，棋盤哥爲嶺下團手。葉傘哥爲隔水團手。此外阿慶大麻皮叔爲下宅團手。趙老狗爲裏宅團手。飛兔爲街頭團手。一個團手所管的團丁數目，至少要在二十人以上。……』

阿慶大麻皮，今天不曾說一句話，因爲他只是想那一天招接長毛這一會事。——啊！依三先生話說來，我真是可恥呀！我那天竟去向他們跪着呢！唉！此仇必報，此仇必報！……現在突然被任爲團手，頓覺精神發旺起來，而今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他便想如何去磨他的龍刀。如何去駕馭一聲大樹，老方大，享伯伯如何去打裏腿。……

『那麼如何去做個記號呢？這是團手，那是團

了。]阿慶大麻皮便提了一個重大的議案。他以為做團頭就要戴雉雞毛，做團丁總要戴紅鬍鬚。

『那我想，』董瓜先生因為是切身問題，所以也未答覆這個議案。『我們做團手的穿黑布外套，戴藤盤帽。三先生則穿天青緞外套戴金頂子紅櫻帽。……』

『這是小節。』三先生因為還要派人，即截住說：『老貴叔做外賬房，收錢，如何？……』

『好！』——『好！』

『還有，定大後天祭旗，如何？……』

『好！』——『好！』

在這次會議後二天的中午，在龜頭橋那方面，開始聽到一陣鑼鼓之聲；因為兩山夾峙，這個聲音竟若有若無若斷若續的；使人幾疑是在夢中聽到了天籟的音樂。繼而在龜頭嘴顯現出了一管紅大旗寫着棋盤二字。中間一座船鼓；鼓手們敲着騎馬調。前前後後擁着二十多個人。都一齊穿着草鞋背着厚棉襖，頭

上纏着一塊白布；肩背負着把雪刃的龍刀或稻叉。都一齊扎着紅布爲首的戴着藤笠帽，穿着布外套，在大旗飛飄之下施施然走着。兩旁是二個扮劊子手模樣的人，背上橫着撲頭刀。這時，船鼓的聲，已經響震天地了。接着在那南峯吞嶺上且發現了一隊人馬，一樣的刀槍大旗俱全，不過沒有船鼓；從山嶺上蜿蜒而下，如同一條絕大的百足虫，滿山的樹葉鬱肅而鳴，如代爲他們吶喊，壯他們的行色。

棋盤一隊已由街頭行至隔水接着隔水村的鼓聲鑼聲也哄天喧地的起來。霎時間，擁出了一座一柱香，率領前導，隨後是長槍短刀的團丁。大旗飄在後面，只寫上一個葉字。爭先恐後的上了前，棋盤一隊只好在後面銜接着去。

在山道上悍悍的一隊，這時便瘋跑而下；大聲地吶喊着，風在他們的旗上括；呼呼地如同下山的猛虎，哄天的怒濤；但一個不小心，大旗纏住了一株樹

搖下了滿頭楓葉，喊聲更起得雄壯了。

秤桿頭上的膝盤帽，幾簇紅纓，馬鬃一樣的聳動。這身從不曾穿泥的黑布外套向左右分飛，如同一隻紅頭鷺鳥，張着二隻大翼從天上飛下；前面一個個的團丁，可以仿之於被逐的小鴨。

終於這三隊銜接地走向隔水祠堂去了。這時候，尙書車門的鑼鼓響起，第一行是樓架，一具具鑼鑼的樓架，雪亮在空中照耀，有的是大鉞，有的是筆琴，有的是盤龍，槍，……行會似的擁着。

最前是一管大旗，寫着團頭王；後面分作三段。領着三管小旗。每段有二十來個負刀背槍的壯士；最後一隊是樂船，一隊是旗隊，各種各色的旗，在空中繽紛斑斕的閃爍，紅綠藍黃的飄動，如天上的長虹，在隨風飄盪。長形的蜈蚣旗，中間寫着，國泰平安，風調雨順諸糧的字樣。有的其間青絨已落，模糊地認不出是什麼字來。

沿途的孩子，沿途的婦女，只見到芝蔴似是頭；鬆鬆而動的黑髮，如其再仔細的認去，又可以在這一帶的空間，還浮漾着一粒粒的星，這就是她們的黑眼睛了。此外則青布藍衣裳，一體的，海一樣的分不出個別的身段。

從白車門的橫路衝過。行動緩慢，押着鑼聲鼓聲的步調；三先生坐在一頂爬山虎裏，端正正的穿着前面一方方幅的天青緞的外套；戴着青緞金頂的紅櫻帽在一大隊的後面隨着。

棋盤的一隊，葉傘的一隊，稱桿的一隊，都在隔水祠堂外一株樟樹下站等着了。濃密的樟葉終生保守着牠的蒼綠。枝枒遠伸處，便結成了一叢黑蔭。樹脚下因為終占照不到陽光，便叢生着薺苔，雖則是秋冬的蕭瑟的天氣，除田中豆葉還留些春色外，什麼都是蕭瑟的秋冬斷殘的爪痕了。而這裏的薺苔，却還依然蒼綠。

騎馬調依然的敲着，似在應和這總隊的樂聲。而總隊裏這時却弄着絲竹之聲了，是梅花三落；確是在山鄉間最名貴的曲調了。而葉傘的一隊的一柱香，這時則吹着搖船五更以相應和。

總隊在隔水祠堂的橫路上接了頭，便橫向管頭大路蜿蜒過去。到了後畝村前，永福庵橫路上又扯起一管董字的旗號；插入在第二大隊。董瓜先生也坐在一頂轎裏。

旗壇設在四面皆田的沙墩頭上。這時早有人在陳設犧牲茶果之類。

這四五隊人馬，都十分的驍勇威嚴，沿着官頭大路走去，蜿蜒到道堂庵，折向大堰靠着下大山脚，窺過古廟前面至西園而至水塘坑而至杏樹脚，再折向後畝，行過大堤，到了沙墩頭。

各隊的樂手，各奏着他們的曲調。只有這許多管旗却都似清明時節墓頂的招魂旛，很齊整的插在沙

墩上，

三先生出了轎，董瓜先生早站着等了。葉傘，棋盤秤桿都走了攏來。趙老狗飛兔阿慶大麻皮却還站在總隊上不動。而尤其是阿慶大麻皮，覺得昔日的受辱，今天便得趾高氣揚的驕傲一會子了。

『來呀！來呀！你們也是團手呀！』棋盤三腳貓招呼着，『你們不是團丁呀！爲什麼也要像釘子似的釘着。』

三個人一齊奔來，後面跟着三個旗手。

『也去像我們一樣的插着。』秤桿紅腳骨指揮着旗手說。

董瓜提議把總隊的旗隊分向沙墩頭的左右兩邊結起來，以壯威嚴。即刻得到了三先生首肯，施行。

同時三先生又拿出擬好的誓師詞，并各隊的分地扼守的職責表。

於是鼓樂更響了，三先生禮進禮退的跪拜着。讓

罷了誓詞；一把火向天焚去。再用酒向旗上潑着；蠶瓜先生等跟在後面陪祭。

西北風霍然從詩谷屏山上吹下，大旗險些兒吹倒。向幸趙虎手快，跑過去把牠擋住。

整個的山城裏鼎沸着，樂聲，人聲，呼喚聲，以及風聲，……甚至於一聲大樹等，不，全民衆的英雄的
心血，也一樣的鼎沸着……而斜西的太陽却還靜靜的
飄着。

祭旗終了以後，各隊都分要扼守；就是這沙墩頭，做了敵寨所，由阿慶大麻皮負責扼守。南口由嶺下一隊扼守，北口由後畝一隊扼守。南考岳，守住山登一條路。葉傘一隊放哨，趙老狗守衛三先生的宮室。飛兔在村中巡邏。在這種萬分緊張的守備中，每個人的魂夢，都如放在冰窟裏，受不住寒冷的煎迫，時時從抵禦不住中驚醒來。

但畢竟待來竟不來；阿慶大麻皮從不曾擊過擲

子；董瓜先生便攬命叫團丁回家休息，至於棋盤三脚貓一隊秤桿紅脚骨一隊有沒有執行過職務，還是個問題。

三先生睡在鴉片眠床上，趙老狗有時還在凜厲秋風中對着冷月守門。

(四)

三先生所以要把趙老狗關起來，這其中的原委很難說。大概一者報仇時期已經過去，甚至於明明通長毛如鍾風德者，亦不時與三先生禮尚往來，三先生的大士，至少也有三兩讓鍾風德吃去，趙老狗這個通報，無異重提起他傷心往事；觸動起他怒火。二者三先生對於團費的報消，並沒有明白的張示，雖則辦上半個月民團，終究也費了不少的錢；但三先生即使填多少，只要對人說一句，不用說張示，也可以內心無愧；後來，三先生爲了這件事，曾費去他吸幾管鴉片

的工夫，終因為沒人提起，便也算了，過去；老狗此時的報告，三先生深疑他們有打草驚蛇的暗示意義含着。至於阿慶大麻皮以下而至於執牛皮燈籠的五老洞，也因前次受了謠言的虛警，終於白耽了幾天夜；一肚子的烏煙瘴氣，正尋不到放出的機會，今晚趙老狗又無風起浪的鬧起鬼戲，便不免移花接木，將一肚子的烏煙瘴氣，輕輕的罩在趙老狗的頭上。趙老狗真是該頂晦氣。

趙老狗關在新祠堂左邊的閣樓下。

在閣樓下僅僅是關，並不會嚴厲的禁縛。這也是趙老狗深有畫地爲牢之風。前面有一座一丈闊三丈長的小天井，天井中有一座石板砌成的花壇，上面植着經年不凋的天竹。西北風從瓦簷上打下，儘在這天井中旋轉，軟弱的天竹，都嬌弱無力的經不起吹動紛紛地向四面上下起伏的搖盪着，宛如原民的腦子中裝滿着的奇異的山魘的長髮；表現着一種黑暗的

恐怖的優美。

黑夜真如同一條碩大的長蛇，滿肚子裝着幽冥奇蹟，不勝其力似的蜿蜒着。似乎因為他身軀太偉大的緣故，骨節間的伸縮，感到非常的困難，每一轉動，便要透出他一口長氣。——只是黑暗接續着黑暗，並不會看到牠移動一點，又怎能望到光明的美足。

趙老狗一夜的不安；終於將過去了。在一堆稻草上朦朧睡去。

隱隱的又似乎聽到有胡笳聲，趙老狗立即跳起來；天竹的葉頂上盪漾着淡白的晨熹；即忙拔關跳出到祠堂門外。

東方的山上橫着二條暗雲，上下相距之間透出一線光明；全山間籠罩着一層薄薄的雲霧，如同坐在明角作窗的室中，不免有點陰淒的味感。

下大山脚過去，隱隱的有一管燈如飛的過來。胡

筒聲却不曾聽到！趙老狗大概被夢中的意識欺騙了。

趙老狗踱向水碓坑去，在大樹下的石凳上鴉坐着，也不會念舊過往的浮生，也不會數着將才的運命，只是一腔悠然，與這晨景混合，趙老狗有點入於無我之境了。

然而，趙老狗恍惚又似乎有所遺失。直待到他的面前燈光發現了。他才回憶到他剛才爲什麼要移身來到這兒來坐着的原因。

【啊！老狗哥！】

【怎麼了。】

【長毛已經到道堂庵下了。】這是橫山庵管竹山的老老阿木；他特地「過長毛先走一步來報給三先生知道的。

趙老狗立即就到新祠堂又取出他的破碎的銅碑，從下宅一直敲到街頭。什麼人都驚起了。

這一次是證實了，每個人都這麼想。而尤其是婦女們好像熱鍋上的馬蟻，只是乾着急。——還是關在房門藏在家裏好呢？還是打了一個衣包逃向外面去好呢？要是打衣包，這就够費躊躇，做新娘時的花襖似乎也應該打進，紀老衣也不應該留在家；腳紗至少總該預備幾付；棉背襟如何處置，梳頭鏡箱是否要帶，還是只帶幾管梳去。……走到了廚下，想到房裏的東西應該整一整；走到了房裏，想到廚下的東西應該向陰溝裏藏一些過……沒法，還只是在屋子裏像蝴蝶一般打舞旋。

至於窮得如洗的妻女，他們所怕的是自己一身的貞節；但雖則失節事大的古人明訓或許也會在一聲大樹之類的口中說出，而像一聲大樹的老婆之類的婦女；却也一壁懷着恐懼一壁懷着歡喜；在她們的腦子裏，此時翼翻騰着強盜搶親的古劇；她們每每看到平民的婦女被大王搶去做了壓塞夫人，她們總禁

不住笑縫着眼，發癡一樣地羨慕着；她們在平時已經有巴望這種運命會落在自己的身上的心願，現在機會到了，更其不必說了。但這類婦女當然只有極少數，也只有像一聲大樹的家裏的打不死的老婆之類是作如是的妄想。

阿木跑到三先生家裏，三先生還剛剛收集鴉片盤睡下，不多久。

平時，家裏的人是再也不會好沒清頭去驚醒他。現在三太太急得手忙腳亂闖進房去了。

三太太完全失了知覺，她竟走到櫥前去開衣櫥門去了。但接着衣櫥門伊呀的聲音驚醒了三太太的迷惑的神經，三太太即忙跳上「踏床」上，掀開了被頭，死叫。

『怎麼？』三先生真是大夢未醒！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三太太頓起足來；可惜是金蓮，只能登登的響「怎麼辦呢？長毛已經到道

堂庵了。』

『怎麼？』三先生突然的坐起，兩眼直向三太太睜去，好像三太太就是個長毛，『怎麼？長毛真個來了？』

三先生立時披起了衣服穿上了皮馬褂。

『阿成阿因呢？』三先生叫他的張龍趙虎了。『別的人趕快逃。老大帶着二個弟弟逃到小萬竹去。向後門山跑去，過夾岡到黃高廟，橫過卷箕山溜下到西保廟，到小萬竹姑姑家裏去。』

『小萬竹也有長毛的呀！』

『不，不，小萬竹，大概不會有，因為他們去進貢了的。』三先生非常氣促。如同剛放了鞭的耕牛。『阿成阿因呢？』

阿成阿因——張龍趙虎——也負着重大使命來報告，然而欠早了，只白受三先生的一頓罵。

『趕快，你們！你們！』三先生對三太太說：『趕快，你收拾些衣服，坐了眠轎去。由阿因阿成抬去。』

三太太如同轉輪一般，受了活塞的意志去轉動，打開衣櫃門把幾件紀老友，盡量的放在衣包裏，腳紗足足的放了一大捆。體裏布衫却沒有一件，很匆促的關緊了櫃門，上橋去了。

一室中由鼎沸而至於沉寂；三先生感到了一層淒涼的心意。——啊！皇上嗚！今天是臣死節的一日了。

三先生在房間裏孤坐許時，於是他記起了。他從他的衣箱裏尋出了一隻文書箱；他把裏面的文書，一一的檢查了一下。而尤其使他注意的便是押契，因為假使這押契遺失，三先生的許多借款，便無從取償。三先生把這些押契放在許多文書的中間，從櫃縫間尋出兩張桑皮紙緊緊的把牠包裹起來，藏在貼胸的內衣裏。好像要把這些紙頭跟他一同殉葬似的。

三先生竟不知所以然，還是走了好，還是守着好。走了，回頭看看這一幢紅漆大樓屋，如在依依惜

別。守着，三先生又不免想起死國殉君的念頭。——啊！皇上！今天是臣報答你海一樣大的恩義於萬一的日子了。！……

聽聽遠處，似乎是小孩的哭聲，婦女的喊聲夾雜在一起。……於是三先生振興起來，是時候了，三先生想，拔開兩足向門外跑去。門外已經沒有一個人影，幾堆柴把在空地上無政府的雜散着，鷄犬也不見了影子，笨蠢的豬豕，却還負着牠一身重大的黑色的運命，在污淖之中大步地躡着……

從水井頭穿上，一山的綠竹，一如平日的搖着翠綠的倩影；三先生的影子如同不倒翁似的在這高聳的山土上爬。

突然間從高地那方面穿出了二個長毛，啞着一聲喊，向三先生兜面迎來。而同時在右手面綠蔭沉沉處，一株古樟樹下，也閃出了二個人。

「喂！往那里走！」二個長毛從後面趕緊着脚步追

上。

三先生看看是在被包圍的情形中了。但他仍努着吃奶的力，不住的儘管向山頂跑。偏是那四個人也有腳，合成一道的追來。三先生這時是只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危險了。如同登上了絕島，潮水只是高漲，差不多將要湮過了這絕島。而四面都是煙霧茫茫，既見不到一隻救生船，又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聲人聲，天哪，這將怎麼處置呢？——但是三先生反而不再想到以身殉君了。

僅僅只差了二丈路遠，三先生一回頭知是無可逃避了。……

五個人的身影，在山嶺上儘是滾動滾動，滾動……如同磕頭虫似的。

突然間一件大鷹似的東西飛下來，在空中翻一翻白光。四個身影便立時停止滾動。爭先恐後的去拾取這一件東西。

三先生既然去了他身外的皮馬掛；身段越輕一半，步調也加速了一倍；已經飛上了山頂，沒落在山後了。

四個長毛因了這件皮馬掛的關係，險些兒，互以白刃相見，但隨後終於停止了爭奪，想再去追逐這位富翁。而這位富翁竟在他們的俯仰間失却了。

阿慶大麻皮也正向後門山逃來，見前面來了四個長毛，即忙悄悄閃進大家山的柴叢裏躲着。

阿慶大麻皮本來是在家裏收拾些破衣背着逃的。因為他已經打發了阿虛嫂一等人先向長沼去。自收拾了東西隨後再來。不料他正在把包袱背上肩的時候，門外闖進了四個長毛。

他媽的，老子再也不會像前次這樣馴柔。阿慶大麻皮心中立時漲上了一陣怒潮。每粒麻皮，都成了紅點，從門後背抽出一條扁担；向走攔來奪取包袱的長毛從右到左掃了一周；一個個都倒在地裏。其間有一

個打中了腰節立地死去，三個却是只在腳腿上受了一些傷，爲避免他扁担之襲來，故意倒臥在地上。

阿慶大麻皮對於這口惡氣真覺得出得暢快；理應接着大笑三聲；然而隔壁弄堂急速的步聲又起了。倘再不擊轉船舵逃却，便難免白刃的光降。於是阿慶大麻皮聳一聳肩，背上包袱，向後門山奔去。

阿慶大麻皮在柴窩裏躲着動也不敢動。看看四個長毛越走越近；他的全身便不免顛慄起來，柴葉蕪薇之類也很悲憫他可憐的運命似的發着同情之悲吟。阿慶大麻皮深恐被他們覺察出來想制止這解脫，然而越想止住，却顛慄得越利害，柴葉也同情得更響。

於是阿慶大麻皮把眼睛閉住，不看；裝着要睡一樣的把心安定一下。一面自騙自的當作已經死去了。果然這麼一來，顛慄稍稍停止了。而他們的語聲，却明明可以聽到。

『不用說了吧！這件褂子給了我。如其我今晚有活寶尋到，終定給你們大家分潤一點。』

『你這吃不飽的東西，還說到分潤。』

『那麼，你還是這件衣讓我得了吧，你們三人，活寶每人一個。我為你們去找。保管找來，如何？』

『這個年頭兒，活寶要多少。老實說一句做長毛老婆那一個不歡喜。吃的是油，穿的是綢。要你們找。……』

『是嘍！像這麼一件衣服才難找……』

『……好的沒。』

『……… ……』

阿慶大麻皮直等他們的語聲聽不見了，方才開開眼睛透了一口長氣。看看他們的影子如同枯枝似的在竹根下浮盪浮盪而漸至於隱沒。才把自己的身子伸出來，啊！太陽已經報告午後了。聽聽村下的聲音如同黃蜂搬家似的擾攘着，阿慶大麻皮這時在腦

中擁起了許多的回憶。——關於長毛種種慘殺的回憶。

他好像看到了一個白皮滾胖的小孩子，正在尋找着他已經失却的母親而悲哭。一個紅頭巾的長毛走來，把孩子悄悄地抱起，插在他長槍的尖點揚長地背着走了。……

他又好像看到一個失却了丈夫的寡婦，領着一個約莫八歲光景的小孩在山路間跑，長毛從後面悄悄地趕來，拉住了婦人不放她走，接着就抱住婦人狂吻，但是婦人終於破聲罵了。他也不管怎麼要擁着到平坦的地上去，……這約莫八歲光景的小孩，竟逞着他弱小的靈魂，僅有的勇氣，牽住女人的衣裙，不讓她去；然而長毛的雪亮的刀起時，小孩的頭子滾下在地上了，只聽得哇的最後的一陣呼聲。……

他想到這裡，死的恐怖，泊沒了他的心中的熱血，啊！世界呀！爲什永久的永久的如此。要是人類的

生命真是剩餘的，那麼你造物者爲什麼要把牠生產了出來，徒使人們受了慘殺的苦痛呢？……

竹山下接着又追上了四個人。阿慶大麻皮即刻又縮進了頭。

二個人終於在地上屈服着了。阿慶大麻皮看去是老五洞和王爛泥。同時，那後面追趕着的二個人的手已按住了王爛泥和老五洞的頭。

「先生！先生！大王！大王！」

「大王！大王！先生！先生！」

王爛泥和老五洞同時叫了起來。

「放了我們吧！放了我們吧！我們給你們挑行舉，挑水，燒火，煎飯，搶老婆，……」

二個長毛把手向上一提，高高地把他們頭頸舉起。王爛泥老五洞都筆直的立直。而老五洞還帶着微笑。

「先生，大王，放了我們，我們投降了。」

『不興的，我們不要你們這班狗男了投降。』

『投降，投降，你們那里會真投降。趙狗被我們拿住不也說是投降的嗎？爲什麼我們把他放了，他反而要行刺我們的頭領。險一些兒給他刺死。』

『但是大王，先生。趙老狗現在怎麼樣了？』

『怎麼樣了，已經殺了頭了。』

『而且他的心肝心肺也煮煮吃了。』

『那麼王爛泥即刻接上說『現在我們怕斷頭，過一會就不會怕斷頭，像趙老狗一樣的蠢嗎？』

『是呀！趙老狗本來也不會刺大王的。』老五調說『聽說因爲他看見你們大王隊裏有一件掛子是三先生的。他以為三先生被你們殺死了，所以他也要殺死你們，因爲他以前是受過三先生的恩。做過圈手。我們却和三先生是三世冤家；三先生說我們偷老婆不應該，好像他有了老婆，便希罕極了！……』

『哦！這二個變種倒好，也有用處。就留了吧。』

於是這四個人影又在阿慶大麻皮的眼中消失了。阿慶大麻皮幾疑自己是在做夢，多不過是幾個鐘頭的時間吧，怎麼人事的變化竟這麼迅速呢！可憐的忠心耿耿的趙老狗竟已經身頭分離。不但祇是分離，連心肝心肺都已煮吃了。唉！趙老狗喲！趙老狗喲！你昨晚受了我們一肚子的冤枉，今天又遭了不測之災；雖則將來的是非終會判曉，然而你現在總是含冤以校了呀！

由趙老狗而想到一聲大樹，方老大，享伯伯，以至於老貴叔……阿慶大麻皮覺得他們都變成了一個個的頭，一齊的排列着，髮辮高繫在橫木上；他們的頭頸已斬得赤肉淋漓，一塊塊細小的肉塊，留着一刀刀的刀痕懸吊在斷了的頭頸下，像要跌下來似的。全面部濺着斑斑的血點，血點下呈現一塊塊紫黑的肉色，眼睛是閉着了，嘴巴是閉着了，似在默禱他們生前的過愆……然而他們有什麼過愆呢，天知道，他

們一年到頭只知道背着耨頭出，背着耨頭進，他們何曾做過一點損人利己的事情，然而天哪，他們竟遭了這樣的末劫。

阿慶大麻皮翼以為他們村上的幾個英雄確實都已死了。想到這裏，傷感如同七月的山洪暴發，將他全個的生命力漂流去了。他也情願死在這里，不再想什麼生路去。反正世界終會有一日末劫要到；辛苦了一輩子，畢竟有什麼意味。要不然，剛剛安心住，又是一陣長毛，一陣官兵，又把你的家業敲散；親受到親離子散的痛苦，何如現在死了省受些這類莫明其妙的事實的痛苦。……

黑夜又扯下了他的黑幕；村中的騾噪聲稍稍歇息一點。西北風起來了，貓頭鷹開始撕破黑夜似的苦叫。一聲聲的命運的報告，如從天半中發出。

(五)

劫後的人腰村，真如同冷谷中累累的廢墟，殘廢，頹敗，蕭條，陰暗的重雲，嚴索的籠罩着；畫出了運命的徵象。

不再有一隻雞豬羊狗——真的，連狗也給他們喫食盡了。——在院子隙地間徘徊，不再有一個勇敢的青年，在人胆地和他們雜居着。鄉村裏最富有的，尤其是這個冬殘春初時候，是乾燥的硬柴，一堆堆的在隙地裏積聚着的，現在也都燒盡了。

他們帶去了不少的婦女，不少的錢財；而他們的答謝，是一堆堆的豬毛雞毛，一處處的人血獸血。而後門山脚，竟又做了他們暫時的刑場，殘廢的枯骸撕餘的破衣，錯綜地點綴在衰草敗茅之間。呵！即此一處已足訴出人類末劫的命運了。

通過了幾次的黑夜，噪了幾晚的啼鴉，終於人跡重復鬼魂似向在這廢墟中出現了。接着三先生河慶大麻皮方老大享伯伯……而至於一聲大樹老五洞之

流也都歸來了。

三先生於搶掠之餘，頓消失了不少的雄心。眼看着家中的什物都搶掠得完盡，剩餘的又如斯零亂，雅片盤業已不知去向，手訂的一生的心血——文集，本來是藏在牀頭旁的，現在也不知往那里找去；——啊！還有什麼說呢？我的來日也不長了。……

但三先生還得上二道奏章，——大概是奏章之類的文字吧，因為他想請准知縣老爺，旌表他的堂叔老貴叔和族姪婦陸氏——例應不能書名。或許為讀得上口計，不妨叫做陸烈婦。

老貴叔本來也是英雄之一，(雖則是老了,)長毛來了，正可以打一匹旋風腿飛上天去。但他是有一種重大的責任背在肩上，——總理他一家的財政田地山棧屋宇等等的大事業——不宜輕舉妄動，率爾飛去；又兼近日稍感傷風；或許是催割了費太起勁了的緣故，發了幾天微熱。或許是昨夜聽見鑼聲，從被裏

跳出，一陣的寒冷，竟把他將行痊癒的傷風復發起來。所以長毛正當潮水一樣湧來的時候，他還正坐在灶門前木橈上抱着頭咳嗽。

老了，還有多大用處；一條老命賣賣也不值二個「仙」了。雖去勸問他一聲往那里逃，又何況是自己顧不得自己的性命時候。

老貴叔頓覺四周太寂寞了。他便往外走去。他並不想逃，而且也逃不了。他只是念着！『哦！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一刻不如一刻了……咳咳……』

老貴叔四季中最怕是冬季。

老貴叔挨出了廚下門，再往大門那里走去。

『他媽的，長毛說來來，終歸不來……』老貴叔手中捧着隻火爐慢慢地踱着。『他媽的，一年到頭關着長毛，天下那里還會太平，他媽的，長毛！』

老貴叔，行下石階，右足踏上了石地闊，接着把左足收上，同時探出了他的頭向左看去：但——『他

媽的……』不會說完，一條白光閃過他的眼前，『長毛』二個字即忙收住頭便滾在地上了。老貴叔兩隻手還不會放棄了手爐，沒有頭的身段。即刻往後倒了。……頭血噴了一門……

這就是三先生要立意表彰的一個英雄。按將士陣亡之例來蔭庇他的子孫世襲一個什麼青騎尉之類的官爵。至於陸烈婦，則其事更有足多者。據一聲大樹親眼瞧見的情形說來，陸烈婦之烈竟使野獸一樣的長毛也爲之胆寒。

一聲大樹因爲英雄的氣概太足了。長毛拿到了他，便想立時斬頭；尙幸他打不死的老婆這次竟邀幸做了板寨夫人；見到這個勢願便以兄妹資格認了親，雖則長毛目中無君，但未必會無舅爺，一聲大樹終於以此免死，雖則眼前沒可申訴地失却了一個老婆。

一聲大樹以舅爺的資格，坐參軍機，但可惜不是掌財政。直到刺城的長毛的總司令部被幾個外國人

帶了一座巨砲哄散以後，下鄉的支隊當然也聞風而逃了，這時候一聲大樹才得抽身歸來，他的老婆當然也是原璧奉還。

他說，他親眼瞧見陸烈婦是從馬上衝下地死的。

陸烈婦，她的丈夫正在他青春的時候，卸去人生的責任的。陸烈婦為報答她丈夫的恩愛起見，立意孤守寡，但陸烈婦的運命太硬了，竟同快刀似的剋死了丈夫，不久又剋死了兒子。雖則他的公婆却於他未娶還來時已經死去，大概不會是她的硬命所剋死。

陸烈婦便在這族人嘲諷命硬的聲中過日。

畢竟陸婦的姿色，風霜中越見秀挺，長毛的首領還是在許多命軟的婦女之中挑選到了她。

她曾經幾次以死來拒絕長毛的首領的要求。長毛的首領也無可奈何她。

長毛離開了大堰村的時候，她還是被長毛帶去。

但她無論如何不肯上轎，長毛把她硬生生的挾上了。

長毛們到了箭東村。她也下了轎。在羣衆中她便開始侮辱長毛的首領。

長毛的首領再也不能容忍了，拔出了他的銀光閃閃的刺刀，但他不敢斫下去。

她翻奔了過來向着刺刀衝鋒。長毛的首領即忙縮回了手，她終於沒有受傷。

長毛的首領此時左右爲難，只得把她綁起，馱在馬上去找一個安置的處所。然而她仍是潑罵着，掙扎着。接着她又努力從馬上衝了下來，把腦袋對準了石階衝了下來……她於是死了……碧血染上了滿階。……

……

三先生於心神略定之後正在起草這一篇表功頌德的奏章(?)，而院子外的哄聲又起來了。痛定思痛的三先生的魂魄，現在是受不起驚恐了。何況又是月

色朦朧的暗淡之夜。

三先生差着阿成——現在因三先生之失威，他也失却了張韻的雅號——到尙書車門去打聽；回來却知道是鍾風德的兒子和媳婦捉拿來了。

縣城裏的長毛既然勦除，則鄉村裏的天下，自然又是大清皇帝的了。也是在這一天的太陽打斜的時候。阿慶大麻皮等坐在尙書車門下談天。

論題當然逃不出長毛以外。然而談到長毛却很容易記起了鍾風德。……

『鍾風德，他媽的，』一聲大樹說：『仍舊好好地住在家裏呢？』一聲大樹跳了起來。

『什麼？認真。』方老大有點不信任一聲大樹的話；但一面又表示著萬分怒恨的氣概。『那麼，我們也應該弄一點手段給他看看。』

『是的，是的。』阿慶大麻皮近來不再做柴草間深躲着的悲哀家了。英雄的火重在心中燒起。『你們要

知道：以先他的勢風大，我們要受他的奴辱；現在我們勢風大，我們便當治他一個死。啊！你們想，多少的人的性命，給他收拾了去；啊！我那可憐的趙老狗……」

悲哀與憤怒交相興替。阿慶大麻皮立時約好了村中的英雄。

是薄寒的初春的一晚，淡月還不曾顯現在東方的天上，疎星還含着嫩寒，瞥着水盈盈的明眸，在淡墨微染的空中；一聲大樹方老大享伯伯以及阿慶大麻皮一等人物，都加緊了腰間的褡褳，各背上一束火竹，一枝稻叉或龍刀，向道庵走去。

他們爲想避免人們的眼光，不穿過常照村，打向小橫山脚過去。

一路都是瀟灑的樹影。一路都是蕭蕭的草木之

他們繞過了幾條曲折的田塍，經過了幾處殘斷

的山路。他們到了福星橋頭。一假崑崙的石橋聳立在微茫的晚間，天空中現着慘淡的顏色，沉默地伴着一溪的濺濺的溪水聲。

他們於是在綠意向未萌動的蕭索的曠野中行去。他們的心中各個人都預計着將來所應做的事。他們的笑語聲又激動了這沉寂的空間。

行盡了曠野，穿入了竹叢。每個人都陷落在黑暗的海裏；他們的身影不復悉辨，只是像大浪逐小浪一般的掀動着。直待到題詩岩潭出現在面前了，他們的身影重復一個個的從微茫中出現。

削壁千仞下臨深潭的題詩岩，峭立在羊腸小道之右旁，他們各各警戒似的走過。埠頭就在眼前了。

即忙分做二隊。一聲大樹率領了一隊繞過題詩岩潭的下游而掩護到埠頭的村後；阿慶大麻皮率領了一隊向村前襲去。

一聲口號，竹火齊發，照徹了山間的世界；龍刀

的光在空中燦爛。表示萬分的威嚴，萬分的雄壯。

阿慶大麻皮闖入了鍾風德家的前門；大概因為火竹的光，驚動了村人的緣故，鍾風德聞訊往後門跑了。

方老大一聲聲的罵着；從客房搜尋到廚下，從廚下搜尋到樓上，老五洞享伯伯也一樣的跟着。

同時一聲大樹也從村後勦襲到後門；他說，路上並不會碰到過鍾風德，不過在一家毛廁裏見了一個鬼影，不敢去追看。但鍾風德可包管不會逃出。於是，打開了衣櫃，爬上了床頂，爬進了床底，像獵狗一樣的尋找。

王爛泥情急智生即忙獨自跑去，跑上了樓上，抓住鍾風德的第二個兒子，叫他陪到茅廁裏去，但鍾風德的鬼影仍舊沒有。

老五洞搶上了上房；鍾風德的第二個媳婦還剛剛穿好了衣服睡眼朦朧的驚惶着。老五洞立時在心

頭上感到一層膩膩的甜甜的感覺。

『帶去！帶去！』老五洞提議說。『長毛的媳婦，帶去！帶去！』

『長毛的兒子也帶去！』阿慶大麻皮也提議說。
『所有的家人都帶去。』

走了正犯，捉了偏兒；不，他們終久是長毛的兒子，長毛的媳婦。

已經月上時分了。這半蝕的淡月光線並不十分強。一路送着他們的行動。王爛泥牽住了第二媳婦。老五洞牽住了第三媳婦；而鍾風德的兒子却由一聲大樹監視着

到了向書車門，他們開始討論處置這三個人的問題。結果鍾風德的兒子在車門下棋桿剛上轉了一夜。第二個媳婦由王爛泥去發落，第三個媳婦由老五洞去發落；但他們倆都是說定把她們關到三先生的柴間裏去。

三先生這時正是文思來潮，當然也不去管這些小事了。阿成把消息遞到後知道是這麼一會事，也就淡然置之。其實三先生現在大有退隱之志，也沒有勇氣再管這些閒事；大概是皇恩未報，負疚良多，此後務求以文明志，謀立深山之業了。

一夜很容易過去，三先生時輟時作，竟挨到了雞鳴才睡。

消息像空氣一般的傳遍了一村，東方還未十分放白，失了兒子的母親，亡了丈夫的寡婦，死了父親的兒女，都懷着一腔的恨怒向鍾風德的兒子奔來。

待老狗嫂奔到已經是第三個人了。滿臉的眼淚流洗着面上如膩的灰沙；上唇與下唇觸電似的顫抖着，恨恨的立在他的面前。

『啊啲！我的爹呀！』老狗嫂一聲沈痛的叫喊，瘋一般的向他——鍾風德的兒子俯下頭去。闔緊了牙

齒咬着不肯放。

『喔喔喔喔』他——鍾風德兒子，只有流淚。就是喊痛的呼聲，也不敢放肆。啊！他是深深知道他是鍾家人呵！

但他總怪他的父親，不應該做上了這個勾當。他也曾幾次以正義力諫，他的父親總把他的話當作耳邊風；反因之鄙棄他，說他是滿清人的狗，說他是不孝子，不能繼承父志，有時還提着大刀要殺他。他在這時想到，原來他在世上是一個多餘的人了，既不容與父親，而又不容於嫉恨父親的世人。他即使向他們辨白，但他們誰來信你的話呢？天啊！他是只好含冤受罰的了！

老貴叔的兒子，看到老狗咬的痛快，便也走攏來向他左一個巴掌，右一個巴掌，不住的打着。他打一下，問一聲，『長毛兒子，做不做長毛的兒子？』

他仍舊是滿臉流淚，一聲不響；也只好巴掌左

來，手向右傾；巴掌右來，手向左傾；隨着手勢任他打。

老貴嬌，已經上了年的老婦，手中拿了一巴剪刀從尙書車門走出來。

『那一個是長毛？那一個是長毛？』

她揆向人羣走來，問着。

她的眼已經花了。她並不會認出他的面頰已被她的兒子打得火紅。她便顛顛地提起左手捏着的剪刀向頰上剪去。她的剪刀一開闔，便聽到一聲的『嘎啞！』赤滴滴的鮮血，從刀口滴下；一塊塊的細肉黏住了刀口；他的眼淚同着鮮血交流着了。而她還只是剪着，而他也只有嘎啞着……

她們因為喪失了丈夫便無異喪失了愛。她們又那得不恨他呢。雖則他不是長毛，但總是長毛的愛兒。

他已經幾次暈過去；尙幸他是被縛在石閘上，不

容他倒下地去。他簡直什麼地方都在流血，什麼地方都受了創，不是刀痕斑斑，便是齒痕歷歷。而最大的創傷還是他莫可告訴的心！……

他便是萬惡彙集之軀！他是天底下最大的不可赦免的惡徒了……

太陽仍舊靦顏地從東山上來；也一樣的照到了他。他的血在太陽光下流瀉，他的呻吟在太陽光下發出。然而他還要預備去受最後的刑罰。……

阿慶大皮麻，方老大，很高興的吃飽了早飯出來。他便被解去了束縛。

由一聲大樹擁着，享伯伯拳足交加的在他的背上脚上亂踢。許多婦女們在後面跟着。

擁過了白車門的一條橋上。白石累累的溪灘在眼前展開了。

他們把他全身的衣服去了，扔他在累累的白石上。上帝！監視着我們吧！正義在藉口執行他的威權

了。……

他面部悶住了沙石，他手反縛在背上，他二足向後舉直的伸着，他一點也不抵抗，他一點也不掙扎……

婦女們見到了他白胖的一身肉，剪刀菜刀如雨的爭先恐後的亂下，血只是有求必應的射着，射在她們的手上，射在她們的面上，射在她們的衣上，……但暢快却盪漾在她們的心上……

他沒有聲音，他可說已經死去；就是有聲音，天也不會聽到呀！……他只有一刀一驚的反應着……

『不用刺了。』一聲大樹掄起了大刀。高捲了兩袖，一樣的露着臂上白胖的肉色。『讓我收拾了他！』天哪！這是他的祝福時候到了！

阿慶大麻皮按住了他的身段。方老大按住了他的頭。

在髮痕完盡的地方，一聲大樹掄起大刀，努力一

斃：他如同彈簧似的跑了起來，叫了一聲「媽！」但他的媽已死了！人間已沒有以愛給予他的人。

阿慶大麻皮和方老大更用力的按住，第二刀又落下了。太陽從田邊一株榆樹梢頭悄悄地放過光線來。

享伯伯背來了，一隻鍋子，堆下滿臉的笑容，築起了石頭，當作竈頭，并背來了一把柴。……水在鍋中滾着，火在鍋下竄着……只是期待着……

一聲大樹從婦女們的手中取過了一巴菜刀。又切開了他的胸膈……肺還歛張着，心還顫跳着，一肚的血在他們的手旁流着，熱騰騰的氣迎面的噴着……

直待心肝心肺在鍋上煎炒時，太陽筆直的照在頭上了。

雖則埠頭的全村公民聯名來保，說，這個兒子是好人，是讀書明禮的好人，他的父親去做長毛他不知

諒過多少次。然而好人已在每個人的肚裏了……在一聲大樹阿慶大麻皮方老大老狗嫂……這等人的肚裏了。……

天又將黑了！夜！夜！黑暗的夜！

把 戲

【把戲人人會玩，各有巧妙不同。】這是走江湖者的開場白；然而今天我要借來做我這篇不朽之文的開場白。

時間大概是上年，主要的角色則為我和琪，和蕙，此外等而下之的附帶角色則為公閩，唯林，而伯深却也吃過一塊牛皮糖。

是飯後的晚上，我過蕙的房間裏去坐。蕙笑吟吟的告訴我關於琪之發狂之經過。於是我即刻起了一

個草稿，叫蕙繕寫完畢。

我返到自已寢室裏，廢然的坐在前房。看蕙領着琪來了。

『報紙還不會來嗎？啊！報紙——』蕙未入室，便高聲的問着，琪也同樣的附和。

『還不會來，但運壽已經向郵局去取了，大概不久就可到。』這時我心中的笑意，大有滿園春色關不住之概。

琪坐在我的對面，隨手拿着桌上凌亂的書籍在看。而我們的背都憑着窗檻。向立在桌，皺着眉頭，似欲掩住他心頭遏不住的歡樂。

門外有舊履的拖沓聲，我從門孔向外看去。黑簇簇的空間畫出了一圈暗笑的光輪，光輪中一個傴僂的老人手提着一管燈籠。這是運壽來了。

照例先接過書信再來看報。琪因為沒有書信則已展開了申報。

『什麼？』我拿了一封信高聲的叫了起來『寧波大沙泥街王斌。這是那一個朋友呀！我沒有這一個朋友。』

『那里，大沙泥街，』琪從桌上俯身過來看。『這是楊支呀！這筆跡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楊支呀！』琪說了以後似乎有點懊喪。——楊支竟不寫信給我而偏偏會給他。琪似乎這樣在想。

蕙一句不說的仍就立着，他大概是在看四明報吧。

我把心鎮定一下，展開信來看，暗暗地偷察着琪的形容。

琪雖則裝着在看報，而眼線却時常射到我這封信上來。

我終於把信展開來了在看，其實我何用看呢。琪此時伸過頭來同看。

『怎麼，我的信你可以看？』

『楊支的信有什麼關係，大家看看也不妨呀。』於是我就隨他看去，其實我是正要他看呀。

信是這樣的寫着。我一句句的讀下去。

『××老兄大鑒，久不作書問好。慊甚慊甚，弟今年新正，忽嬰惡疾，每當咳嗽，痰血隨之……』

『啊！』我作驚惶的口氣問着：『楊支怎麼吐了血了？』

『那裏，你還不知道嗎？』琪即刻回答『正月裏我和你到李家去，在L君家裏裏不曾見到他的信嗎？』

『他那封信怎麼說？』我作意裝作理會不到的樣子。

『那就是楊支的母親要住在寧波，楊支也主張住在甯波。他的女人以爲以前因家鄉間不太平，「三次」（註一）作亂，所以搬到甯波去住，還有道理，現在家鄉已經太平，正可以住到鄉上來，也落得省花幾個錢。他的女人看看家境一天天不好下去，將來怕要連兒

子教育費都不着落，雖則他們不從其議，索性獨自一人返到母家來住，楊支三番四次寫信來催，她總是不去；所以他寫了一信叫 L 君代他催一下；在那封信中，不是也說到他吐了血嗎？】

『喔！是，我記起了。』我於是又讀下去。

『在此擾攘之紅塵中，自亦不知尚有幾久留滯，言念及此，心骨爲痛。嗟呼老友，能不哀悲。要知弟之一身，肩負正重，老母在堂，弱妻在室，雖託先人餘蔭，不必仰視俯蓄，但遽然棄離，我何能忍。茲者舍妹秀璞年已及笄，尙未有相當人選。弟以婚姻大事，當由自身主之，非可越俎代庖，故一再稽遲，迄至今日，而女校風氣未開，所謂自由戀愛之事，恐難及舍妹之身而實現，素稔吾兄才高太斗，所交必多文學之士，尙望爲舍妹留意介紹……』

我讀到這裏，看琪早已廢然地返坐着在看他的

報了。要是這時我有一朵玫瑰花和琪的臉色一比，恐怕還沒有這麼紅。

『××，這恐怕楊支在屬意於你呢？』蕙作意地淺笑着說，我也不再讀下去。『××，你大概要行了桃花運了吧！』

『這樣的嗎？』我不禁住的大笑起來。『哈哈，那麼我要請你們喝酒了。——但是，唉！我不是已經是一個剝奪了戀愛的權利的人了嗎？啊！天呀！』我又大叫着。

琪，這時只把報紙張張的掉換着，好似拿了這張又沒有新聞可看，拿了那張又沒有新聞可看。聽了我的話，只冷冷地低低地說一句『那麼好呀！』

『這倒底是什麼意思。竟以弱妹相托。可惜我沒有朋友可以介紹……所交必多文學之士，蕙，這使我難極了。……唉！什麼時候我的老婆會死了呢？……』我儘是這麼漸漸續續地說着。而琪却突然地在這個

情景中立起了身奔飛着去了。

『蕙，琪竟太可憐了。』我低低的說，『我看他見到這信很不舒適呢。但，實在說，秀瑛確是想他入了骨髓的人。去年，我在上海流浪，他三番四次要我寫信給楊支介紹，我因為自己和楊支交情不深，而琪是一個已經有了未婚妻的人，楊支又明明知道，難於着筆，所以把這事攔了。……』

『但是，』蕙搶過來說，『琪之所以透骨髓的戀着楊支的妹，他因他那父母手定的未婚妻，未能合上他的心意的反射作用呀！』

『哈哈，人畢竟是微小的東西。』我笑着說，『我看琪今夜定受不起我們的捉弄呢，我們進去看看他，終久怎樣了。』

蕙低低的淺笑着。

琪的寢室是和公閩切對的，我們作意不到琪的房間去。

『怎麼辦？老莊？』我在門外就叫了起來。老莊開開了門放出了一條光路。返看琪的房間，門已經關着了，但室中的簫聲却嗚嗚咽咽的悠揚起來。

『怎麼事？』

『你看我竟得了這麼一封信，楊支要我為他的妹妹介紹一個朋友呀。』我們這時已經走進了老莊的房裏。『意思是楊支在屬意於我，我想也說不定，可憐我已經娶了老婆，不過離婚，現在是頂時髦，我也何妨時髦一下。』我的語音作意放得很高，裝着不可一世的驕傲的態度。

『嘻嘻，』老莊一邊讀信，一邊笑着。我偷偷地把這件把戲說明。

『好，好，我們敲琪一個竹槓。』老莊回答着。

我們三人一淘兒走到琪的房間去，打開了門。琪只顧坐在椅上吹着他的洞簫。我於是又提出商議解決這個問題。

『噯，老莊，楊支的妹，的確俊俏得很，也可說是我有婦之夫單戀着之一個呢。那年，楊支還是住在雀銜前，暑期中的一天，我跟哥哥去到他家。楊支的妹在樓梯上看着我們。啊！粉紅的兩頰，欲流一樣的鮮嫩，戴着一付金絲邊的眼鏡，赧然地帶着處女的羞態，聽人。楊支上樓去的時候，她的妹妹便問：『這二個人不就是去年在我們家裏偷石榴的人嗎？』……啊啊，老莊，從現在這樣看來，她恐怕早已『一見傾心』我了呢。……哈哈，我要把我的老婆殺却才對……』我作意說上了這些與琪私心刺謬的話。

但，琪終還不住的尖着嘴吧向洞簾，灌風，試音，可憐他竟吹不成調來。

『××，閒話少說，銅鈿找出，我想還是爲琪介紹一下吧！……』老莊很正正的說。蕙也接着附議。而琪却停止了吹簫立起來說：『喔——認真是睡覺的時候了。』

『喔，你下逐客令了嗎？好，我們去吧！』我故作強硬的口氣說。

一夜便這麼的過去。第二天唯林也參與其事，做個偏角。

在伯深的房間，我寫了覆信。大意說：『來信讀悉，病中切勿過事思慮。令妹事，弟已覺得相當人物。今且不以姓名相告；只將令妹之通信處開示，便可直接通信，此後事，吾等儘可不必過問……』

老莊，唯林幾次要琪請客，說，現在不妨少誤一點，事成後可再大謝媒人。琪始終沈默地不表示態度。據琪事後說來，終以為我一定不肯為他介紹的，說我素常不作不負責任的事。而自己又非是文學之士，徒然開了臭口不成功，倒不如不開口為妙。而且第一步即使成功，而我即使為他介紹了。而她所持目的太高，不能屈就，又是空碰象皮頂子。要知現在女

子還脫不了自賤之心。倘自己是中學畢業，則非大學畢業的丈夫不嫁；自己是大學畢業，則非留學頭銜的丈夫不嫁。而琪的資格又何能與她相匹敵。琪確實可謂籌之稔矣。

但畢竟拗不過公間和唯林的纏繞，由琪應許，由蕙代付了四毫錢以我的一封介紹信作代價，買了幾包牛皮糖，而終於做到請客的地步。

對有這筆好買賣，我雖然在面子上還是不肯十分去遷就琪，在一室間，我冷冷然不着邊際的寫好了信，却不曾寫信封。琪即便接上來說『他的通信處我知道，是甯波大沙泥街三十三號。』於是我又按照他的囑咐寫上。

牛皮糖騙到手，每個人都大笑了。琪却有點愕然。

『哈，可憐的光桿子的琪啊！你是被我們騙了。』於是我述說事實的經過。

當昨天下午的時候，蕙坐在房間裏抄講義。琪飄然的走來立在案旁。

『蕙，你認真給我介紹一個女友呀。』琪曼然的說。其實正屆青春的琪，異性的朋友確是他的需要了呀！

『我那裏有女友。』蕙緩緩的回答。蕙說話的語調，平均要一分鐘放一個音。

『你的夫人是讀書的，難道沒有一個女友嗎？你不可以請你夫人爲我介紹嗎？』

『哦！是，她還有一個妹妹呢。』

『那麼，好極了。』

『不過一雙眼睛有些壞了。』蕙又是緩吞吞的說。

『啊，你，真太使人嘔氣了。——還有其他嗎？』

『有，有，據她說她有一個女友，是西鄒人，面貌白皙得非常動人。』

『那麼最好不過的了。』蕙樂得狂跳起來。

『不過，據她說她是有肺結核病的，已經是第二期畢業生了。』

『唉！你這個人，真嘔氣；這還要你說什麼？』

『哦！錯過了。』蕙作意裝做失望的樣子。『昨天？不是昨天嗎！她有一個女朋友，她的照相你也見到過的呀！她本來是我們連山廣渡人，不過現在住在寧波。此次他的父親死了。她寫信來，清明要歸家來，請老戚（蕙的夫人。）去會會她。聽說昨天已來了，宿在連山會館，要不然，昨天我和你一道出去一趟，我就得介紹給你了。』這一段話，蕙似乎說得稍稍快一點。

『賊出關門，馬後砲不要放了。現在錯過反正是錯過了，——那麼倒底她叫什麼名字呢？』

『什麼名字嗎？我不說，』蕙又緩緩而皮賴地說。

『這又何必呢？說說也不妨呀，我又不曾寫信去。要是我有這麼大的胆，秀瑛地方我早已寫信去了。』

琪說完了這話，便一納頭倒在床上。

『啊！秀瑛呀！啊！我的秀瑛呀！』琪竟患適斯的里斯症似的叫喊着。

惹把這件事情告給我，我因之乘機寫了一封假信捉弄他一下。不料可憐的琪，竟被我們騙了！

我報告完畢，每個人都笑得啾啾作聲。因為牛皮糖膏住了嘴吧，不容易大笑。

『呵！你好，你惡作劇。』琪欲哭不能似的噴怒着。『昨夜害我一夜不曾睡覺，我一看到王楊支的信，心頭便懸吊起來。我從頭讀下去，讀到秀瑛二個字，我全身的神經差不多都被顫動。而況又是這麼一會事，怎能使我不昏迷。最後讀到「文學之士」幾個字上，於是我的心水冷了，我全身好像收縮來攏凝為一點，啊！還有什麼希望呢……』

琪堆着苦笑述着他的心的震動，最後便恨殺我似的不與我說話。誰又知琪因此便得了神經錯亂病，

上年不曾滿期便離了職。在我對於這樁事只有抱憐，然而琪呵，你也太癡心了。

畢竟戀愛的滋味，也不過經過幾次心的震動而已。據說琪下年將無條件投降於舊禮教下，來做我的朋友，放棄了他的單戀的權利——雖然娶了妻後能否把單戀的權利放棄與否，還是一個問題——接受了他父母送與他的生兒子的機器。這在琪不能不說是找到來一條光明的路了。

琪呵！戀愛本來是一場把戲，可笑青年們都太執着了。你這次被我們頑了一套把戲，也作稱是戀愛過了，我們是同病相憐者，此後我們攜着手走上人生的荒徑去吧！

一五，一二，一七。

（註一）「三次」即土匪也。我鄉土匪，皆自號為三次革命，故名。

殺父親的兒子

【金貨，啊！你的父親又闖了禍。】

老郎伯從大街上走進一間低矮的屋子裏，突然地說了這麼的一句話，接着攔起了頭上戴着的破氈帽，爪一爪癢，伸過右手，從臀部上刀籠裏抽出了尺長來的旱煙管，預備吸烟了。

金貨這時剛剛擺開小菜在開始吃飯，在一點鐘以前，他還在嶺仙砍柴。這是金貨今年工作的預定的計劃：大概在大新年正月初頭，冬作已經在去年年

底，差不多調弄舒齊，比較豆麥之類還要削幾會草，其餘的事情就很少了，趁此空閒的時間，落得多砍幾担柴，雖則自己不是砍柴過賣柴日，但一到三四月裏，耕水田的事情忙起來了，於自己的幾担水田弄舒齊以外，也得跟別人家插幾個短，於一家的生計上，不無少補。所以在這大新年頭裏，金貨一待跳出初三，他便拿一付蠟獨香，拜一拜坐山土地，開始進行他砍柴的工作了。

『怎麼』金貨抬一抬頭答應一下，接着就放了筷碗，請老朗伯挨着壁角坐。

『老朗伯，真對不住，一屁股地方，前打竈後做房，真是旋身不轉。』金貨的母親同時放下筷碗客氣着；接着回過頭來對着金貨右旁坐着吃飯的金貨老婆說：『南考喬人，你去倒一碗茶來。』

『別客氣！別客氣！』老朗伯用短旱煙管指揮着似的說，『坐下吃飯，坐下吃飯，都是自家人。』

理應金貨對於老朗伯的突然報告，要開始繼續問了下去，然而金貨很知道，還問他作什麼呢，反正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所有的報告，總是十分有九分可以預料；不是拉倒了東家的瓜棚，總又是敲碎了西家的糞缸；要是這麼長久的過去，自己也只好賣了老婆去賠償；還幸虧別人家會原諒，挨着叔叔伯伯，太公，叔公的面子，說幾句好話也就算了。

金貨和他的母親還是開始他們的吃飯，老朗伯坐在壁角裏捧着熱茶和着老煙吞，一口一口的煙霧噴着，大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概，漫然地舒展他那素樸的胸懷。

『一份人家，風水行到了斷頭，還有什麼可說。』金貨的母親吃完了飯，立起，對老朗伯說：『我的金貨，這樣辛辛苦苦的作工，大新年頭也不曾搖着腿空坐，偏是這個老勿死，又犯着這個兇煞，真是拆家敗呀，老郎伯，這是叫我心痛不心痛呢？我們又不是有

錢人家，可以叫一個人來照管他，我們純靠吃一口腳健飯過日子；那裏又知道他跑出去闖禍了。」她說到後來，聲調漸漸淒咽起來，終於把幾滴眼淚不吝惜地灑在她自己要收筵過去的空飯碗上。

『那，你倒也不要說，』老朗伯把吸臍的煙頭，在竹椅腳上敲去，『玉喜弟和我也是同出山年，不過我比他大了二個月份，以先他也是拚命的會做的；你不要忘了他的過去，只看到了他的現在呀！』

『就是現在，他是要好不得，這是鬼跟着他呀！一個人被癩鬼跟着了，還有什麼法想。你把他緊緊地綁牢，癩思偷偷地走來，會把你綁解散；自己那裏還有主意哪。』老朗伯，一壁說着，一壁從襟臂裏摸出老烟向烟管頭上塞，預備吸他第三管的老烟。

金貨却只是聳山划土似的吼吼地吞着他的飯。因為這飯就是人生最大的目的，金貨對於一般傷心減食的人，都很瞧不起；以為這都是假裝出來擺場

面。一個人飯那里可以戒得，一餐不吃便挨不過一小時，何況整人的熬住，所以自己無論在什麼場合，飯總非四碗不飽。雖則今天聽了老胡伯的報告，心頭覺得十分的不快；但也皺着眉頭表示一種深沈的痛苦似的，吞他足量的飽飯。

『他又在那裏了？』金貨放下飯碗，鬆一鬆腰上縛着的刀籠的繩，如很有決心似的立起，斷然決然地說，但以後的話他似乎沒有意思說下去了。其實金貨在平日也是沈默時多說話時少。他覺得什麼事除『做去』以外，都沒有加以說明的必要。所以他在田頭的時候，最厭恨的便是杏元大砲，喝飽了酒，翻着黃泥，刁刁地唱着梁山泊的一樁事。

『那裏，他昨夜跑到紅楓香去。』老胡伯的語音和烟霧同時噴了出來，接着咽一口涎涎，潤一潤乾喉。

『說起來也好笑，我到紅楓香去看牛，早上，紅楓裏山廠裏的人對我說，昨夜玉喜大樹來打門，叫我

們留他宿一夜。說什麼和山廠裏全生老婆從小都很好，現在要來講講老交情；後來全生冒着冷風起，拿着把斧頭把他嚇走誰知他跑到田林下『煤』灰堆的茅蓬裏，對着正在冒烟的灰堆，刁刁地唱着歌，大概在半夜裏，他索性折了幾根茅草，把這『煤』灰堆的茅蓬燒了。害得大清早起，全先老婆，『斬頭，切腦。挽田壩，肚大脚癩，』的拍着大脚，喝着西風似的，罵了一場。可是全生是明白人，『他糊的。你會罵也會希奇！』嚮止了她。今早我在全生山廠裏喝一碗茶，全生水根脈路似的從頭講到脚，講得我真個是笑煞。但全生說，這種茅蓬燒了也就算，半天工夫又樹起來，叫我也必不到你家來傳。但我是個心直口快的烏老雅，知道了事。總啞啞的歷天歷地的叫去；反回來關正你們讓他這麼在外面瘋，總不是好事；總得把他捉着。……』

老朗伯說得咳嗽起來。卽忙深長地吸一口烟，熱

一熱他的肺。

『這斬頭的老勿死。』金貨的母親又繼續着說：『你說他癩鬼跟着，咳，那裏，我知道他的，他一定是老變了。臭鹹魚吃厭了，他想新鮮小菜吃。這個老勿死，一定是想得昏了，假裝着癩，去擦手擦腳的撩人家。老郎伯，我別的也沒有放心不下，像這麼的老勿死只管鬧過去，我情願閉上了眼就算；只是苦了，我的金貨，他……他……他……一天到晚沒有放過手，山裏田裏歸來，終是做這樣做那樣，修桌子修椅子，他都是自己一聲不響動手，而又沒得好吃，沒得好穿！去年年底他的娶老婆的一筆借款還要了，他迫得熱鍋套上頭頂，沒縫去鑽；後來終算央面情，還清了利，才放了心。你看，老郎伯，我的金貨的臉竟苦得這樣黃了！……』

『媽，不要說了。』金貨似乎也有點動感情，然而能够忍住。『老郎伯，他現在在那裏了？』

【那裏？——嚟玉喜嫂，你心地也要放得寬；】他只對着金貨的母親說話：【後生輩裏，金貨是天字第一等人物，你放心好了。玉喜弟只要癩鬼離了身，就沒事了，實在的，十個癩鬼纔是九個淫的，他們總愛擦手脚的去擦女人，杏元大砲以前也是一樣；所以我說並不是玉喜弟老變，到這時候，玉喜弟那裏還有自己的主意。玉喜弟平時做人，實在是天字第一號的規矩，他和我一道上山去，砍足了柴，坐在場裏談話，他一生一世總是談起油鹽醬醋，我倒還要談談：阿王老婆的嘴吧，阿狗老婆的眼睛，阿七阿八的女兒的腳，他聽了只會微微的一笑，一句也不搭上來……】

【去了！去了！老爺伯，不要說了。】金貨有點不耐煩聽下去。手裏拿了條棕樹的索，斷然決然地說【他現在在裏裏？】

老爺伯哈的一笑，空了起來，同時旱烟管向刀籠

上一插。

『少年人，肝心急。前一會，他還坐在大溪口樹下，搖着腿唱歌。』

說着提起稻草包着的兩腳跳出了門限帶着金貨走了。

『老郎伯，你要下一點惡手。』這是金貨的母親最後的一句話，而金貨總是沉默着。

逸文嫂站在尚書第下靠着獅子腳，登登登的帶說帶罵着。

『這斬頭的。老也老了，還要這麼討債；你想。真是又氣又好笑，我們正是坐在堂前講盆景；那曉得他已經偷偷地從後院子躡進，走入我們阿毛老子的房裏，正是打開了枕頭篋箱，粉塌塌，油搽搽，剛巧阿毛老婆從水埠洗了衣服回來，把衣服晾好，揩揩手走進房裏去。急得天倒地崩的喊起來，我道是什麼事，走

去一看。啊唷，這個樣範真是天中少一；滿臉塗得曹操似的，我也嚇得退了出來。倒還是拐腳婆。一蹩一拐的走到雞籠邊拿了一把鐵耙趕進去，終算把他嚇向小院子外逃了；那里曉得這斬頭切腦的東西，竟還抱了我阿毛老婆的梳頭鏡箱逃去；……哦！這斬頭切腦的——啊！啊！金貨！金貨！快去快去！你的爸把我阿毛老婆的梳頭鏡箱抱去了，一般後生已經追下去，你快去！快去！快去！幫忙！』

逸文嫂，滿口的白沫飛噴着。全身部好似不勝這肺部過分的呼吸。借力勢的靠着獅子腳，對着石櫬上的運土哥，橋頭土地之類，歷訴他這次遭遇的經過；恰巧老郎伯同金貨走了來！她於是更其猴疾氣短似的叫。

金貨並不說什麼，只是皺一皺眉頭，咬一咬牙關！同時稜起他那沉重的眼皮，炯炯地向逸文嫂的臉上看，臉色漸漸地藍了起來。

順着逸文嫂的手指指着的方向看去，在向上保廟去的一條路上正顛奔着一群人，後面還有無數的小孩子，看牛郎之類。

金貨即刻從他嚴重的臉上裕露了一層微微的笑痕——像死狼似的笑痕非常兇怕。

「亦文伯婆，總是我陪不是。」接着金貨便開緊脚步向銀杏樹脚走去。於是尙書第下像橋頭土地之類的評論家都說：「玉喜大樹這個兒子實在不錯。」

老郊伯還是站在尙書第外月台上往下望。年老了，真有點眼花，總是望不清楚，再說密密的溪口樹枝遮着了眼線。

「反正有好多後生幫着他，也不去了。」老郊伯說了一聲，便換着磬盤似的屁股向石橛上坐，跟橋頭土地白嚼蛆。

金貨並不飛跑，只是加緊脚步走。可是全體的筋肉，却十分的緊張，手中的棕柁索竟被捏得瑟瑟地

響，同時。他的牙關也咬得更緊。幾乎牙齒全排都將迸落。

他行過了老杏楊脚。將到新祠堂前。看看水碓脚的路上，站着一羣小孩子，哥領着妹，弟跟着姊的在喊『捉癩人！捉癩人！』金貨並沒有什麼感覺的又挨過了他們的面前，一步不錯亂地加緊着步調走！走！向前走！

金貨的全個的意識關，都被沉默的憤恨所佔住：雖則小孩們都指點着說：『這是癩鬼的兒子，這是癩鬼的兒子。』但他如同不曾聽到。

可說歷路都散匝着人，看牛郎正興高采烈的抱着一腔好奇心向前進。一聽後面有敲木魚似的步調過來，回頭一看，見是這麼一付沉黑的神氣。都連忙嚇得躲到田畝下豎着幡杆似的牛鞭，貼着畝壁讓他過去。但金貨對於他們，宛不如曾看到一樣。

金貨走到水碓脚的時候，癩子和一郡後生已跑

到了上保廟。現在，在西園外了，金貨開耳聽到那一郡人的吆喝聲。

瘋子抱着梳頭篦箱從上保廟的後門躲進。一剎時，逃出在那一羣後生的視線外了。

紹清小白臉不禁叫起怪來，從墮民嫂的閭闔裏尋到墮民的廚下；又從灰堆間裏尋到羊欄裏，都沒有他的影蹤。最後還是阿紅歪嘴在茅廁的尿桶邊找到了他。——他竟如一隻孵卵的母鷄似的頭攢向壁角，一點兒動也不動地蹲着。

阿紅歪嘴並不高聲的叫起來，只是輕輕的退出，站在廟門外的月台上召集攏這幾個追趕瘋子的英雄。

老和尚計議二路進攻，一路仍從後門進去，一路從大門進去在穴洞門旁過路間裏伏着，待那一路把他追嚇過來時使用麻索把他綁到捆幫起來。

『這叫做智取瓦隘關』老和尚最後這樣的說。

但誰知一面還未進兵而癩人却早從尿桶邊走出到神座前了，一把鐵大刀掄在他手上。像要殺條血路而走！

『啊！嗚嗚！我斬了六將過五關！』

啊！嗚嗚！我過了五關斬六將！』

癩子不住這麼的唱着，同時向阿紅歪嘴等直衝過來。

阿紅歪嘴等於是大聲喊殺，以壯軍心；並返掩了大門，以作戰壘。只有阿毛偷偷地從後門躡進，在尿桶邊取回了他老婆的梳頭鏡箱。

在高聲吶喊之中，金貨在羣衆後面出現了。宛如一個軍隊得了指揮的首領。羣相高呼歡笑。萬點的目光，一齊集中於金貨的身上。

金貨一句不響的排開了羣衆，推開了大門，唱一聲，『你作什麼？』

門內的聲息寂然了。掄刀聲，高唱聲，都一齊收

起。看看癩子只是把鐵大刀背在肩上對着金貨呆呆的看。

【你把刀放下。】金貨重複吆喝着，癩子竟着了催眠術似的貼貼服服地把鐵大刀從肩頭卸下。放在足下，筆挺的立着。抬正了臉，筆對的瞪着眼向金貨看。這時門外的羣衆才開始清清白白地認出他滿臉的白粉上，還畫上幾塊苔綠色。這大概是尿桶旁黏來的成積。

金貨於是加緊一步，上前把大刀取來。

【站着。不許動！】

一壁自己把鐵大刀向神座前放好。而癩子似乎從新喚回了舊日的恐怖。屈服在金貨的威喝之下，竟如割地爲牢似的動也不敢動，只對着門外的人發笑。

金貨從癩子的背後襲來，將棕梠索纏着他的兩隻手。這時癩子開始大聲的叫喊：

『啊！金貨我的爸呀！金貨我的爸呀！』

金貨也不管他怎麼，仍舊縛着，縛着，終於癩子的兩手給他緊緊的縛在一起了。

『你喊！你再喊！』金貨掄起了蒲鞋似的手掌向癩子的頰上撲撲的三光；癩子臉上的厚粉簌簌地墮了下來。

『金貨，我的爸，好了，哈哈……』癩子接着又是一陣笑聲。

『跟我來！』金貨手牽着索的一端向門外衝出。衆人向他帶笑地看着，可是他却一顧也不顧的只是俯着頭牽着癩子走。

而癩子則宛如一隻鎖鏈下的猴子。左顧右盼的微笑着跟在後面。

就是在臨街道的外間裏。金貨把門半掩着。似乎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癩子就在屋柱上，看着金貨一件一件的動作，一聲不響地青着臉笑。

金貨從後門取過一塊門板，好好地放在地上，再拿過兩條木樁來，門板於是平平穩穩的架在樁上。

『你個老勿死，』玉喜嫂於是唸高王經似的理理派派的數着罵。『你難道要把金貨幾張屋瓦片，都要弄個乾淨嗎？你這麼癩下去，你的兒子還會活得成嗎？工作也做不來，要跟你來照管。……一家子純靠吃一口脚健飯過日；你長是這麼假癩假呆過去，弄得一家都是六神勿安的，你還是快快給我死了……』

『媽？終久怎麼辦？』金貨把門板鋪好，回過頭來對他的母親埋怨似的說。以為像這樣失了智覺的人，還有什麼可對他講理。而況天下沒有講得通的理，只有做得通的理。母親這麼的表示，怕是悔了剛才的建議。『做兒子的爲他死，也是應該的，可是一家裏三四條命……媽，你倒底怎麼樣？』

『這樣做去吧了。還有什麼辦？我決不會悔！一切罪孽都是我娘來頂，天雷打也只會打到我娘的頭上，也不會打在你頭上。是呀，不是這麼做，我們三口兒就會死在他的手上。……做去！我娘叫你做！』

玉喜咬牙切齒的說，每個字都如在牙齒縫間溜出。全面部漲起了青筋。

『做去！我娘叫你做！』

玉喜嫂重復說了一句，趕上在癩子的臉上也賞了三個耳光，表示她的捨棄的決心。

『金貨的娘！哈！哈！哈！玉喜嫂嫂來了！玉喜嫂嫂來了！哈！哈！哈！』

癩子被吃了耳光，神經受了震動又胡唸起來。

金貨走過去。解了他身上的縛。癩子也並不竊喜，還如未去縛時一樣，貼着屋柱站着不動。

『去，去睡在這板上。』金貨同時手向門板上指着。

癩子不解他的意思，只是呆呆看着不動。玉喜嫂走過來一把拖，把他拖過到門板旁。再叫金貨扛着腳自己槓着頭仰天的放在門板上，用力的捺住了頭。癩子的眼睛這時正着玉對喜嫂的下巴看，同時却還不住的笑。

『金貨，你可以落手了。』玉喜嫂全身的肌肉都緊張着興奮着了。

金貨拿過麻索把他胸部腿部緊緊的綁住，使他掙扎也不得掙扎。玉喜嫂就也把癩子的右手按住。金貨便將癩子的左手伸直，手掌覆在門板上，在中心處用着一枚釘子，鉄的釘子鐵的釘子……釘下去……釘下去……開着眼釘下去……

『啊唷！金貨，我叫你爸爸來！饒饒我！』……當金貨敲釘子的第一動作時，癩子不禁狂叫起來。

但癩子這麼的叫了一句……金貨便也輪起鉄錘，向釘子上敲了一下；同時淋淋的赤血向上濺射了

一次……而玉喜嫂却也說：『金貨！敲！』……

『啊唷！金貨我的爸！金貨我的爸！』……嘆嘆……
……嗤嗤……『金貨！敲！』……於是在這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只有這些聲音支配着……只有癩子兩隻爛爛的向金貨的面上瞪着的眼睛上有一點光了……

……一切都是黑暗……

門外已經站着了不少的人，老郎伯跨步進來。

『金貨！你！你！』老郎伯看看門板上的一條條的鮮血，竟嚇得說不出話來。『怎麼？怎麼？』老郎伯勉強從頭壓出這二個字。

金貨這時才把癩子的四脚四手釘住，回過頭來勉強着笑臉請老郎伯坐。

『你好！你爲什麼不把他縛起來，要這麼釘。』老郎伯由戰慄而氣憤了，不禁黑着臉的責問。

『縛？有什麼相干！總是要散去的。』

『這樣釘了。你不怕他死嗎？』老郎伯真有點憤怒了。同時有聲同情的悲嘆！

『……金貨我的爸呀！……金貨我的爸呀！……』
癩子仍舊一聲不息的喊着幾乎把門外人的心都喊碎了。而金貨却還鐵青着臉一點沒有什麼。

『死了！反正沒有用的人，死了有什麼關係。而且擦壞人家的東西，打斷我的工作，死了，不更有益嗎？』金貨也氣憤的對着老郎伯的詰問回答着。

『這不忠不孝的蠻牛，』老郎伯輪起旱烟管要向金貨上打去。『還當了得，真個是撒了天講話，』玉喜嫂走來便把他的手擋住，金貨翻然的向後屋走去。

『老郎伯，你打我！你打我！我給你打死吧！你反正要除我的租。』

於是哭，喊，罵，鬧，……金貨我的爸呀！……種種嘈雜之聲，盈滿一室。

門外的觀衆，委實看不了。把聲聲口口罵着『這

不忠不孝的蠻牛！還不忠不孝的蠻牛！』的老郎伯拖出了門外。

……金貨我的爸呀……金貨我的爸呀……

『管我們什麼，反正死了不是你家人。……』

『……金貨我的爸呀！……金貨我的爸呀……』

『死了也好，反正沒有用處，還省得撩人家！拆家敗！』

屋內只有二種聲音。

十六年一月十二日

黃緞馬褂

我在獄中的時候。拂拂走來看我，說黃緞馬褂已經槍決了。

他說：『那一天，我坐着轎，黃緞馬褂隨在我背後。一道起解來甬，不料剛剛到東門外，墳灘相近的地方。兵士即便喝聲『靠裏，』接着啪的一聲槍响，回頭看時，黃緞馬褂已經在墳灘上倒着了。我的轎飛也似的抬過，心頭已經失却了靈魂的主宰了。』

死了！我的心頭也振動起來，而況此時我又是處

在這樣的地位。

我想起了，關於黃緞馬褂的一切事情。

黃緞馬褂自從夏超失敗後。他便在村裏糾集民團。

他說『革命治世總是不行，現在是天道轉運。皇命復興的時辰。孫傳芳畢竟還有幾分骨相。可是總要待真主出世。

『可是真主有沒有出世呢？』信仰他的言論的人常常這樣問。

『現在已經出世了。』

『可是在那兒呢？』

『在奉化。』

『奉化大橋方家。』

『這可是你在書上看出來的嗎？』黃緞馬褂畢竟讀通了一部天文地理，人家都這樣的相信他。

「不是等事總貴見微知著。方家有一個螟蛉子，是新昌孫家田抱去的。中間設法的人，是用龍和趙鳳，夫龍鳳者祥瑞之物也，帝室之象也。此子不貴，是無天理矣！」於是黃緞馬褂便大搖其頭。不復說下去。

正是這個時候。奉化的知事孫秉丞，曾被民衆拉住大打了一頓。黃緞馬褂聽到了這個消息，憤憤地說：「這真是朝代沒了，王法全無了。孫秉丞無論如何不好，畢竟還是朝廷命官，豈容草野小子，橫加侮辱，我家世代忠良，那忍坐視不救！」

黃緞馬褂於悲憤之餘，便率領所糾民團，分道揚鑣直往城裏而來。

待黃緞馬褂到城裏，一師的獨立已經失敗，黨人多已四出逃亡。家家戶戶都把門兒關的鐵緊，全個城市冷清清的陷入在睡死狀態裏。黃緞馬褂把黃旗插在北門外。中寫斗大的張字一個。自己穿了一件黃緞馬褂，騎着一匹高大的白馬，後面跟着團丁從北門

跑到東門。從東門跑到北門，來來去去的跑了二趟。

黃緞馬褂回到家鄉說『畢竟我左老來頭大勢面闊孫丞丞本來是被民衆禁囚在監牢裏的，可是我去了一輪，便立即放了他了。現在孫丞丞又復任了，將來什麼事情都要仰攀我呢！你們倘有不聽我張某號令者斬！』

黃緞馬褂這樣的說了。以後，便以手作勢，聲聲口口說『斬！克拉脫一刀！斬！克拉脫一刀！斬！……』全面部的筋骨都緊張起來了。接着便連浮了幾大白，慶祝他心中的勝利。

然而黃緞馬褂知機會已到。便親自跑到寧波在軍服店裏定做了二十套軍服，在刻字店裏刻了一顆闊邊方印，中間是「刻溪民團之章」六個篆字。匆匆地到外濠河雇了二隻航船預備向家鄉返掉了。

正是嚴冬時節，各處小學校又因受兵事的影響

先先後後散了學。剡溪鄉的一批在外當小學教員的青年，也都各自紛紛向家鄉跑去。然而所有的商船都被封禁了，輪船也停止了開行，一個個摸到外濠河來問航船也還只有張老爺的二隻。

黃緞馬褂欣然自靈橋門跑來。後面跟着二個衛兵，各負了一峽軍裝。

【是那裏的軍隊？】守在永豐亭脚的兵士開始撥動了木壳，搶上二步來問。

【嗚！我是段司令特委的剡溪民團長張！】黃緞馬褂很從容的回答着，接着一陣大笑。

【那麼請見我們的司令去。】

【是，本當造訪面談種切，奈因家鄉事務頻繁，諸待整理，響應大軍到來，還是請你多多拜上我們的司令說張某某急於家歸，無暇拜謁，罪該萬死，惟危在旦夕，國家事大，聊足自贖耳。】

黃緞馬褂說了，揚長而去，兵士嚇的呆了，眼睜

睜的望着他前去。

黃緞馬褂到了船埠，一羣少年正鵠立候候，有與黃緞馬褂認識的，便才上前去說。

【張先生。可讓我們趁一趁便船嗎？】

黃緞馬褂把這一羣少年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哈哈的笑了。

【可以可以！】黃緞馬褂說，【你們一總有幾多個人？】

【十來個吧！】

【那更好。越多越好。不過現在的時候，不是隨便的時候，你們要處處行得通，便得處處穿起軍服來。我這裏有二十套軍服。你們穿了起來下船去吧。】

幾個少年起初都面面相覷，接着也默然了。

航船開行的時候，正是夜霧朦朧。黃緞馬褂把船的后艙插起二枝大旗。中間是刻溪民團張五個字，飄飄揚揚，漸漸和恐怖的雷波遠離了。

第二天早晨船進了三江口，那一批少年趁着的一隻船裏的老大，本是個年屆古稀的老翁，此時業已筋疲力竭再也不能鼓棹前進了，即便在江邊泊停。

然而已是舉火早攻的時候，黃緞馬褂那一船上的老大開始叫老翁划過去拿米。

『對不住請你們划幾掉下來送送給我吧！』老翁呻吟地說，『我是再也不能划一掉了。』

黃緞馬褂聽了呵呵大笑吩咐船夫如命的划了過去。

『來，把這個老傢伙帶過來，』兩隻船碰在一處了。黃緞馬褂吆喝著說。『接着兩個衛兵從船艙中穿進把老翁帶了過來。』

『你這王八蛋，剛在怎麼說。』黃緞馬褂氣呼呼的罵。

『老爺。我我……只說搖乏了。不會搖……』

了!」

『放你娘的狗屁。』黃緞馬褂揮起長袖向老翁一指點。『給我拖倒打十棍。』

兩旁的衛兵開始從艙中抽兩根藤條，向老翁的背上急急巴巴的抽了十條。

『啊唷! 老爺!……老爺……我再也不敢說搖乏了，我搖! 我搖!……』老翁拼命的哭叫着。

『怕你也不敢再刁懶! 哼! 我張大人面前不是好惹的!』黃緞馬褂覺得這一會實在是勝利了，費去四角錢新製的藤條終算也嘗了一次新了。『好，現在你既然知道我張大人的手段了，再賞你二條回去。』

老翁一千萬個的是，咬着牙齒忍受這最後的兩條鞭子，竄還自己的船來；雖則兩手把櫓時，背上的筋肉牽動，疼痛的了不得，然而為想贖取這風燭的殘命。也只好把苦痛付予這款乃的櫓聲，一聲聲代訴着了。

船中的少年於是各自照見自己的運命，不敢有什麼違命的舉動了。——待船到大埠頭上了岸，他們還好好地穿着軍服在他的後頭跟隨着。

第一道口令便把村長叫過來。

『喂！你是村長？』黃緞馬褂這時高坐在祠堂的大殿上昂然的問。

『是。』村長秉直的答。

『那末，我問你，村長所守何事？』

『下則調理一村之爭執事項，上則秉承命令辦公，這便是我村長的職守了。』

『是，你好一個口齒伶俐的村長。——今天大軍過境許多兄弟鵠立許久，竟不見你來招待備飯，是何道理。』黃緞馬褂說後左顧右盼的看一看他左右站着的一羣穿軍服的小學教師。『你，看，我們兄弟何等勇武，保境衛民。責任何等重大，你竟這樣小覷，真是豈有此理。』

『是是，招待備飯自當盡禮，』村長從容的說了。『不過無論何種機關裏的人物，駕臨敝村的時候，總是及早通知。——就是現在，你們臨時到了，我們也未必拒絕接應，你又何必這裏大氣凌人呢。』

『呸！放你娘的賊狗屁，渾賬王八蛋。』黃緞馬褂立時咆哮起來『你看我是何等樣人。此次段司令特委我為剡溪遊擊隊隊長，來此內除土匪外平黨賊，你這個傢伙一定與黨賊互通聲氣，胆敢冒犯大使，左右，給我細打四十！』

衛兵搶上二步將村長拉住，截去了衣服。村長默無言的在寒風中受了四十條鞭子。

『去，還給我趕快備辦起來。』黃緞馬褂接着又吩咐說。『你要知道我們是朝廷命官，段司令特派——昨晚到永豐亭的時候，段司令還派人邀我去部中會宴。我以時間匆促推却了的，怎麼你們小民，倒不供應起來了。』

村長又是千萬個的是，抱頭鼠竄地去辦理應供，這時，黃緞馬褂的同年趙仲之匆匆地跑了進來。

說他在路上被官兵阻止，不得通過怎麼辦？

『那有什麼。』黃緞馬褂昂然的一笑。『你給我拿了一張紙條來，讓我裁了一個章，便得通過了。』

趙仲之眉開眼笑的接過來這加足的護照，便又匆匆地去了。——村中的人因之把兩只眼都放在黃緞馬褂的身上，『啊！這竟是這麼樣的一個闊人呀！』

已經是動身的時候了。六名抬夫也已履好。在小學教員這一羣裏檢出了能吹號的四名，當作號手；排列在轎前。二名衛兵，背着木壳的破壳，扳着轎槓；拉了四名小伕，背二面國旗二面紅甞前前後後的導擁。那十來名假扮團兵的小學教員奉命維護的在後面跟隨着。

一村村都望風掩門了——這是什麼一回事！——黃緞馬褂更覺得無限勝利了。

黃緞馬褂到了自己的貴府，即便把這一批小學教員遣還。將村中的老小召集攏說要起大事了。你們都應來爲國家出力。

黃緞馬褂一則是刻界嶺數一數二的讀書人，二則又是括括叫的前清秀才。『他的話，大概是不錯的，我們都應該爲他效力。』聽了他的話以後誰都是這樣的下了一個結論。

『而且，』黃緞馬褂繼續說下去。『現在我已奉段司令特委爲奉化平靖王。前天在甯波時，他請我在董江春上吃大菜。他說：『老兄，奉化的事終拜托你了。』我說，『段老。放心，放心，兄弟此次回去，務必做到內除土匪外平黨賊八個大字。』『哈哈，』段司令即便大笑，說我大有識見，將來在孫督辦處竭力保舉。并賜我木殼一柄，打王金鞭兩條，可以任我先斬後奏。……』

黃緞馬褂說到這裏，村民的眼睛一圈圈放大了。

『後來我動身回來。』黃緞馬褂又繼續說下去，「他又差人到永豐亭來請我回去。我因時間局促急急的回來了。今天到大埠頭，我已打死了二個村民，因為他們眼睛不住的看若我，我辦他們一個腹誹之罪，殺了。又趙仲之先生在路上被兵攔住，我一個片子去，使得通過了。……」

每一個村民都俯下頭去了。他的御用團丁由二十增至五十。

於是他在家裏立刻設立起一個白虎堂。兩壁寫上許多紅紙對，中間擺了一張眠桌。桌前圍着一條紅呢的桌衣，桌上左邊放着戒尺，棋子，右邊放着令箭，籤筒，中間放着筆架。椅子上都端正地鋪上了紅呢的長條子。

黃緞馬褂在中間正位上坐着把棋子一括。喊聲左右。一枝令箭下，衛兵如飛也似的跑出去了。

被綁而來的是上張張××。

『呸，你這佢黨賊，你的阿叔在廣東作官，你的兄弟在匪黨軍中當兵，你不是黨賊，還是什麼。』黃緞馬褂大聲吆喝着。——在刻界嶺的一村裏。是分作上張下張二派，平日爲想在封建勢力中賺得頭銜地位，總老是要不過去的反手勁，張××便是此中的一個。然而此時也只好默默了。『本司令奉段司令命令，特來奉化清除黨賊，你可認得不認得？左右，——黃緞馬褂把右邊的令箭拔了一根遞與衛兵——你把我與把他打一百。』

藤條一條條抽下去，張××只得一聲聲叫着天。

『好，現在只要他自己承認是否黨人？』

張××已經被打得昏天黑地，親手寫了我是黨人四個大字，黃緞馬褂便把他收作證據發下了第二道令箭，張××要決定槍決了。

一個個的頰白年老者都走了攏來叩首討情求

總。總緩和不下黃緞馬褂的決心。第三道令箭又下去催促了。

於是又走攏了一個個的老婆婆向黃緞馬褂太太處跪拜哭泣哀求。……黃緞馬褂太太一移金蓮於是黃緞馬褂稍稍展一展怒顏。下一道命令。將張××收回了。

然而黃緞馬褂還拍着棋子說：「現在本司令因諸位父老的要求，饒你一條狗命。——但是，左右你給我再打他一百棍，趕出白虎堂。在祠堂裏監禁十年。……」

接着又綁來了何家村何利一名，因為他前次辦民團既不肯輸槍合作，又不肯輸錢贊助，一封信去借款三百。竟也置之不理，實有干朝廷命官之尊嚴，着即關打四十棍，具保釋放：

一時連刻界嶺的鴉雀都不敢作聲了。

這一天，黃殿馬褂從床上醒來，深深地感到自己隊伍裏的槍枝太缺乏了，非說法向各處收繳些不可。

他知道六詔的民團裏委實有幾桿好槍枝，洋九响，大六，套洞快五，小十三。……這是多麼好的槍枝，應該去繳！應該去繳！

而況自己現在又是威名四揚，段司令是我要好朋友。還有那個不知誰個不曉，不趁此人人懾服之時收繳槍枝，還待何時。

他於是下令民團，整備出發了。

又是四個號手前導，接着便是四管旗子，黃殿馬褂坐在一隻高大的白馬上前前後後緊跟着四個扮着破木壳的衛隊。一大羣背着烏槍的團丁在後面錯錯落落的擁護着。

出發了，黃殿馬褂的兒子，先騎了一頭驢子，在路上跑去。說是掃道，——聽說這是閩人的行徑。現

在他也是個闊人了。

沒有幾多時，六詔居然也相距不遠了。只詔村裏的民團得知了這個消息，一個個都逃到山林裏去躲，如其黃緞馬褂有怎麼過於強迫的舉動，他們也要拼個你死我活的。

號聲叫的更緊了，更响了！——大大帝，大大帝，帝大帝大帝大大。

小孩子都出來看了！婦人們都出來看了，掃道的把木壳壳一舉，小孩們都逃回了，婦女們都逃回了！

黃緞馬褂把行營設立在六詔家祠裏，第一個出來接應的是他的義兄雲飛。

『嗶，老兄，請到敝舍逸去呀，』雲飛含笑地迎上去說，黃緞馬褂起初是不應，雲飛這樣的稱呼，實在有犯黃緞馬褂的威嚴。

『然而今天我是公幹來的。』黃緞馬褂昂然的說，『段司令委我為遊擊司令，我因缺少槍枝，向段司令

辭職，段司令說：『你不要這樣畏怯，聽說你貴村隣近有六詔村，民團槍枝甚好，你可去徵他來。』今天本司令到此，就是奉令而來請你們民團趕速將槍枝集齊繳來，否則本司令一道公文上去段司令會來要塗村的。……』

『不錯，不錯。』雲飛知道現在不如從前了。『不過民團裏的事，我也沒有能力支配，聽說他們都負槍逃到山上去了。』

『這樣的嗎？』黃緞馬褂投袂而起，『豈有此理，我定要把他們打死得一個不留。』

於是他向團丁話語，向山上搜偵着去。但他指揮着團丁向來路走去。

已經走到曠野上，前面二山鎖住了口。長蛇似的大道沒入在鎖口裏。突然間槍聲應着號聲起了。背着烏槍的團丁都散伏在田溝裏。黃緞馬褂的白馬跪到在路上了。黃緞馬褂拼命的鞭策着，白馬終於不起來

了。

黃緞馬褂爬下馬來看，白馬的腿上，有赤紅的血流着了。

『他媽的，白馬竟也赤化了。』黃緞馬褂正在這樣呻吟間一個子彈又截穿了黃緞馬褂的大袖子了。黃緞馬褂此時才知道是這麼一會事，看看後面的衛兵又都無影無蹤了，於是他奔返到雲飛家來。

雲飛因他是義兄，千方百計又把他放過。平安無事的到了家。

黃緞馬褂仔細一想，這件事情，定是雲飛這個變種搗的鬼。便匆匆地坐上白虎堂寫了一封信，說：『雲飛，請你留心，我必不肯饒休你。夫我乃朝廷命官，你竟以幾個團丁，用埋伏之計困殺，傷我白馬一頭。你其來自首請罪，否則立予槍決不貸。』結末又說：『限你三日內答覆。』

信去了後黃緞馬褂鎖日徘徊於一室之中。時而

低頭浩歎，時而歌嘯自若。好像不勝其今昔之感的。

『啊！啊！』黃緞馬褂又擊桌歎着。『我張某自出師以來，所向無敵。今日覆敗於雲飛小卒之手，非戰之罪也！天也！夫復何言！……』

三天後，革命軍又佔領奉化了，六詔的民團也起來了，將黃緞馬褂活擒了去，黃緞馬褂口口聲聲的唱着：

『草將枯，二人孤，非左非右。百姓苦。』

『但是終久現在爲什麼又把他槍決了。』我經過好久沉默後問『以前多少民衆要求縣長把他槍決，縣長終是不肯呢。』

『是的，』我的沸沸接着說：『但是現在聽說某團長來過一次，縣長也不得不服從了。』

『某團長與他有什麼關係。』

『大概是江西劇戰的時候，某團長歸家一次，他在彼時聲言要捉他，現在是，——』

拂拂不再說什麼了。

八月九日

賣稿之前

爲了生活的關係，我又不得設法把我這些稿子賣去了：

回想過去。誠然覺得傷心，然而夢影已如飛一般的過去了，我復何必悵悵若失。

當某要人寫信來叫我到那邊去的時候，在我也只不過感到些淡淡的喜悅而已，然而家庭的希冀是如何殷切呵！誰知而今歸來，不特於家庭的地位有所增高，友朋的希冀有所達到，反贖得一付眼淚，一腔歎

息，過着無可奈何的天日！天呵！人之所難者願也只是一死呵！

爲了不能死去，去做送死的工作，這就是人生的惟一意義了！

然而我呢，能冤死屈死而至於轟轟烈烈死，那也是可欽敬的了，不料一進「小世界」裏，我竟至於怕死，我竟至於偷生，——然而誰讓你偷生下去，絞腦煎血，去做所謂人間不需要的東西，想在送死的工作中求苟延殘喘的生活，自笑亦太懦怯了呵！

我是這樣的想着：

一個小說家因了生活的關係，不得不加緊於他的工作，他現在寫着一部長篇的小說，他爲想求得讀者歡迎與出版家的允准，不得不於革命之潮高漲時，做一篇革命的小說，雖則他於革命是沒有何種經驗的，他只能憑着自己一腦子的幻想，結構了一篇十分

熱烈的革命小說。然而當他完成的稿子未曾寄到出版家的地方，竟被郵局檢查扣留了。一天，偵探隊降臨到他的住所時，他竟以「時魁罪」入獄了。……入獄了，終於又槍斃了！……

我讚頌他的這種的遭遇，倘然，不幸而把這種稿子寄到出版家地方，出版家允准了他，並且寄錢給他他得了生活費以後，生的喜悅在他心中激發，他於是又不得不從事於送死的工作中求他苟延殘喘的生活了！

我又是這樣的想着：

我現在預備把這些稿子寄出了。忽然我竟至於病死——確然的，我是只求病死。槍斃殺頭，我以前似乎也無所懼怕，然而現在爲了母親的緣故，這種不自然的怨死屈死再也不敢「嘗試」了！母親呵！想那一天我從「小世界」釋放出來，不料你的脊骨却因痛哭

而跌斷了，我見到了你奄奄一息仰臥床上淚落如珠的情況，我對於人世再也不敢致其憤怒不平之情了！現在流落天涯……唉！我又何必說此呢！我只希望我能够病死——待我出柩臨葬之日，我的稿費竟累累的寄到了！這不是一件可痛哭的事嗎？

然而在這未死以前。我為想維持我的生活。我又不得不把這稿子寄出。雖則此後我能否病死還是一個問題。

自愧無文，豈敢別有希冀，這幾篇東西，除黃殿馬橋外，都是我旅粵時所作。在當時並不是感到生活困難才去寫作，只因孤獨寂寞，支配着全個靈魂。不得已聊作消遣計耳。所以想在這些東西裏，尋找我主幹的思想，直頭是笑話了。多不過在這里稍稍攝印些鄉村的風俗勢力的縮影與夫可笑的動作而已。

至於我的文章，自信亦是蹩腳。既不能為沖澆，

又不能爲富麗，更不能爲「幽默」，世事多不過「如此，如此。」我也只好「這般。這般，」豈敢別有冀希！豈敢別有冀希！！

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記於冷水橋